

五虎平西

问萧何，大如何。黄金贵，值钱多。——圣谕

昔年韩信问萧何，问问楚汉大如何。
人人总说黄金贵，哪有安乐值钱多？

山外青山楼外楼，世上有多少欢乐多少愁。
多少高楼饮美酒，多少流落在外头。

今日不知明日事，人生在世枉着闲气一场空。
忠孝宝卷初卷开，拜请武曲星君降临来。
宝卷初卷开，礼拜佛如来。
树从根上长，花从叶里开。

长江滔滔奔东流，靖江孤山如困牛。
弟兄道理为家产，妯娌姆姆做对头。
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好似采花蜂。
采尽百花酿成蜜，辛苦到头一场空。

朝走东来暮走西，人生在世好孤凄。
日夜奔波有何用，一双空手伴土泥。
饮酒不醉量为高，见色不贪是英豪。
非义之财不可取，忍气吞声祸可消。

收留闲文归经典，开宣宝卷劝善人。

话说忠孝节义落难古书一部。小学生今日开读，应先还朝代帝主，后还贤人出世根由，先还哪朝皇登位，哪省州府出贤人。经典盖板之上注有“昔日”二字，昔者远也，日是今日。远年经典，今日所讲。远朝近还，要还朝代确然不难。

昔年昔月宋朝仁宗皇帝登龙位，山河一统治乾坤。

大宋朝仁宗皇帝登殿，江山稳便，文有忠良，武有能将。

四海渔翁献活宝，高山猎户献麒麟。
四面八方都太平，刀枪不动半毫分。
皇皇有道讲不尽，山清水秀出贤人。

众位，我们耳闻到贤人出世，究竟出在何方宝地？既不出在边邦外国，也不出在荒山野地。要说出得边邦外国格，人生了三头六臂，兴兵造反，要和我中原人做对，就算不上贤人；要说出得荒山野地啊，独霸一方，自立为王，拦挡短路，捣乱江山，称孤道寡，格就更算不上

贤人。

该应我主江山稳，大邦中原出贤人。

贤人出得其则不远，出在山西省太原府西河县小杨村，一人姓狄，单名叫狄青。

提到狄青一个人，武曲星宿下凡尘。

这个狄青来哪堂子？现在来三关上做总兵，执掌雄兵六十五万，可以说是喝水断流，一呼百应。格这狄青年纪轻轻，怎做到干大格官资格？第一，他靠帮好，南清宫狄太后娘娘，是他格嫡亲姑母；潞花王千岁，是他格嫡亲老表。再加上这个人本事了当不得，他家师傅是云梦仙山水帘洞鬼谷王禅老祖，解送征衣格辰光，有元帝菩萨送他宝贝几桩，头上有血结鸳鸯大帽，可以避邪，坐骑乃龙驹宝马，手里有定唐金刀一口，可以削铁如泥。有一年子，西夏国侵犯我大邦中原，到了中原瓦桥关，兵临城下，无人退敌。狄青自告奋勇，到瓦桥关去打仗。西夏国也有五虎大将，大孟洋、小孟洋、薛德礼、赞天王、子牙猜都被狄青身丧其命，杀得他溃不成军。打了胜仗，圣天子龙颜大悦，就封他为三关总兵。

格这部书就叫《五虎平西》，究竟哪五虎？小学生要交代清楚明白。老大就是狄青，号称镇山虎；老二呢是飞山虎刘庆，用开山斧两把，有席云帕，能够腾云驾雾；老三是爬山虎张忠；老四过山虎李义；老五笑面虎石玉，也是王禅老祖格徒弟，和狄青乃师弟兄相称。这四个人交狄青，乃生死弟兄，可以说是同甘苦共患难。还有两个人，哪个？孟良、焦赞的下代，孟定国、焦定贵。这些人交狄青都情同管鲍，义如关张，有手足之情，有刎颈之交，不是一般格人。格皇城里间可还有哪个交他知己？皇城里间有一个人，哪个？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包文正黑炭，交狄青合得最知己最要好。

忠良来朝纲之中把官做，满朝忠臣总是亲。

格朝纲有忠臣，究竟可有奸臣啊？无巧不成书，无奸不成朝。

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总有贼奸臣。

在大宋年间出得一个最大的奸臣，此人姓庞，单名叫庞洪。有多大官职？官封到当朝一品首相，又是西宫国丈。这个人总共有三个女儿，一个把了当今万岁仁宗皇帝叫庞赛花，还有两个，一个把了九门提督王天化，最后一个把了兵部尚书孙秀。因为老奸党来朝纲之中，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上骗君王，下欺良民百姓，一落里卖官鬻爵，要欺负下层官，所以下层官个个也不要看他。但不过他靠帮大，是西宫国丈，有庞赛花西宫娘娘撑腰，百官可以说是敢怒不敢言。庞洪格天子就想：我三个女儿活泼泼，就该两个女婿了格。我家女婿九门提督王天化，和狄青在金殿比武，要求上瓦桥关退敌，最后死在狄青的定唐刀下。如果我家女婿能够到瓦桥关去打仗，我庞洪格兵马和西夏国兵马集中起来，就可以拿刀枪杀上金殿，

拿仁宗皇帝丧残生，万岁轮到我当身。

很可惜我家女婿不曾打得过狄青，倒被狄青杀啦得格，狄青狄青啊，弄了我家女儿守寡，我老夫交你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不共戴天之仇，我只要想一个办法，

拿你狗贼一命丧黄泉，好帮我家女婿把冤伸。

但不过呢，只有一个包黑炭，遇事能明察秋毫，秉公而断。我三番五次，要想算计狄青，总是包黑炭看出破绽来，不得下手。黑贼，你格黑贼，你就要一落里死在皇城里间不出去咧，你只要死走了，我就有办法算计狄青格。

我们不提奸党施毒计，再提万岁坐龙廷。

圣天子仁宗皇帝格天子端坐八宝金殿，接到一道本章，哪里来格呢？陕西省延安府，发生严重旱荒，老百姓五谷歉收，写起本章进京，要求万岁派钦差大人去发赈救灾。万岁左思右想：老百姓肚子吃不饱，大家要作吵；如果吃不饱，国家不得太平就不得了。格这个事情叫哪个去咧，三百文官、二百武官、九卿四相、八大朝臣、穿宫太监、六部官员，孤家我都

不放心他们去。为底高不放心？因为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假使哪个克扣了救灾银子犯法，头就要挨杀，总是孤家的耳目大臣，都不希望哪个挨杀头。罢了罢了，只有龙图阁大学士包卿，包卿交我孤家最知己最要好，他最赤胆忠心，

孤家肩上担子千斤重，他总帮我挑啦八百斤。

我做皇帝做万岁，只要挑二百斤，只有叫包爱卿去发赈救济。手脚不慢，拿包大人召到金殿之上，“包爱卿，陕西省延安府发生严重旱荒，孤家左思右想，只有你赤胆忠心，能够担此重任，孤家赐你银子四十万两，火速火速，不能耽搁，前往陕西省延安府发赈救灾去吧。”包公不肯耽搁，家去交李氏夫人一讲，随手拨出银子。

急急忙忙就动身，走出京都帝皇城。

众位啊，不提包公救灾出皇城，正中庞洪机会八九分。“黑炭黑炭，沿格死出去了嘎，不一落里蹲家啊。安童啊，帮到我的小婿兵部尚书孙秀朝房，拿我家小婿孙秀去接得来。”安童不肯耽搁，奉了太师之令，去拿兵部尚书孙秀叫得来格。格女婿听见丈人叫么，赶紧就到了格，“岳父啊，你望我有底高事情啊？”“小婿啊，你家连襟挨狄青杀啦得格，你可想报仇啊？”“岳父啊，怎得不想报仇，就是没得机会。”“机会来了格，包黑炭肇死走了格，往常遇到底高事情，他总秉公而断格，我们无法下手。肇这黑炭死出去了格，我们有机可乘。”“岳父啊，你有底高妙计了呢？”“小婿，你家连襟王天化，为底高交狄青金殿比武，就是为西夏国打到我们中原瓦桥关，虽然说，瓦桥关已被狄青打下来，西夏官兵退走了，但不过他们国家不曾有降书顺表写把我们中原。没得降书顺表写出来，证明西夏国不一定服帖我们中原，不如我明朝到金殿上去保本，叫万岁派狄青上西夏国去。”“啊呀，岳父啊，敌兵总退走了几年喽，堂块西夏国也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你说还叫万岁派狄青去做底高咯？”“冤家，你不懂啊，西夏国有镇国之宝，五代皇帝手里所传，历史达二百八十五年左右，叫珍珠烈火旗，价值连城，不如叫狄青去拿这个旗取家来。你说说看，五代皇帝手里传了格，怎肯干容易就把他咯，要发生一场血战。肇狄青上西夏国去，寡不敌众，只好死在西夏国。取不到珍珠旗，家乡份总没得，叫他死在异乡之地。

只要把这狗贼丧残生，就做了伸冤报仇人。”

“岳父啊，格这个狄青是三关总兵，三关不可一日无主啊。”“你格冤家怎干卵嘎？狄青不来杠做总兵，你是兵部尚书，我可以担保你去代理狄青做总兵，就说等狄青家来拿总兵还让把他；他如果死在西夏国，你就是三关总兵。到格个辰光，你晓得格呢，小婿啊，可以私通外国，拿刀枪杀上金殿，拿你家连襟仁宗皇帝杀啦得，我岳父就做了当今万岁，就可以南面称孤。小婿啊，

等我做了万岁人一个哇，开国元勋你当身。”

孙秀一听，起老钵头能大格劲，“好格，好格。岳父啊，你明朝到金殿上去啊。”到第二天早起，文武百官都来朝驾。凤阁龙廷九重霄，仁宗皇帝上早朝。万岁皇开金口，帝露银牙：“各位老贵公，各位老爱卿，有本早奏，无本速速卷帘退朝。”老奸党庞洪赶忙来到前间：“万岁，微臣有本不敢不奏，无本不敢乱奏。”“啊呀，庞爱卿，有何本章速速奏上，孤家我洗耳恭听。”“万岁啊，也是我微臣忧国之心太重，西夏国侵犯我大邦中原到瓦桥关，虽然狄青拿西夏国打败了，西夏国官兵虽然退走了，但是，西夏国不曾有降书顺表写把我中原。没有降书顺表写出来，证明不服贴我大邦中原，应该派能人前往西夏国去出征。”“岳父啊，倒不是说你咧，西夏国官兵总走了格，又向我中原进贡格，何必再去烦这个神，你不是去摆草寻蛇啊？”“万岁，微臣才间我就说得格，我忧国之心太重。”“岳父啊，格你说去打这个仗，让西夏国写降书顺表，叫哪个去啊？”“万岁啊，如果西夏国真正服贴我中原格，他们国家有五代皇帝手里所传，历史达二百八十五年左右格镇国之宝珍珠烈火旗，要叫献出来。如果不肯献

这个旗格，证明还不肯服帖我中原。”“庞爱卿啊，这个旗不容易取啊。你说叫哪个去取？要说年纪大格，现在两膀没有千斤哨力；要说一般小将没有打仗的经验，去也只好白白送死。”“万岁，微臣担保一人，这个人定能替你万岁担忧，取来珍珠烈火旗。”“爱卿，你担保哪个？”“万岁啊，

我不保张三其别个，单保狄青一个人。”

“爱卿啊，旁人可以去，但不过狄青不能去，因为三关乃险要之地，不可以一日无主。如果他去出征取珍珠烈火旗，假使外国一旦兴兵造反，反到我大邦中原，兵临城下，无人退敌，格也得了了。”“万岁啊，微臣早已帮你想好了格，有你个御连襟兵部尚书孙秀，可以权且到三关代理，等到狄皇亲家来呢，拿这个总兵位置，让把狄青就是得呢。”

万岁闻听这一声，心中思量八九分。

万岁左思右想：庞爱卿说得也有道理，如果西夏国不服贴我们中原，肯定不肯拿旗献出来，如果服贴就肯拿旗献出来格，“好，庞爱卿，你说得有理，孤家一面依你。我不如来写起圣旨一道来，叫狄青上西夏去取珍珠烈火旗。”

孙秀闻听这一声，心中思量二三分。

狄青狄青啊，这次上西夏国去，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只要等你这狗贼丧残生，我就算帮我格连襟把冤伸。

狄青那一天来到中军帐，拍动惊虎胆，打起聚将鼓，放起震威炮，涨起齐队号，“大小三军，各个听令，本帅奉皇上旨意，带兵十万，前往西夏国出征打仗，取珍珠烈火旗，喊到哪个哪个去，点到哪个哪个到。

如有三字两不肯，违反军纪罪不轻。

本帅带兵，营房听清，马要山东龙驹马，兵要山西羽林军，老者不过三十六，少者不低于十八春。”

残兵败将总不要，个个是拿龙捉虎人。

一点先锋官。先锋官哪个咧？他横望竖望，横望竖望，“众位官兵，本帅开始点兵，只因为上西夏国去，要一个相当熟悉路途格人，好作向导先锋官，你们哪一位官兵熟悉格，自告奋勇，现在就说我熟悉格。”旁人总说，我们不曾上西夏国去过，一点总不认得路。有个老朋友欢喜站高头，就是欢喜出风头格。哪个呢？莽夫焦定贵。这个人格心，实事求是说，人也好杀得格，就是做事情有点莽撞。他心上就想：上西夏国去，狄哥哥是元帅，我做一个先锋官多好哇，就是我一回总不曾去过，我不认得路，我有办法格呢，路来嘴边，只要逢人问，倒愁不认得上西夏国去哩。钉了杠可保有三五分钟，总没得哪说认得上西夏国。焦定贵跑到前间，“狄元帅，小将我焦定贵，认得西夏国路途格。”狄青朝他一望，“焦贤弟，你交我是手足之情，刎颈之交，你能够认得西夏国路途么再好没得，本帅就点你为向导先锋官，赐你三千官兵，逢山开道，遇水造桥，前面开路，不得有误。”“是。”焦定贵起大头子劲，带三千官兵走了格。再点起中军官来，再点解粮官孟定国，再旗牌官、督帅官，官兵相应，兵听号令，马听锣声。马房赶紧发马，一点山东龙驹马，二点山西胭脂桃花马，四白蹄，雪盖蹄真正稀奇；刀房赶紧发刀，有长刀手、短刀手、金爪玉斧手，大刀配小刀，还有绣鸾钢刀；旗房赶紧发旗，有一龙旗、二凤旗、三虎四豹旗、五星六角旗、七面威武旗、八卦阴阳旗、九面回合旗、十面埋伏旗。红旗红似火，黑旗乌似云。

黄旗飘到九霄云，斗大帅字在中心。

盔房赶紧发出盔衣盔甲，有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锡盔锡甲，夹七八，夹得黑漆抹塌，前间护心镜，万炮总轰不进。只听见杠练兵场上，

战鼓咚咚如雷响，点起十万马和兵。

肇会用枪格枪一根，会用刀格刀一口，十万大兵动身喽。格后间一班官兵欢喜了，多时不曾打仗，手人也痒杀得了，这会子到西夏国去，我们一定要帮助狄元帅，拿珍珠烈火旗取了打转，金殿上才好封我们官职。

不提一班官兵多开心，再提狄青一个人。

狄青心上就想：虽然我为五虎上将，名扬中外，但不过山外有山，天外还有天了，假使说败在西夏国，取不到珍珠烈火旗，尸首也不得回转，只好死在异邦之地。

越想越思越难过，止不住腮边泪纷纷。

格虽然他心上难过，官兵欢喜格。

元帅去出征，小兵小将后间跟。

兵要听号令，马要听锣声。

元帅去挂帅，小将小兵后间带。

喝叫齐动手，各带滚龙牌。

刀枪手跨上马，信嘴说大话：

番贼如果见我面，杀他人头滚西瓜。

马叉手跨上马，信嘴把口夸：

如果番贼见了面，浪头浪面一马叉。

黄旗高高叉到天，沙灰飘飘一缕烟。

十万大兵动身走，好像北海浪头颠。

枪如南山初出笋，兵如北海浪千层。

十万大兵就动身，号炮连天怕坏人。

官兵在路行走，不觉倒有两三天格光景，腾腾空一阵狂风。拿狄青的帅旗，

旗杆吹做两半段，帅旗破成九串铃。

狄青一看，命总吓断，“干大格旗杆总吹断啦得，拿我旗总吹破啦得，乃不祥之兆，就怕我这会子去取旗，是凶多吉少，性命总难保了格。”格旁人不晓得么，狄青自己心上有数格。众位啊，

不提狄青人一个，再提先锋官一个人。

单讲焦定贵，带三千官兵开道格，才上来中原地方他认得格，到了中原和外国毗连搭界以开格地方不认得，他实际上不认得格西夏国格，不曾去过哇，“啊呀，肇对哪里跑咧，我不认得路了格。”格个堂子是底高堂子呢？就叫火车岗。我们坐过火车格人就晓得格，格铁轨有支路格，有支轨，它一条总路分两条支路啊，像照铁轨格腔调一样格。他不晓得对左跑，还是对右跑，心上就想，假使跑错了就不得了哇，十万大兵总跟我而行，格我怎得过身？我蹲堂等，只要等到哪个走堂跑，我只要一问他，上西夏国走哪条路么，我就认得格呢。翻腔啊，等上小半天，腾腾空前间来了一位老者，年纪总有七八十岁开外，满头白发，面如古月，五绺长须飘洒到胸前，手里端一个豆腐盆子，肚里有几块豆腐来下，走前间来了呱。焦定贵胯下高头大马，身背镔铁大棍，快马加鞭，四蹄跑起来一溜烟，一下子冲到这老头子面前，拿马缰绳一带，高喊一声：“吁”。格么你好好问他啊，不。焦定贵眼睛一暴，胡子一翘，“老狗头啊，我问问你看，堂块两条路，上西夏国是走哪一条路嘎？说得清清爽爽么，我今朝饶你一条狗命，如有半点含糊，我拿你老棺材骷髅头敲抛啦得。”格老头子一吓，命总没得，手里豆腐盆子“叭嗒”，倒打碎啦得格，朝这个焦定贵一看，焦定贵是杀气腾腾格腔调。老头子心上就想：我七八十岁了哇，不曾看见哪个问路这种腔调问相啊，情丧还要拿我老狗头也打抛啦得磨啦得嘎，今朝把你吓得要死，我就来弄怂你一下子，“将军啊，我老头儿本身是当地人，堂块格路途我相当熟悉呱，这堂子就叫火车岗，你可看得出啊，两条路向两间

格，上西夏国你奔右方向走，要右转弯才对咧，走过间不对哇，格你要跑错啦得呱。”“老狗头啊，你不要骗我哇，你骗了我哇，等我拿路跑错啦得，我打转来，你不得过身呱。”“我不骗你，决不骗你。”“我问问你看，走堂到西夏国有多少路程啊？”“将军，我告诉你，走堂块大概过拉六七十里到孩儿岗，孩儿岗过去，大概是一百二十多里到棋盘岭，棋盘岭过去大概一百五十多里到麒麟铺，再大概有百十里格腔调，就到西夏国头一道城池，叫安平关。”“老狗头啊，你百十里几十里，究竟突估多少里数，倒笼统刮子告诉我听听看。”“格突估有三四百里格腔调么。”“当真？”“当真，一点总不哄你。”老头子打趟子走了格，焦定贵欢喜了，这个老棺材把我一吓啊，总告诉我了格，多少里多少堂子，多少里数到底高堂子，该应我格先锋官做得成啊。

越想越思越欢乐，心中欢乐八九分。

众位，才间我们说这个老头子是当地人，不过也有书高头说格，这个老头子不是旁人，乃是当方土地，就是格个堂子格土地菩萨迪真，拿焦定贵路指点错了。为底高迪真指点错了？因为狄青是上界武曲星宿临凡，他交单郸国八宝公主么，说有千里姻缘啊，万里姻缘，所以故意拿路弄错了，等狄青上杠去好招赘郡马，成其这一段美满姻缘事情，所以土地菩萨前来指点格。格狄青来后间，总跟向导先锋官走，不晓得格路错啦得呱，本来对左跑才对格，现在向了右了。我们单讲前间三千官兵跟了焦定贵跑，

在路行走数日整，安平关到面前呈。

安平关乃是单郸国的头道城池。总兵是哪个？姓秃名叫天龙，本事也算不丑格，来杠执掌安平关。焦定贵离关三里就吩咐安营扎寨。安平关探子一探，赶紧就报，报于秃总兵知道，说：“大邦中原有狄青带大兵十万，前往我安平关来了。”

秃天龙总兵闻听这一声，心中恼怒八九分。

“你大邦中原仁宗皇帝得了哇，你以大欺小，你可得了？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你兴无名之师，侵犯我无罪小国。

今朝等我来动手，不肯饶恕你当身。”

随手放炮三声，只听见“通一通一通”，点足三千精兵，摆一字长蛇阵，从关内冲出，要和焦定贵分个高低上下。格焦定贵先锋官他也有探子探，赶紧就报，报于焦定贵先锋官知道，“启禀先锋官，单郸国安平关上，现在有能人带了三千官兵，要来踹啦我们营盘，请你先锋官定夺。”焦定贵一听，“番贼，番乌龟，趁我们长途到此啊，个个官兵精疲力尽，要想交我分个高低上下。”随手不肯耽搁，擐上高头大马，背起镔铁大棍。

急急忙忙就动身，哪肯耽搁片时辰。

来到战场之上，和秃天龙互相通过名姓。焦定贵就说格：“你格番贼番乌龟，趁我们长途到此，个个精疲力尽，要想踹啦我营盘，今朝通过名姓，我方可交你交战，老子我焦定贵的镔铁大棍之下，不死无名之鬼啊。”“焦定贵焦定贵狗贼，我们向你大邦中原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你们仁宗皇帝好无道理，兴无名之师，侵犯我们无罪小国。我乃安平关总兵秃天龙是也，今朝你好好拿官兵退走，我们有话好说。如若不听，

等我秃天龙今朝来动手，你千个残生活不成。”

“秃天龙你格番贼番乌龟，你也交我打了，你撒泡尿来地落照照你底高腔调？你这番贼脸上黑摩呵，胡子就像乱柴窠，看看年纪倒有六十多，

如若交我来交战，活格少来死格多。”

秃天龙把他一骂，怒从胸来：“啊呀，中原蛮子，拿命来。”

话不投机就动手，生死搏斗比输赢。

焦定贵像底高人？像照唐朝格程咬金差不多，他就上来三斧头厉害无比，才上来本事

人也好杀得格，只要超过二十回合过后啊，就不一定弄得过人家格。两个人刚好大战了二十回合，总有四十照面格腔调。秃天龙只有交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晓得不对，就对后退，马头一拨就溜。焦定贵一看，“番乌龟，你格番乌龟，打不过就想溜啊，你对哪里逃，还不拿命来？”随手吃亏，跟他马后间就追，追到了马头靠近了秃天龙马尾子格堂子，焦定贵用镔铁大棍，举到头顶向上，对准秃天龙格后得脑一记，“叭！”焦定贵镔铁大棍多重？一百八十六斤，再加一记敲上去，格一记不轻，少说点有四百多斤。肇望望秃天龙底高腔调？

马高头栽倒地埃尘，活跳鲜鱼丧残生。

焦定贵赶紧走马高头跳下来，腰里“煞啦”，拿短刀对外间一拔，手起刀落，只听“咔嚓”一声响亮啊，

白刀进，红刀出，双龙摆尾，
咔嚓响，头落地，猛虎翻身。

他把镔铁大棍背在身上，左手拎头，右手拿刀，举到头顶向上，“官兵们，安平关主将，已被我身丧其命，我们大家赶紧抢关，哪先登到城头，记大功一件。”

三千官兵闻听到这一声，急急忙忙就动身。

后间探子报，赶紧报于狄青知道。狄青说：“不得了了哇，这个冤家，不奉军令，私自开兵，就犯了大罪，情丧又去夺关斩将。”

不提狄青心上难过，单讲焦定贵抢上了安平关的城头。安平关因为主将阵亡，官兵吓得四散逃跑，是溃不成军。狄青一到关上，杠块一报，焦定贵知道，兵马大元帅已到，赶紧亲自出来迎接狄青。狄青一到安平关，第一件大事，先出榜安民。焦定贵来到前间，“狄元帅，我来到堂西夏国一道城池，就夺关斩将，你要帮我记大功一件。”狄青眼睛一暴，手指头戳到焦定贵鼻子，“焦定贵焦定贵，你得了哇，你不奉军令，私自开战，叫你鸣金收兵，你装聋作哑听不见，你身犯军法，该当何罪，刀斧手听令。”“有。”“拿焦定贵拖到关外，身丧其命，决不容情。”

焦定贵闻听这一声，三魂吓得少二魂。

“元帅啊，你不要杀我啊，我有话说格。”“说嘎，你有底高话说？”“元帅，你不能怪我，我到堂块营盘也不曾扎得下来，格番乌龟要踹我格营盘，你说营盘挨踹啦得，不失了官兵士气啊，所以我也没得办法格。”“格既然没得办法，本帅到此，鸣金收兵，你为底高不退下阵来？”“元帅，倒不是我小将说你咧，你格肚囊怎干小格，我要取胜你鸣金收兵，你说我可肯啊？”“焦定贵焦定贵，正因为你目中无人，藐视我本帅，你又不听军令，定斩不饶。”

焦定贵闻听这一声，止不住腮边泪纷纷。

“元帅啊，你杀拉我倒也不关事咯，你赖我格功劳是真情。”飞山虎刘庆、爬山虎张忠、过山虎李义、笑面虎石玉，肇总来帮说好话了，“元帅，堂才打头一仗，杀啦自己官兵，要把西夏国人嗤笑，不如就能呢，饶他一条性命，等焦定贵好立功赎罪。”“好，既然大家帮你求情，就饶你一条狗命，等你带罪立功。”焦定贵心上难过了，干大格功劳，就把他赖啦得，总算还好，保到一条性命，没得功劳就算喽，只要头来颈项里就好喽，再叫我打仗，我才不大高兴去咧。嘴上来杠说，心上想想确实不开心。

我们单讲到安平关格些残兵败将，个个豁虎跳，跑了不晓多哨，就像跑报哇。

急急忙忙就动身，哪肯耽搁去逃生。

逃到哪里？溜到单郸国的第二道城池，叫正平关。正平关主将哪个呢？秃天龙家格嫡亲弟弟叫秃天虎。秃天虎有多好格本事？来单郸国可以说不讲是头等么，也是二等大将，力大无穷，手里一口板门刀不轻，少说点有二百九十多斤，是力大无穷。格天子正好交夫人——多花女子来下吃酒开心。这个多花女子是底高人？乃是单郸国兵部尚书脱伦家格女儿，也

有皮毛功夫，格残兵败将赶紧来到二总兵身边，个个双膝俱跪，双目流泪，“总兵大人啊，人家总说祸事有天能大，只比天大小二分。”

“官兵，你们不是来安平关嘎？眼泪珠抛为底高？何事惊慌？慢慢讲来。”“总兵大人啊，大邦中原仁宗皇帝派狄青带十万大兵，

先锋官焦定贵拿大总兵丧残生，可比黄连苦三分。

大人啊，我家总兵死了委该苦，你要帮他把冤伸。”

秃天虎一听，如同万丈高楼失足，犹如大海崩舟，“啊呀，气死我也。”随手拿酒盅对台子当中一推，拿战袍对手里一背，“夫人，我少陪你了，待我帮我家兄长报了仇，再来和你开怀痛饮，我乃去了。”随手点足五千官兵，跨上高头大马，手拿板门大刀，

擐上银鬃马就动身，要做伸冤报仇人。

在路催趨来得快，安平关不远面前呈。

一到到关外，你不要当外国人啊，蛮讲义气格，他指名点姓要焦定贵出战。为底高？冤有头，债有主，他要找焦定贵帮他家哥哥报仇。随手杠一报，狄青元帅知道。狄青拿焦定贵唤到关内，“焦定贵，现在外间自称是秃天龙的胞弟，叫秃天虎，你打死了他家哥哥，他要为他家兄长报仇，指名点姓要你去，你可敢去啊？”“啊呀，元帅，西夏国总是草包货色，有底高本事啊，不是我焦定贵说摆方子大话啊，

今朝等我来动手，这个番贼命难存。”

“既然如此，本帅赐你三千官兵，令箭一支，速上战场会会秃天虎去吧。”“是。”焦定贵领了令箭，带了官兵走了格。当真狄青放心哩？吩咐飞山虎刘庆，帮他观敌掠阵。因为刘庆有席云帕，万一焦定贵打不过秃天虎，刘庆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单讲到焦定贵来到战场，“你可就叫秃天虎，秃天龙是你家哥哥？”“不错。南蛮，你是什么人？”“格你总不晓得？你家哥哥格种烂本事也来交我打，不曾背得起我来刮，就把我战败了，头倒把我打抛啦得格，我就叫焦定贵呢。”秃天虎一听，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焦定贵，焦定贵，你杀死了我的胞兄，我交你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不共戴天之仇，你对哪里跑，还不拿命来？”嘴里说话，随即动手。焦定贵哪是他格对手，只打了五个回合，十个照面，焦定贵不是秃天虎格对手，打不过他了格，拿马头一拨就溜，溜么你不要说狠话焉。“秃天虎啊，我今朝不交你打了哇，我看看么你家就弟兄两个，你家哥哥被我打杀得格，我假使再拿你打杀得么，要绝拉你家娘啊老子下代，老子走了，少陪你了。”

秃天虎闻听这一声，可要气死又还魂。

秃天虎跟后间追了，飞山虎刘庆望好了格，望见焦定贵败下阵来。随手刘庆手拿开山大斧，来到前边，“焦贤弟，不必担心害怕，二哥哥来了，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焦定贵听到这一声，心中欢乐八九分。

“哥哥，这厮就留把你喽，我少陪喽，我走喽。”吃得败仗，溜走了格。刘庆交秃天虎打多少时，足足打了有五十回合，一百照面，两人不分胜败。刘庆渐渐也招架不住了呱。探信官赶紧报，报于元帅狄青知道，狄青令张忠来到战场，帮助刘庆打仗。“刘哥哥，我张忠来了，你不必担心害怕。”刘庆已经是气喘吁吁，遍体生津，看见张忠来了格，赶紧马头一拨，败下阵来，溜家来格。张忠来到前间，作孽格，交秃天虎交战不曾有三十回合，秃天虎来一个走马擒将，背住他格腰带一背，“替我过来，”倒被秃天虎背到他马高头去格，手脚不慢，就拿张忠对地落一掼。

喝叫一声来动手，绳子捆了紧腾腾。

李义望见张哥哥被捉嘎心如刀绞，也领了令箭，来到战场，交秃天虎交战，只有十个回合，二十个照面，同样如此，也被秃天虎走马擒将过来，也对地落一掼，颤总不得颤，弄绳子

也拿他捆起来格。石玉一想：不得了了格，张哥哥、李哥哥被捉，我不能坐视不理啊。问狄青讨了令箭，随手来到战场，手拿三尖两刃刀。笑面虎石玉，年纪虽小哇，他格花头经不小，“秃天虎啊，我们大邦中原是一个大国，你们西夏国嘎因为侵犯我大邦中原，不曾有降书顺表写把我们，我们大邦中原才发官兵到你们西夏国来格咧，如果你们国家拿珍珠烈火旗献出来，我们就不交你们打，何必蹲堂损兵折将？”“石南蛮石南蛮，你胡言乱语底高东西啊？底高西夏国？”“你堂不就是西夏国？”“呸，我们堂乃单郸国，哪里是底高西夏国嘎。”“啊，秃天虎，你堂是西夏国，就是西夏国，你为底高说是单郸国嘎？”“石南蛮石南蛮，你们不认得路啊，你不要蹲堂瞎说嘎，你们要上哪去咯？”“我们要上西夏国去取珍珠烈火旗。”“啊呀呀，石南蛮石南蛮啊，你们路跑错啦得呱，你们来火车岗，一条路分出两条支路，你们不曾对左拐弯，而是对右面拐弯，上我单郸国来了格。”

石玉听到这一声，心中思量八九分。

笑面虎石玉回到关上就报，报于狄青知道。第二天秃天虎讨战，狄青亲自浑身披挂，头戴血结鸳鸯大帽哇，身带金刀鬼脸，还有穿云箭三支，胯下偃月龙驹宝马，手拿定唐金刀，点起精兵，放炮三响，来到战场之上。狄青交秃天虎来马高头互相通过名姓。秃天虎说：“你就是狄青了呢？”“正是本帅。”“狄青狄青啊，你也有底高能力当元帅哩，先锋官总不会点啊，不认得路格人也点他为先锋官啊，你不如回转家中种田去吧。”

狄青闻听这一声，脸总红到耳后根。

“秃将军，你说你堂是单郸国，你有底高证据？”“怎没证据？你来火车岗拿路跑错啦得格，一条总路分两条支路。”狄青说：“对呱，有这个堂子呱。秃将军啊，我错点了向导官，现在我打你招呼。”“南蛮，你打我底高招呼？”“你大行方便，等我本帅拿官兵带走，前往西夏国去取得珍珠烈火旗，班师回朝，得胜打转奏于万岁知晓，对令兄之死，墓顶荫封，对贵国的损失免贡三年，不知你意下如何？”“呸，狄青狄青，你说得轻巧，我家哥哥死啦得就拉倒了格，

今朝等我来动手，要帮我家哥哥把冤伸。

狄青看刀。”嘴说这话，一刀砍过来格。两人大战了一百回合，有二百照面都不分胜负。杀做底高腔调？

杀得百鸟都停翅，杀得鸡犬不开声。
一个上秤称八两，一个上秤称半斤。
强中遇到强中手，作家人遇到作家人？
有狄青，朝山杀，山崩地裂，
秃天虎，朝海杀，海起灰尘。
狄元帅，朝前杀，怀中抱子，
秃天虎，朝后杀，背驮苏秦。
一个朝左杀，黄鹰掠翅，一个朝右杀，猛虎翻身。

翻腔，杀得一整天都不分胜负，双方鸣金收兵。到了吃夜饭，狄青就拿焦定贵叫得来格，“焦定贵焦定贵，你说这个堂子，究竟是底高堂子？”“元帅，你打一天总不晓得？这个堂子就是西夏国。”“你格狗贼，你到干咱还糊头乱说是西夏国格，本帅今朝交他打了一天喽，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们是来火车岗把路跑错啦得格，你还赖了。啊，今朝我不杀你格狗贼，不解我心头之恨，刀斧手，”“在。”“拿焦定贵拖到关外，砍头示众。”“是。”

焦定贵闻听这一声，元帅喊了不绝声。

“元帅喂，你不要杀我喂，我有话要说格。”“说嘎，你有底高话说啊？”“阿咿嘎，元帅，你千万不要杀我哇。”“不要杀你啊，我问问你看，你究竟果曾上西夏国去过哇。”“我去过了

格,我去过好几趟格。”“格你为底高拿路跑错啦得?”“阿咿嘎,元帅,我大了不曾去喂,我小辰光格辰光,我家妈妈拿我抱了手里格,倒常上西夏国去格,大了我倒不记得了格。”“你格狗贼,带兵打仗,你也好糊头乱说格,不认得就是不认得嘎,弄我本帅上你大当,你可晓得,我带兵侵犯了无罪小国,破坏两国和好,

等到将来回朝转,千个残生活不成。

刀斧手。”“有。”“定斩不饶。”“是。”拿焦定贵又对外拖。焦定贵又放声叫了哇:“元帅哥哥喂,你不要杀我喂,我有话要说格。”“说嘎,还有底高话说?”“元帅哥哥,你不要杀我哇,要杀你拿你自己先杀啦得。”“狗头,为底高先杀我本帅?”“元帅,你身为三军之首,我说我认得西夏国,你怎不曾问问我,可当真认得,打仗不是开玩笑,我一说认得西夏国,你就说焦贤弟,你认得顶好,本帅就点你为向导、先锋官,格我假使说得相相格么,你也就点我先锋官啊,所以呢,你要先拿自己杀啦得,你先有罪,我才有罪格咧。”狄青把他一说,气了七昏八倒,“今朝就要杀你格狗头,你要糊头乱说格。”吃亏,又对外背,他又放死声叫,“不要杀我喂,元帅哥哥喂,我还有话说格。”“说嘎。”“元帅哥哥,我焦定贵拿路跑错啦得要挨杀,十万大兵当中哪里没得旁人认得,认得格人怎不曾做声格,怎也跟我拿路跑错啦得格。格我跑错拉路要挨杀,哪里旁人跑错了路就不要挨杀;如果我跑错啦得要杀,格凡是跑错拉路格人大家总要挨杀,十万个人大家全部总要杀啦得。”

狄青闻听这一声,果要气死又还魂。

大家总来帮说好话了:“元帅,就饶他一条性命么,现在正是用人之际,等他戴罪立功。”肇总算饶了焦定贵一条性命,狄青心如刀绞哇,张忠、李义被捉,不知生死。石玉就说格:“元帅,发躁也没得用,看下式样来两位哥哥不曾死,如果死啦得格句话,他们格首级挂在城头,不曾看见头挂出来,可保也不曾死咧。”狄青就对刘庆说呱:“刘贤弟啊,今朝本帅坐夜,不如来写起一封书信来,旁人不能去送这个书信,因为你有席云帕,假使秃天虎要杀你,你好溜格,旁人去溜不掉,你拿这封书信送到他杠去,作兴他就准我们拿官兵撤走格。”肇狄青连夜写起一封书信来。刘庆乘席云帕,送到秃天虎身边。秃天虎对中原人并不坏呀,因为焦定贵杀他家哥哥,所以他对他焦定贵不客气。格张忠李义来杠可有罪受啊?也没得罪受,一天三顿,肚子也吃得饱,也不来杠受罪,像照干咱所说叫软禁来杠块。刘庆一拿书信送到杠,秃天虎拆开一看,高头写格底高?“大邦中原平西主帅狄青,书拜单郸国正平关总兵秃天虎名下,中原单郸向来和好,只因征剿西夏在火车岗走错了路,是本帅错点了先锋官,杀了令兄,夺关斩将,乃本帅之错。今天有书信一封,送到你秃将军台前,请你大行方便,让我狄青拿官兵退出,前往西夏国,取得珍珠烈火旗,班师回朝,得胜打转,奏于我国仁宗天子知晓,对令兄之死墓顶荫封,贵国的损失,免贡三年,书信投达,速回佳音,平西主帅狄青。”秃天虎拿这书信一看,底高话总不曾说,拿信反过来,高头写了几句话来上:“哥哥复活,两国相和;哥哥不活,永动干戈。”刘庆带家来格,狄青拿这书信反过来,

拿这四句话看完成,心中思量八九分。

狄青心中想:秃天虎不肯歇格,就要交我打了。不要问他,明朝他不来讨战,我就拉倒,真正要打么也没得办法。现在是进退两难,又不得走哇。到第二天才有滴点天亮,秃天虎又来讨战。狄青就说:“众位贤弟,硬打我们打不过他,只有来想办法,不如来一个车轮战,才能取胜,有我狄青亲自去交他交战,等把力气损耗七八,再等你飞山虎刘庆刘贤弟上去,刘贤弟打不过了格,再有石贤弟上去,石贤弟打不过,再有我上去,我们轮流交他交战,弄他没得歇落休息吃饭格时间。”

一班英雄闻听到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那一天来到战场,狄青就说格:“秃天虎秃天虎,你不知好歹,我有书信投达,你还要交

我交战，今天你对哪里跑哇。”

话不投机就动手，战场上面比输赢。

打多少时？杀了一百五十回合，三百照面，杀得难解难分。刘庆赶紧来到前间，就拿狄青调下来格。刘庆大概杀得五十回合，一百照面格腔调，笑面虎石玉又拿他调下来格。石玉打了不曾有多少时，渐渐不是他格对手。狄青看看式势不对，赶紧又去拿石玉调下来。这几个人交他轮头换落打，打多少时？确实秃天虎本事也好，眼睛一鞭，一笔杀了三天，

杀得三天三夜整，双方胜败总不分。

也就是说，秃天虎三天三夜，汤水点子总不曾尝到，眼睛总不曾闭一滴点，总不曾困觉，有干好格本事。手里还有刀了，二百八九十斤重了，就舞了不歇格，舞三天三夜了。说人是铁，饭是钢，没得吃，饿了当真就发慌。格人不吃饭么没得精力格，打到最后两膀脱拉千斤哨力嘎。正好轮到笑面虎石玉交他来杠打哇，笑面虎石玉手起刀落，“咔嚓”一响，

秃天虎从马高头滚到地埃尘，魂灵上了枉死城。

焦定贵拍巴掌笑了：“元帅喂，肇好了，肇这狗贼挨杀啦得格。肇好了，肇好了，他挨杀啦得，他现在死啦得格。”“你晓他死了哪手里呱？死了你这狗贼手里呱？”“我又不曾杀他，是才间石哥哥拿他杀啦得格，我几咱杀他嘎？”“你不拿路带错啦得，我们上堂来做底高哇？啊——”

焦定贵闻听这一声，默默无语不做声。

“怎不叹气了格？”随手狄青吩咐，官兵赶紧赶往正平关去。哪晓得秃天虎格残兵败将走前间一报哇，多花女子就是秃天虎家格夫人知道，多花女子——

听见秃天虎丧残生，止不住腮边泪纷纷。

“官人啊，你一命呜呼丧残生，叫我奴家靠何人。

官人啊，你慢慢走来慢慢跑哇，我们夫妻同过奈河桥。”

她肇不肯耽搁，点了三千女兵，拿钢刀一口，来到前间安平关外。过咱正好狄青要上正平关去出榜安民。探信官一报，狄青知道，说秃天虎家女格多花女子已到。狄青就说格：“石玉，现在秃天虎虽然挨杀啦得，张忠李义也救得来格，人家死拉丈夫，心上确实不好过，你年纪最小哇，你去好好劝她回转，留她一条残性命去吧。”

笑面虎石玉闻听这一声，急急忙忙就动身。

石玉来马高头交多花女子互相通过名姓，说：“多花女子啊，千怪我万怪我，都怪我石玉一个人，也怪我家先锋官走错了路，我们也出于无奈哇，你好好回转，我饶你一条性命。”“石南蛮石南蛮，你杀死了我家丈夫，我今天哪肯容情于你。”嘴说这话，弄绣鸾刀砍得来格。石玉不忍心交她杀格，将人心比自己，她正来火性头上，连让她几招了，不曾交她打哇。多花女子就是要杀石玉，为丈夫报仇。石玉一想：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不杀她，我自己性命难保哇。格石玉是王禅老祖的门徒，本事好了，多花女子哪是他格对手啊？随手趁两马错蹬之际，说时迟，那时快，石玉手起刀落“咔嚓”，多花女子——

手一舞来脚一蹬，活跳鲜鱼丧残生。

杠跟来格女兵，看见主将阵亡，四散逃跑哇。狄青有慈悲之心，买三口棺木，拿秃天龙、秃天虎、多花女子都收尸入殓。心上想：罢也罢也，我不如到正平关去出榜安民。一到正平关，安民榜一出啊，格些残兵败将么不蹲杠就溜。溜到哪里？溜到单郸国第三道城池，叫吉林关，关上主将厉害无比，姓乌名叫麻海，乃是单郸国头等大将。

总说秃天虎本事好，乌麻海还要胜三分。

乌麻海格天子就说格：“官兵，中原狄青已经夺了安平关、正平关，要想夺我吉林关，势比登天还难，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要和狄青分个高低上下。”

我们单讲狄青可真去交他打哇？狄青来正平关，眼睛一鞭，大概有三四天，心上就想，肇没得哪个来交我们打仗，就证明单鄣国没有能人了格，我们就好撤退喽，拿官兵就好退走。哪晓格天子狄青要拿官兵撤走，探信官就报，报于狄青知道，有吉林关总兵带一万官兵来了格。格乌麻海来做底高？他等上几天，狄青又不对他吉林关上打哇，他当狄青不敢咧，想想我是单鄣国的头等大将，也不晓得中原究竟这个五虎上将有多好格本事，所以他当狄青要溜走么，就主动打得来格，主动来外间讨战。探信官报于狄青，狄青一想：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没得干好的本领，他也不敢主动来讨战，派哪个去？派飞山虎刘庆：“你有席云帕，去试试乌麻海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有多好的本领？”

刘庆闻听这一声，带了兵器就动身。

来到战场之上，互相通过名姓，大战了三十回合，六十个照面。刘庆不是乌麻海格对手哇，随手拿席云帕摸出来，一阵风，“呼”，上了天空，坐马溜总不曾来得及，乘席云帕溜啦得格。家去告诉狄青，狄青心上就想：乌麻海本事还比秃天虎好了，本帅明朝亲临战场，要试试他究竟有多大的能耐。第二天来到战场翻腔，交他杀得一整天，不分胜败。到夜里，狄青说：“众位兄弟，这个人硬打打不过他，我们来智取。”说怎呢智取？“李义啊，你换好便装，跟我本帅出去察看地形。”格天子干干哑子亮月，不大明亮，元帅狄青交过山虎李义，穿便衣扮做老百姓，

两人就动身，哪肯耽搁赶路程。

大概跑出去十来里格腔调，有一座小山，叫黄石岩山。狄青来到山上转上几趟，晃上几晃，“李贤弟啊，不如拿乌麻海的性命，就葬送来堂黄石岩山上么。”连夜回转到关内，拿刘庆唤到身边：“刘贤弟，本帅赐你令箭一支，现在我有重要任务，要交把你。”“底高任务啊？”“本帅现在带五百名弓箭手，就上黄石岩山上去埋伏。明朝早起，你带我本帅的令箭，到乌麻海杠去讨战，拿乌麻海要骗到黄石岩山脚底落去，到格辰光，五百个弓箭齐射，叫他乱箭穿身而亡。”刘庆一想：就这个事情啊。狄青连夜拿五百个弓箭手总带走了呱，就埋伏来这黄石岩山高头。第二天早起才有点天亮，乌麻海来讨战：“狄青，狄青狗贼，我晓得格，今朝做缩头乌龟，你不敢出来了，如果今朝你有胆量出来，捞到了我的手，你鬼门关就来面前呈。”刘庆催动坐骑，手拿开山大斧，来到乌麻海身边：“番贼番贼，可是等你多活得一夜，你活得不耐烦了嘎？杀鸡焉用宰牛刀，有我刘庆来就足够了，吃我开山大斧啊。”嘴说这话，开山大斧砍得来。不过刘庆记得狄青隔夜说格话，他要拿乌麻海引到黄石岩山脚底落去了，只准败不准胜，况且他也不可能取胜。打了两个回合，只有四个照面啊，“番贼，今天我少陪你了，我们用过午饭再战吧。”“南蛮，你对哪里逃，还不拿命来。”吃亏，跟刘庆后间就追，干干正中了刘庆的机会。溜到哪里？刘庆溜到黄石岩山脚底落，乌麻海也追到了山脚底落格，刘庆把席云帕拿出来，马也不要了，手脚又哨，对席云帕高头一跳，一阵风，“呼”，上了天空走了格。乌麻海拿头一颤，眼睛一白：“啊咿喂，南蛮翻腔，你怎上天啊？”狄青来山上间，交五百个人望好了格。狄青一声令下，五百个弓箭手弓箭齐射，只听见山上对山下“嚓嚓”。乌麻海有多好格本事，两把开山大斧，就挡这五百个人射箭。射多少时间？两个多时辰，像照干咱说四个多钟头，他总不曾中到一支箭。狄青一看说：“啊咿嘎，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确实这个乌麻海本事了当不得，五百个人射他一个人，射到干咱，他一支箭总不曾中得到哇。罢了罢了，不如我来拿玄帝菩萨赐把我格穿云箭拿出来，结果他的性命。”狄青随手拿穿云箭拿出来，弓上弦，不肯耽搁，拈弓搭箭喊声“嗖——”。要讲狄青格箭法，是百发百中。格天子奇怪咧，箭不曾射到乌麻海要害堂子啊。为底高不曾射到？因为他这个人来杠颤了不歇，来杠挡箭，弄开山大斧，身子一偏，推板滴点，不曾中到要害。这一次穿云箭射了哪里？射了乌麻海的战袍高头，拿他夹肘里战袍穿通了，拿夹肘里一块皮擦啦得。格腾腾空箭

走杠一擦么，战袍也通了格，夹肘里皮也射塌得格，一痛，乌麻海拿夹肘就一夹。就来这一瞬之间，多说点两秒钟的时间，乌麻海身上连中一百四十三支箭。乌麻海也晓得不好了格，心中就想：我今朝身上中干多支箭，我是没得命了格。走腰里“煞啦”，拿刀拖出来，刀柄朝底，刀尖头朝上，对准自己格肚子，对皇城方向拜上三拜：“狼主千岁，微臣乌麻海，不是南蛮对手，也照应不到你千岁了。”狠狠心肠，就抓住刀柄对肚子高头一戳。狄青来山上听见山下一声怪叫，“啊！”五百个人跑到山下一望，箭还戳得身上，人么死了来格山脚底落格。狄青拿五百个弓箭手带到了正平关，随手吩咐官兵上吉林关去出榜安民。吉林关格些残兵败将，

急急忙忙就动身，哪肯耽搁去逃生？

格些残兵败将溜到哪里？单郸国第四道城池石亭关。石亭关总兵姓巴名叫三乃，只有一般的本事，听见残兵败将一报，心上发躁。随手城头高头弓箭、巨石、滚木、灰瓶总准备好了。可是狄青不来交他打哇，他要上西夏国去，不是来侵犯单郸国格。但不过石亭关总兵巴三乃倒写起告急文书，送到狼主千岁银銮殿。狼主千岁拿格告急文书——

上上下下看完成，掇开龙心火一盆。

“仁宗皇，仁宗皇，你好无道理，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你为底高要兴无名之师，侵犯我们无罪小国嘎？你们哪一位卿家，替我担忧，提兵调将，前往石亭关，赶紧去帮我退敌。”问到文官不答应，问到武官不做声。文武百官——

个个跪了银銮殿，总像个泥塑木雕人。

有兵部尚书脱伦，就是秃天虎家格丈人，脱多花家老子，他为了帮女儿女婿报仇，赶忙走前几步，执笏当胸：“奏我主千岁千岁千千岁，现在狄青兵临城下，石亭关现在有火烧眉毛之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微臣庸才，虽然不能上阵退敌，但不过可以保举一人，定能替你千岁担忧，为我单郸国出力。”“脱爱卿，你身为兵部尚书，究竟你保哪一个，去帮我孤家退敌？”“千岁哇，

我不保张三其别个，我保公主一个人。”

狼主千岁，同缘番后娘娘，养到两个儿子，养到一个女儿。大儿子五岁，出天花出杀得格，二儿子到了三岁，宫娥彩女带了到御花园里散心，把狂风吹走，不知去向，也不晓是死，也不晓是活，就该这一个惯宝宝公主。因为她养下来，满月取名字叫双阳，长了又体面，又叫她赛花。为底高叫赛花啊？人家说像照花干好看，沿小拚得吃苦，跟骊山老母习武。下山格辰光，骊山老母又送她八样宝贝，所以又叫她八宝。双阳公主、赛花公主、八宝公主实际上是一个人。小姐是来仙山学法格，再加上有八样宝贝，她格本事更是了当不得，国家兴亡么她也有责。听见父母一召，对银銮殿上跑起来蛮哨。因为千岁对她好，拿她当做惯宝宝，手拿起来一带，就对腿馒头上一戳。“父王啊，你召我来有底高事咯？”“王女啊，中原狄青名扬天下，侵犯我们单郸小国，安平关、正平关、吉林关已经失守，已经到了石亭关，巴三乃没有办法退敌，高挂了免战牌，告急文书送到父皇银銮殿上来了格，有脱爱卿保本，等你去出征。”

公主闻听这一声，心中思量八九分。

公主心上就想：啊呀，我机会来了呱，我下山格辰光，师傅骊山老母对我说呱，我生在边邦小国，终身要许配大邦中原的上将，底高辰光中原和单郸国打仗，底高辰光就是我奴家联姻之日格。我家来又不好意思交我家父母讲，今朝当真中原倒来交我单郸国打仗，我不如就到战场去看一看，我格丈夫郡马老爷，可来战场上间。她心上这么想，嘴上又不曾这么说：“父王啊，也不是我王女说大话，

随他中原五虎多厉害，我只要一到就太平。”

“王女啊，战场上刀枪不长眼睛，山外有山，天外还有天了，你要多加小心了。”“父王啊，吾乃晓得，这一次我到战场上去，要拿中原五虎生擒活捉，扒他们格心，把你父王搭酒。”狼主千岁一听，就来老钵头大格劲，随手吩咐点起三千女兵，跟随公主同行。公主亲自出门去打仗，文武百官个个都来送行。

公主骑上马，威风凛凛往前行。

那一天来到石亭关，石亭关总兵巴三乃亲自迎接。接到关内办羊羔美酒，款待不丑，向她汇报了军情。拿免战牌探啦得，公主亲自到战场讨战，自称自己是单郸国八宝公主。探信官赶忙就报于狄青知道，狄青拿四虎兄弟召到身边商议：“弟弟啊，凡是女子上阵打仗，或者是和尚道士，总有暗器伤人和旁门左道，你们哪一位现在帮我到战场上去，和她分个高低上下，试试她有多大的能耐？”刘庆跑到前间：“元帅，你说女子有暗器伤人，我有席云帕，我不怕，我去试试她有多好的本事。”狄青赐他令箭一支，带了开山大斧来到前间，“女妖韶女妖韶，你不怀中抱子足头蹬夫，你到战场做底高哇？打仗是男人事情，你今朝可是来送死格？”“南蛮南蛮，我的钢刀之下不死无名之鬼，通过名姓方可和你交战。”“啊咿嘎，妖韶哇，才间探信官报哇，说你是单郸国八宝公主。”“正是，正是，格你不晓得我啊，我是中原五虎当中格老二，我名叫刘庆，绰号叫飞山虎，我对你说格，八宝八宝，我虽然今年也干大咧，我也不曾娶妻室格，你不如么不要交我打仗了，跟我上我营盘里去，我们两人就成婚匹配结为夫妻，包你住高堂瓦屋，享大洪大福，是朝鱼夜肉，

现成帐子现成床，我就做一个现成新姑郎。”

八宝公主把他一说，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刘庆，你不要胡言乱语，拿命来。”交刘庆打起来格，打了五个回合，十个照面。公主一想：中原有五虎，这是个老二，我尽顾交他打，力气总耗尽啦得怎得了，不如用仙法，先拿他捉起来再说。手脚又哨，走宝贝袋子里拿捆仙索拿出来，对外间钩起来一撂，刘庆晓得不妙，只听见头顶上间，“吭唧唧，哈啦”，身子一偏，推板滴点，不曾溜得掉，

马高头栽倒地埃尘，捆仙索捆了紧腾腾。

刘庆挨捉住得格，杠块探信官就去报。狄青一想：不得了了格。吩咐爬山虎张忠去。哪晓张忠也不是对手，也挨生擒活捉，捆仙索捆住得捉住得格。李义来也不是对手，也挨捉住得格。笑面虎石玉来，不曾到十个回合，也被捆仙索捆住得。五虎兄弟有四虎被捉，狄青就说格：“焦定贵焦定贵，你这狗贼嘎，你惹下了连天大祸了哇，我们明明上西夏哇，你拿我们带到堂块来呀。”“元帅，你这个仗么配早就等我来打格，我对付旁人没得用，对付黄毛妖韶么我最有办法格，他们四个人去不多余挨捉嘎？不相信你赐我令箭一支，我保证去打胜仗。”“你格狗贼，我不晓得你格脾气啊，你三钱买个壶，就该一张嘴。好格，我就赐你令箭一支，看你可能够去打胜仗啊？”焦定贵带了令箭来到战场，“啊呀，八宝八宝啊，你近来可好哇，我不交你打哇，我家四个哥哥被你捉住得格，他们徒有虚名啊，哪里有底高真正本事啊，只有我焦定贵才有好本事了，我如果一记打了你不轻，少说点一千多斤，拿你打破了相，我肇交你蹲作堆捧了怀里望望总不像样啊，不如你不要走，我就交你配成一伙，我们夜里困总困一头，你肇身上不惬意总是我帮你出劲揉。”来杠正说得起劲格辰光，也不曾介意，八宝公主拿捆仙索一撂，就拿焦定贵一捆，拿五个人总捉住得格。探信官一报，狄青吓得魂总要冒，“不得了了呱，总挨捉住得呱，我们过咱弟兄结拜，同生死，共患难。”躁了没办法，就眼泪巴嗒，拿孟定国解粮官叫得来：“老孟啊，只怪我倒了大霉，我也晓得这下子出来打仗不吉利，旁的旗风总不曾吹得掉，就拿我帅旗旗杆一吹两半段，干干今朝弄到这个事情，现在总挨捉走了格，我不如拿元帅的帅印就把你么，你拿官兵统一一带了打转。”“元帅你上哪去啊？”“我哇，我来交这个八宝公主大战几百回合，打得胜顶好，能够救到四虎兄弟交

格狗贼焦定贵，如果败在她手下格，你拿大兵带了回转京都皇城，千万不能上西夏国去取旗。弟弟啊，不是我瞧不起你啊，你没得这个本事去取到珍珠烈火旗啊。”

孟定国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孟定国走狄青手里接过帅印，拿十万大兵带走了格。带到哪里？退出了正平关、安平关，到了外间十五里之遥，有个白杨山，就拿十万大兵屯扎了白杨山蹲杠等，蹲杠听风声：狄青是胜格还是败格。

我们单讲到狄青格天子不肯耽搁，浑身披挂，来到战场，和八宝公主互相通过名姓。公主对他一望，望望狄青底高腔调？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虎背熊腰，鼻直口方，两耳垂肩，眉清目秀，粉面涂朱，一表人才。望望他脸上如同白粉，小伙子一等，不拉泡好盖中国十几个省。说这武官，应该是黑摩罗呵，怎长了干体面，像照白面书生嘎？我们看过小书格人就总晓得呱，实际上狄青格头不是他自己真正格头，他格头是旁人格。说头也好是旁人格了？一点不错，他和这个皇城里间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包文正格头两人对调过格。包公是个文人，脸上像焦炭漆黑，狄青是个武官啊，反而像白面书生。为底高道理？书高头写了清清爽爽，明明朗朗格，文曲星交武曲星，就是包公交狄青来天上格辰光，不曾下凡投人格时候，两位星宿来南天门相格，相相就兴，兴到底高腔调？两人拿头搬下来蹲杠擐，文曲星拿头擐把武曲星，武曲星拿头擐把文曲星，正来杠兴了高兴开心格辰光，玉皇大帝倒来了格。玉皇大帝一望，两位星君会兴咧，拿头总搬下来蹲杠擐蹲杠兴咧。玉皇大帝也不曾做声，口中一咳，文曲星武曲星一吓，干干文曲星手里捧格头是武曲星格，武曲星手里捧格头是文曲星格，哪晓得弄错了嘎，不曾望望果是自己格头啊，手脚又哨，就对自己颈项里一套，头倒弄错了格。玉主说：“两位星君了得格，蹲堂拿头总搬下来兴啊，违反天条，

我堂天空里间不要你们两位星宿蹲，打发你们到凡间去脱生。”

肇一个就投格包公，一个就是投格狄青。正因为两人格头错格，所以文人是黑脸，武将是文人的相貌。格狄青究竟可望这个小姐八宝公主？也望格，狄青朝这八宝公主一看，“啊呀，灰堆上也长出灵芝草来哇，不晓得这边邦小国，有如此美貌的公主啊。”望望她——

面如荷花初开放，八字眉毛在两旁。

一双水晶凤凰眼，满口银牙白如霜。

十指尖尖如春笋，小足金莲三寸长。

又不高，又不矮，真正好看，

又不胖，又不瘦，美貌千金。

胜过那，三国里，貂蝉女子，

更比那，杨贵妃，还胜三分。

一像嫦娥离月殿，二像西施出珠帘。

三像孟姜女来转世，四像仙女下凡尘。

八宝公主望狄青，狄青也望八宝公主。

两个冤家年纪轻，三月里芥菜总起邪心。

总有爱慕对方格意思啊，

你望我来我望你，有了偷香窃玉心。

一班女兵就说呱：“公主，你不打仗，来杠做底高哇？”八宝公主回过神来，说：“中原蛮子，你们大国侵犯我们小国，惊动我八宝公主出门，今天你还了得？”狄青赶紧打招呼：“八宝公主，我狄青身犯重罪，错点先锋官，你大做好事，大行方便，早点等我拿官兵退走。”“呸，来到我们单郸国夺关斩将，你倒想走哇，要走可以，问我这口刀，究竟还是同意不同意啊？”话言未了，弄刀就杀过来格。八宝公主可真是要交他打哇？实际上她是试试狄青有多

好格本事格。长了干体面，外才不丑，不晓内才怎呢。外才是小伙子，内才是他真钢实货格本领。我要交他大战几百回合，来试试他有多大的能耐。“狄青，今天到我单郸国来，你夺关斩将，杀拉我无辜的关官，我哪肯容情于你，看刀。”嘴说这话，一刀钩过来格。狄青身子一偏，推板滴点。“公主，

千怪我来万怪我，总怪我狄青一个人。

公主，只怪我狄青错点了先锋官，今朝才到能功程。”

“狄青，狄青，错点先锋官是你格事情，你难道来怪我呢？”“我不怪你，你做做好事等我拿官兵退走。”“干容易了？吃我一刀。”嘴说这话，“呼”，一刀又钩过来格。狄青一想：不拿这妖韶打败了，我救不到四虎兄弟和焦定贵。肇拿出浑身本领就交公主交战，大战了二百回合，四百照面。这两个人打做底高腔调？

狄青越打越有劲，公主打了有精神。

两人杀得是难解难分。狄青一想：八宝公主确实有真钢实货本领，我不如用宝贝取胜。随手走宝贝袋子里，拿玄帝菩萨赐把他格三支穿云箭拿出来，对准八宝公主，拈弓搭箭，喊声“嗖！”公主不慌不忙，拿左手抓刀，右手一伸，两个手指丫一夹，“啪”，箭把她夹得手里格；第二支穿云箭又射得来，公主不慌不忙，看它箭到自己身边，嘴拿起来一张，箭把她咬了嘴里格；第三支穿云箭又射得来，公主又把手伸出来，“啪”，格一支箭也把她夹手指丫里格。“狄青，你可还有底高宝贝？有宝贝你赶紧拿出来啊。”狄青脸总红到耳后，随手拿金刀鬼脸假面具拿出来，手脚又俏，对头上一套，蹲杠念“南无无量寿佛，南无无量寿佛，南无无量寿佛。”这个东西没得用啊，要到西夏才起作用咧，来东辽单郸国，屁用总没得。蹲杠嘴里倒念了不歇嘎，公主手拿起来一招哇，金刀鬼脸假面具就对公主手里一抛，“狄青，你可还有底高宝贝拿出来呀？”

狄青闻听这一声，脸总红到耳后根。

乡下人有句土话，叫兔子不急不咬人。到这个辰光，狄青也不问三七二十一了呱，拿出真钢实货本领来，来杠交公主娘娘又打了一百回合，二百照面。公主心上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心中想不能再交他打了，再打狄青要伤元气了。赶紧就拿捆仙索对上间一撂，哪晓得狄青不曾溜得掉哇，

马高头栽倒地埃尘，捆仙索捆了紧腾腾。

肇拿狄青捉住得了格。格天子就送到四虎兄弟交焦定贵身边去了格，关在一起。焦定贵看见狄青一到，拍巴巴掌笑：“狄大哥，肇好了哇，肇妥了呱。我们总来了格呢，就少你一个人啊，我们人总心焦杀得格。肇总关堂，再好格，再好格。”

狄青闻听这一声，骂声你格狗贼嚼舌根。

“狗贼，都害了你焦定贵人一个，今朝才到能功程。”

曾歇歇辰光，好酒好菜总端得来格。”焦定贵又起大劲：“元帅哥哥啊，你不曾来，我们吃格总是粗茶淡饭，弄点不好格菜，吃得心上不好过。你一来，白米饭端来格，好酒好菜也拿来格，大鱼大肉也端得来格，肇又不要打仗，又不要担心受气，一天三顿，吃得底高事情总不要问。肇挨捉得堂么，这才是真正享福格，我看不要家去拉倒了。”

狄青闻听这一声，可要气死又还魂。

眼睛一鞭，歇了十天，公主拿三千女兵集中起来，返回紫霞城，来到银銮殿，交过旨意，“父王啊，中原五虎连同焦定贵六个人，已经打入囚车，被我带进了紫霞城，现在就来银銮殿外面，听从父王发落。但不过，父王啊，你千万不能杀这些人，要劝他们投降于你父王，帮你扶王定国，为我们单郸国出力。”公主为底高叫不要杀他们啊？因为要杀就是六个人，恐怕拿狄青杀啦得嘎，所以她叫不要杀。“王女啊，你打仗辛苦了，到后宫休息去吧。”

公主听见这一声，急急忙忙就动身。

因为两位王子总没得格，就该这一个惯宝宝公主啊，狼主千岁就听了她格话，拿囚车打开。因为狄青是头子，拿他带到银銮殿，狼主千岁就说格：“狄青狄青，你现在乃阶下之囚，你还有什么话好讲啊？”“狼主狼主，我生是大邦中原人，死是大邦中原鬼，今朝既然到如此地步，随你剐，随你杀，悉听尊便啊。”“狄青啊，我不杀你啊，我听我家王女说呱，你们本事好了，我拿你们留在我单郸国，为我孤家出力，封你们高官厚禄，不知你们意下如何？”“千岁，此言错了，我是中原人，应该在中原为我家万岁出力，我怎好蹲边邦小国保你狼主啊，恕我万万不能。”这个兵部尚书脱伦，一心要帮女儿女婿报仇了，赶紧来到前间，执笏当胸：“千岁千岁，有狄青六人不肯投降，要他们何用，不如拿他们解到西郊野外，

拿这六个南蛮丧残生，决不要饶恕他当身。”

狼主千岁一想：既然不肯为我孤家卖命么，我要他们何用？“脱爱卿，既然如此，孤家我赐你圣旨一道，封你为监斩官，拿六位南蛮解到西郊野外，身丧其命去吧。”

兵部尚书闻听这一声，正中机会八九分。

格拿囚车解走要杀这六个人，公主来后宫又点总不晓得格，要到西郊野外了，焦定贵来囚车肚里骂了：“番婆娘，番妖韶喂，老子我们总要挨杀格，究竟你可晓得格，你拿我们杀啦得么，我们就做了鬼总也不饶恕你番婆娘。”狄青就说格：“焦定贵，焦定贵，你死到临头，你来杠骂底高人啊？”“元帅哥哥啊，我杀不到格妖韶骷髅头，我哪里骂她两声总不要骂啊。我临死之前，我就要骂她一下子。”“好格，你出劲骂，看骂骂可多长到一块肉来哪里？”话音未了，到了西郊野外。囚车劈开，六个人总挨拖出来格。

六位英雄绑了将军柱，晓得可有命残生？

格西郊野外底高腔调？只听见杠“咚咚咚，嗵嗵嗵，
杀人鼓敲了咚咚咚响，落魂炮放了不绝声。
监斩官，执文簿，威风凛凛，
刽子手，施钢刀，只等时辰。

响到第三声追魂炮，刽子手赤膊皮条，手拿雪亮钢刀来到前间：“南蛮南蛮，只因为你们不肯为狼主千岁出力，要你们何用？看刀。”就来这种生死危急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六位英雄——

等等险要丧残生，王禅老祖早知闻。

王禅老祖来云梦仙山水帘洞，掐指一算，晓得一半，有骊山老母格徒弟八宝，拿我家两个徒弟，还有三虎及焦定贵六个人捉得去格，绑在西郊野外要杀他们，我不找八宝，我去找骊山老母算账。

仙风阵阵就动身，昆仑山到面前呈。

仙家来是一阵风，去是影无踪。云头一滚，能走几省。芦花一颤，能走几千。仙风一散，就对昆仑山一站，“圣母圣母，我找你算账来了。”骊山老母一望是王禅老祖，“老祖老祖，今朝为底高发干大格火啊？”“您教格好徒弟啊，你家八宝拿中原五虎和焦定贵总捉得去格。五虎当中有我两个得意门徒，狄青和石玉在内，现在正要挨杀头，因为八宝是你家徒弟，所以我要找你算账。”“老祖啊，你不要发火哇，你不晓得格，你家徒弟不死哇，我也早已算到了格，你家徒弟狄青交我家徒弟八宝，五百年之前就伴吃仙桃子，结下了姻缘海能深，他们是一对好夫妻，你说怎会得挨杀啦得嘎？”“现在等等险要杀格，怎得不会得挨杀？”“我马上去救他们性命咧。”“好格，圣母啊，假使我家徒弟有个三长两短，格不要怪我不客气。”“老祖，你胆放宽心，回转仙山去吧。”骊山老母——

腾云驾雾就动身，单郸国到面前呈。

到了单郸国底高辰光？正是刽子手把刀举到头顶对下要杀格辰光。要杀先杀哪个？肯定是杀六个人格头子狄青。就来这种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骊山老母来半空之中，一声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一吓，直头了不得，刀就吓得对地落一忒，一望，“你这位道姑，你才间一喊，我命总吓啦得格，恨不得鬼毛病总吓发起来格。”“刽子手，你不要害怕，你要问我，我是黎山圣母，乃是八宝公主的师傅。这六个中原人，你暂且不要杀，你们赶紧帮我报，到银銮殿报于你家狼主千岁知道，就说我骊山老母已到。”杠块有些官兵赶紧就对银銮殿上报，说骊山老母已到。骊山老母来文武百官当中是德高望重。听见说是她来了嘎，狼主千岁赶紧就说格：“圣母，今朝到堂有底高事情啊？”“千岁啊，狄青六个人万万杀不得嘎。你不晓得嘎，你家八宝公主我格徒弟，交这个狄青有万里姻缘。千岁啊，

如果等到狄青丧残生，八宝终身靠何人？

赶紧出赦文拿他们六个人赦下来，劝他们蹲你堂单郸国，为你单郸国出力，劝狄青交公主结为夫妻。”“圣母，格既然天有天意，是你来指点迷津，我总听你格话。”骊山老母一阵仙风，又来到后宫，“徒弟啊，你干咱身在后宫，可晓得狄青六个人要挨杀嘎？”“师傅啊，我一点总不晓得。”“徒弟啊，不是我来了及时，狄青六个人总没得命了呱。”“师傅啊，格怎得了咧？”“你赶紧要交狄青拜堂成亲，结为百年之好。师傅不是对你说过啊，你生在边邦小国，终身要许配把大邦中原上将，你为底高不听师傅话啊？”“师傅啊，我听你话格，叫我家爹爹不要杀，不晓得他怎又拿他们拖出去杀嘎。”师傅走了，一阵仙风，上了天空，影迹无踪，不曾看见她向西向东，走了格。公主亲自来到银銮殿：“父王啊，才间师傅指点，说我交狄青有万里姻缘咧。”“王女，才间圣母来堂银銮殿格，父王已经出赦文，狄青马上到银銮殿上来喽，你赶紧回转后宫去吧。”拿狄青带到银銮殿，狼主千岁就说：“狄青狄青，骊山老母来指点迷津，说你交我家八宝有宿世姻缘，你就蹲我单郸国招赘郡马，拜堂成亲，你意下如何哇？”“狼主啊，我生是中原人，死是中原鬼，我狄青现在已经身犯重罪，我死也死到大邦中原去，我决不能蹲你单郸国招赘郡马，你晓得我点错先锋官已身犯重罪，身为领兵主帅临阵招亲，更是罪加一等，我是一个罪人，我蹲你堂做底高咯？你不如大行方便，等我回转大邦中原去吧。”“狄青狄青，你不曾想想，我又没有王儿，就该这一个王女，你如果蹲堂招赘郡马，将来我孤王驾崩，万里江山就总是你呱。你晓得你身犯了重罪，你家去也是要挨杀头，格你何必家去送死啊，不好蹲堂招赘郡马啊，何乐而不为啊？”

狄青闻听这一声，默默无语不做声。

大概总有五分钟格腔调，狼主千岁又问他：“狄青，究竟你答应不答应，同意不同意啊？”“狼主千岁，恕我狄青不能答应。”脱伦就说格：“这个狗贼，有福不享，叫他招赘郡马不肯。千岁，还拿他杀得拉倒。”文武群臣帮说好话：“千岁，现在他一时不肯蹲堂招赘郡马格，不如另想办法，慢慢劝他回心转意。”有宰相娄英娄太师就说格：“千岁，不如拿狄青六个人交把我，等我慢慢来劝狄青，蹲我单郸国招赘郡马啊。”

狼主千岁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哪晓拿他们带到朝房之中，娄太师天天劝，总不上他算。焦定贵心上发躁了，这个人可保呆格，将来有狼主千岁做，他总不肯，这个人家怎就瞎得眼睛要招他做底高，不好招我哇，我焦定贵倒肯蹲堂块格，不要说一个公主，哪怕头二十个把我，我也要哇。多少时？大概有半个月格腔调，娄太师格天子上殿走了格。焦定贵就说格：“各位哥哥，我有一个办法，现在能够溜得出去，不晓这个办法你们果同意？”狄青说：“你格狗贼，你格狗贼，犬儿嘴里也吐得出像牙来，就害了你格狗贼，我们今朝才到这个腔调格，你有底高办法溜得走啊，蠢货。”“我不说格，我开到口就骂我没用头，总骂我蠢货，我肇死气总不叹喽。”关了杠虽然有吃有穿有住，心上不好过哇。刘庆、张忠就说呱：“焦弟弟，狄大哥干咱来火性头上，你不要

计较他，你有底高好办法，只要我们大家能够逃得出去，你说得有理，我们大家依你。你究竟有底高办法？”“你们说说看，我们总是格男子汉大丈夫，把个女格捉住得，不比鬼也多两个耳朵。我这办法好了，既能够溜得走，而且又能够雪拉被捉格耻辱。”“有底高办法？”“狼主不是叫狄大哥哥招郡马招来他家啊？”“对格。”“我看招他家好格。”狄青他望望说：“你格狗贼，你又蹲堂胡头乱说格，我曾说，你说不到好话格，我是领兵元帅，你说果好蹲堂招郡马？”“狄大哥，你等我拿话说到底焉。你蹲堂招了郡马，肇天天交公主日里同桌，夜里同宿。你肇交她夫妻道理，你就好交公主讲，有安平关、正平关、吉林关无人镇守，拿我们几个人再弄到杠去镇守三关。刘哥哥有席云帕，暗中传递书信，你不要蹲堂时间长，只要有一个月就好哇，我们约好了一个月，三十天满足，就全部总溜啦得。我们人既溜走了，而且公主又把你困到一个月。我们挨她捉住得么，你去困她一个月，我们抵抵就拉倒，就不坍台喽。”

狄青听见这一声，可要气死又还魂。

“你格狗贼，你格狗贼，公主乃金枝玉叶之体，怎吊团推估估困她一个月，就跑啦得啊？三三两两传出去，要坏了公主好名声。”

刘庆、张忠、李义、石玉就说格：“狄大哥，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一个办法，只要你肯救，我们能够逃走格。你如果不救我们大家性命，你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为底高说我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万岁叫你上西夏国格，你现在上单郸国来了格，这叫对万岁不忠；你家父亲亡故，还有母亲在家，你干咱在万里之外，不设法回转家中孝母，你乃不孝之子；我们是磕头把兄弟，我们大家要死，只有你能救，但是你见死不救，乃不仁；我们如果总死了你手里，你是不义。所以叫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将来你就留下千古骂名。”

狄青闻听到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众位兄弟啊，等我再想想看。”格天子宰相娄英娄太师来到狄青身边：“狄青啊，究竟可蹲我堂块单郸国，招赘郡马啊？如果再不肯，我也没得办法。”也不曾等狄青开口，杠四虎兄弟交焦定贵就说：“老太师，我家狄大哥哥肯格，他再不走，就蹲堂交公主配成一伙。”

娄太师闻听这一声，如同拾到宝和珍。

那一天早朝，娄太师拿这个事情，奏于狼主千岁。狼主千岁是虎颜大悦，
看到黄道并吉日，等他们夫妻两个配成婚。

格天子一拜堂，就挨送进洞房；眼睛一鞭，倒有三天。公主虽然是外国之人，相当通情达理，是个贤良之女，“郡马老爷，你交我完婚已有三天，你来我堂单郸国，可有哪三桩不称心？可有哪几桩不合意？”“夫人啊，虽然你贵为一国公主，拿终身已许配把我了格，我也一心一意蹲你们堂单郸国格，我所不称心格，就是我几位兄弟，来堂一天三顿，吃得底高事情总不问，愧对于狼主千岁，不如把点事情他们做做。”“郡马老爷，格你既然真心蹲我单郸国么，我到狼主千岁，我家父王面前去，

我只要帮他们保一本，料理他们坐衙门。”

“夫人啊，坐底高衙门咯？杠安平关、正平关、吉林关不是无人把守啊，不如弄我格兄弟去镇守关口，不知你意下如何哇？”“郡马老爷，说得有理，总归依你，我去奏于我家父王晓得。”去交狼主千岁一讲，狼主千岁说：“格他真心蹲堂么倒是好格，格就把点事情他们做做。拿张忠封做安平关总兵，李义蹲杠做一个副总兵，刘庆做正平关总兵，焦定贵做副总兵，石玉乃是吉林关总兵。”

话说白杨山上有解粮官孟定国，拿了狄青格帅印来杠等了，听候消息格。格天子听见狄青已经招赘郡马，在单郸国安身落脚，而且还有其他五个人都来三个关口做了总兵和副总兵。孟定国气了是三孔生火，七窍冒烟，带了官兵，来到安平关下讨战。官兵一报，总兵张忠知道，随手带领官兵冲出关外，交孟定国去打，实际上是做势格，打哇打，张忠做势打不

过他，拔马而逃。孟定国随手吃亏，跟他后间就追，追出去大概五里之遥格堂子，张忠拿马缰绳一带，高喊一声“吁”，只听“滴嗒”，孟定国来到他身边：“张忠，张忠，你好无道理，你为底高要蹲单郸国做官，支持狄青来单郸国招赘郡马？”“孟弟弟，你有所不知，我告诉你听。”我们讲经不必重复，肇叫孟定国就蹲白杨山等，说一个月就好逃跑格，就拿这事情告诉了孟定国。

孟定国闻听这一声，心中欢乐八九分。

张忠仍然回转到安平关做他格总兵，眼睛一鞭，有了五六天。狄青一想：不得了了呱，我来堂招赘郡马，现在三关总兵是孙秀，他是老奸党庞洪格嫡亲女婿，我格一举一动肯定关上有探子要探到。如果一探到，奏于万岁知道，我身为三军主帅，临阵招亲，身犯死罪，家里要连累到我家母亲。格天子刘庆干干到御花园，“刘贤弟，我桩样总放心得下，只有我家妈妈，我家母亲来家放心不下。我来堂招亲，三关总兵孙秀肯定晓得格，你有席云帕，来回不要半个礼拜，两三天就足够了格，你家去望望看，我家母亲可曾有格怎呢，万岁可曾拿她有底高说法？我来堂招亲，究竟孙秀可晓得。”

刘庆闻听这一声，腾云驾雾就动身。

我们可以说这个狄青是料事如神，他跑错了路，到单郸国来格一情二节，孙秀打发探子探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起本章，送到京都皇城，奏于万岁晓得。仁宗皇帝一想：不得了了呱，狄青狄青啊，你怎蹲杠招郡马格呀？错点先锋官么有情可原，你身为领兵主帅，蹲外间招郡马犯了死罪，不但你死，还要拿你家满门抄斩。南清宫狄太后娘娘，就该你这个嫡亲内侄嘎，我又是吃南清宫狄太后娘娘格奶水长大了格，我如果拿你家满门抄斩，我也对不起南清宫狄太后娘娘。我不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做势拿你家母亲，带到京都皇城里来，打进刑部天牢受罪，骨子里叫南清宫狄太后娘娘配四个家佣，到天牢里服侍你家母亲，挂个名来堂坐牢，实际上来堂享福。刘庆到皇城又不晓得这个底细，只晓得狄青家妈妈挨关了天牢里去了格，赶紧腾云驾雾打转，来到单郸国御花园，找到了狄青，拿他探听到格事情，统统告诉狄青。

狄青上上下下听完成，止不住腮边泪纷纷。

狄青喊声：“亲娘啊，

总是我不孝孩子连累了你，今朝才到能功程。”

“狄大哥，你哭没得用，要想办法，拿你格兵刃、马匹交宝贝总骗到手，一个月三十天一满，我们就好溜走格。”狄青一听，也蛮相信。格天子早饭一吃，眼皮一耷，伏得台上就哭。公主就说呱：“郡马老爷，你为点底高？忧心悄悄，眼泪珠抛哇。”“啊咿嘎，你不晓得格，夫人啊我要死了哇。”“不嘎，你脸上红泼泼，颈项里肉掇掇，怎得要死嘎？”“你不晓得格，我格几样宝贝穿云箭、金刀鬼脸是玄帝菩萨赐把我格，他说格宝贝在人在，宝贝没得人就要死啦得格，我这个宝贝多时不來身边，可保总把你撂啦得格，所以说我肇要死喽。”“郡马老爷格，你格东西我拚得替你撩了得嘎？我总收了来格个箱子里了，我格八样宝贝也摆了格箱子里。”“你格宝贝也摆了格箱子里？”“你不要不信，来来来来，我同把你望，就来格墙边第二排箱子当中，东头头子上第二个箱子里间。”拿箱子一开，把他一望。狄青说：“我格宝贝就摆了堂块，拿箱子盖好了格。”又歇了两天，“夫人啊，我是个马上战将，一落里蹲这个家里，我闷闷不乐，总像照不舒适，不如拿我格马吩咐宫娥彩女牵得来，等我到花园里去，也好练练武，拿我格兵器、明盔亮甲也把我，等我操练操练武艺，活络活络筋骨？”“好格，好格。宫娥彩女啊，郡马老爷要到御花园，操练武艺，拿他的兵刃马匹、明盔亮甲，还有他的定唐金刀，统统抬来把他。”狄青一想：肇拿来把我，她肇肯定不收走喽。才打了一套拳脚，走御花园转了几圈，人一离鞍，马一卸甲，公主就吩咐：“宫娥彩女，拿郡马老爷的明盔亮甲、

定唐金刀统统抬走。”狄青一想：不好哇，拿走了呱。到第二天，他还要操练武艺，又拿得来。到第三天，仍然如此，又拿得来。公主把他弄烦起来格，“郡马老爷，这个东西拿来拿去竟烦神咧，就总丢把你么，随你几时去操练武艺，上御花园里去跑马嘎些，我不问你账。”

狄青闻听这一声，正中其谋八九分。

狄青一想：兵刃马匹到我手喽，我格明盔亮甲也到了我手喽，宝贝放哪里我也晓得格，离三十天没多几天了格，我就好逃走了。可是我不认得路啊，路途不熟悉格，安平关到正平关，正平关到吉林关，吉林关到石亭关我倒熟悉格，还有石亭关对里到堂块我不熟悉路途。“夫人啊，我要出去巡山打猎格，等家像照不惬意，我出去散散心咧，我又不认得路，弄嘎两个官兵陪我去巡山打猎？”“好格，郡马老爷，随你要上哪去，你只要开口，总归不等你现丑。”

狄青闻听这一声，带了官兵就动身。

眼睛一鞭，跑了有小半天，“官兵啊，这前间到了哪里啊？”“鸳鸯关。”“关上主将哪个？”“姓士叫麻其，土总兵。”“土总兵，赶紧开关，郡马老爷要出关巡山打猎，你赶紧拿关开来。”听见是郡马老爷么，赶紧就拿关一开，这个士麻其呢，是个忠厚老诚头子啊，不曾有防备，等他出得关，

狄青带了官兵就动身，风火关到面前呈。

“官兵，前间这底高关？”“这个叫风火关。”“主将哪个？”“哈利。”狄青打了半天猎，弄到不少野味家去格，第二天还出来。“官兵啊，你们走我后间，我走前间，昨日跑格路，我倒跑跑看，看我可认得。”肇一脚就跑到风火关，路不曾跑错了认得了格。“官兵啊，再到外间是底高关？”“啊呀，再便当格，肇就到石亭关，再到吉林关、正平关、安平关，就你们往常打仗格堂子。”狄青一想：风火关出去就到石亭关了，这石亭关向外我总认得格。

我们单讲到二十八天格辰光，刘庆来了格。刘庆来到御花园，见到狄青，商议好了，“后朝三十天满足，我们就来安平关等，一齐出发，到白杨山会合，带十万大兵，可以前往西夏国去。”也巧喽，该应狄青能够溜走哇。到第二十九天啊，番后娘娘腾腾空害病，公主要去服侍母后。早起要去请安，狄青就做势身体不好：“夫人，本来我要去请安格，今朝我身体也不大好，你就代替我向母后请个安么。”“郡马老爷，格不要紧格。”到三十天早起，她还要去请安，又不来家。实际上格天狄青要溜走喽，拿兵刃马匹统统拿出来，明盔亮甲穿身上，拿墙边上第二排东头第二个箱子掀开来，拿自己的金刀鬼脸和三支穿云箭，就摆在身边。心想，假使夫人一歇家来，要看到我，我弄不过她，不是我真钢实货本领打不过她，而是她八样宝贝厉害无比，不如替她圆啦得拉倒。狄青手脚又俏，就拿这八样宝贝，对夫妻两个困格床顶板高头一撂，跑到门口：“彩女啊，我出去巡山打猎格，假使一歇公主家来，问我上哪去格，就说出去巡山打猎去格，叫她不要心焦，我今朝作兴到夜才家来了。”“郡马老爷，格我们晓得格。”上路就不肯耽搁，快马加一鞭，四蹄跑起来一溜烟，只听“滴嗒滴嗒”

急急忙忙就动身，鸳鸯关到面前呈。

前几趟是三个人，今朝他就一个人，“土总兵，今天有我郡马要出关巡山打猎，你赶紧拿关开来。”这个老诚头子听见说郡马要出关么，赶紧就拿关开来嘎。狄青不肯耽搁，奔风火关而来。一到到风火关，“哈总兵，本郡马要出关巡山打猎，你赶紧拿关替我开开来。”哈总兵站在城头，“郡马老爷，要出关可以，要两桩东西才能出关。”“哈总兵，哪两桩东西？”“一，要有狼主千岁的圣旨；二，公主的令牌，没得这两桩东西是不好出关的。”狄青一想害人了，格我哪晓得要这个东西啊，公主家里格令牌几箩来杠块了，我又不曾思量到拿，我也不晓得要这个东西。可当真这个狼主千岁，干放心狄青来杠招郡马不走了，实际上他暗里花下吩咐风火关哈利哈总兵：“就是说，假使郡马老爷走你堂关上逃走，我要杀得你家

鸡犬不留，鹅鸭不剩。郡马要走堂过关可以格，要有我狼主千岁的圣旨和公主的令牌，如果没有，你千万不能放他过关。”格狄青一桩总没得格，“哈总兵啊，你拿关开开来，等我过去，我家里令牌么，你晓得格多了，我忘着得不曾带，你今朝先等我过关，等我巡山打猎，我明朝多带几块令牌把你。”“郡马老爷，万万不能，今日有令牌今日过关，明朝有令牌明朝过关，没得令牌你不要想过关。”狄青一想：不好哇，一歇等公主赶得来我不得过身哇，我不如弄大帽子来压他格头，他就拿关开开来格。狄青假装发怒，眼睛一爆，胡子一翘，手指头直戳：“大胆哈利，你得了哇，这万里江山将来也是我狄青格咧，你竟敢不听我格话啊，你赶紧拿关开开来我交你拉倒，如有三字两不肯，

奏于我家千岁来晓得，满门抄斩命难存。”

“郡马老爷，我情愿被满门抄斩，我也决不放你过关，没得这两桩东西，你要过关，势比登天还难。”格哈利不放他过关，他不得走哇。

单讲到公主八宝，格天子去张看了母后打转喽，跑到门口，宫娥彩女就说呱：“公主啊，郡马老爷不来家。”“上哪去格？”“他出去巡山打猎格。”“几个人去格？”“他一个人去格。”“可曾说几咱家来？”“说得，叫你不要心焦，作兴他到晚夜才家来喽。”“我晓得格。”跑到里间一看，像照不对劲，好像少拉底高东西，仔细再一望，狄青格明盔亮甲没得来杠了格，定唐金刀也不见了格，再朝墙边上一看，命总吓断，望见摆宝贝格箱子开了杠。狄青跑了慌忙，忘着得不曾把盖头盖下来。跑到前间望望，不但狄青格宝贝没得，自己八样宝贝一桩总看不见了格。随手赶紧牵出胭脂桃花马，带了九凤朝阳刀。

急急忙忙就动身，追赶狄青一个人。

一头骑马追，一头口中就叫喊：“郡马老爷格，郡马老爷格，你慢慢走，你等等我。”

嘴里说得这一声，眼泪就掉到地埃尘。

追到风火关，总算也好，为底高？狄青不曾得走喽。公主到关前就喊：“哈利，哈总兵，郡马老爷可曾得出关啊？”“啊呀，公主，你来了格。郡马老爷就要出关，又没得手续，既没得千岁格圣旨，又没得你格令牌，所以我不曾等他出关，现在不曾得出关咧。”

公主闻听这一声，止不住腮边泪纷纷。

“郡马老爷格，你来哪里啊，我们同床共枕一月格，格么看见我来，你躲底高呀？丑媳妇可就不见公婆啊，哨点出来跟我家去。”狄青来哪里？实际上狄青就在旁边格树窠里，听见公主说到这个话么，想想是也是得格，又不得出关，你上哪去咯，赶紧走树窠里出来了格，来马高头——

弯腰作揖行个礼，公主夫人口内称。

狄青喊声：“夫人啊，你做做好事行行方便么，

今朝等我出关去，我一重恩报你九重恩。

夫人啊，我家母亲千咱来刑部天牢里间遭磨难，我要去搭救她当身。”

“狄青啊，你乃是一个薄情男子哇。人家总说，一夜夫妻百日恩，百夜夫妻海能深，我交你同床共枕一月嘎，你竟不辞而别。虽然婆婆在天牢，我做媳妇格也不会得就坐视不理，就不问这个事啊。你跟我回转，我奏于我家父王，打发能人前往大邦中原，哪怕去坐夜翻监劫狱，也要拿婆婆救到我单郸国来。”“夫人啊，你格心意我也晓得格，但不过，如果翻监劫狱，拿我家母亲弄到堂块来，格我狄家家不遗臭万年啊，投靠了你外国嘎，这个事情万万不能。你等我回转到中原去，拿珍珠烈火旗取家来，将功赎罪，天牢可以赦出我家母亲。”“郡马老爷，你说你肇一走，我肇怎弄？哪个不晓得，我们单郸国已经招了郡马，是大邦中原五虎上将狄青，你肇一走，你肇又不来，你说叫我肇怎弄相？”

狄青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夫人啊，千怪我来万怪我，赔礼赔罪我当身。

夫人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交你完婚一个月格，你拿我放走，等我取了旗，拿母亲救出，我还返回到你单郸国来，交你永远结为百年之好哇。”“郡马老爷，你干咱倒就能呢说格，你走了，我晓得你回头可来咯？”正来下谈话讲格辰光，刘庆嘎些等了心焦了，大家总到杠块，就狄青不到杠块。刘庆倒发起火来了格，把席云帕拿出来，“等我去望望看。”

腾云驾雾就动身，风火关到面前呈。

因为他来半空中云里，听见底落有人说话，按落云头一望，“啊，格不是我家狄大哥哥啊，我来听听他来杠说底高。”可保有十来分钟听了格，总是听到八宝公主不准他走格话。刘庆心上就想，这个女格八宝公主，可保交我家狄大哥哥倒困起滋味来格，不肯等我家哥哥走了呱，今朝不把点颜色她看看，我家狄大哥哥不要想离开这个堂子。手脚又哨，走云里对下一跳，干干格树窠里有一棵熄头格树，有碗口干粗，一丈多长，他跑到前间一板斧，“叭煞”，来到他们两人身边。两人来杠讲话了，不晓得刘庆来了嘎，刘庆弄个熄头格树，对准八宝公主格肩膀抡起一记。格一记不轻，少说点七八百斤。肇望望八宝公主底高腔调，

公主栽倒地埃尘，神木不知半毫分。

狄青一看，命总吓断：“刘贤弟啊，你打她一棍子做底高呀？”赶紧走马高头坍下来，拿八宝公主捧了怀里：“夫人啊，夫人啊，夫人啊，夫人啊，

你抬起头来望望我，我是郡马老爷一个人。”

捶捶拍拍，八宝公主拿眼睛睁开来格：“郡马老爷我也晓得格，留得住你格人，留不住你格心，我现在就放你出关。但不过呢，你千万要记好了嘎，西夏国能人多了，有二太子达麻花，号称天宝将军，他名叫黑利，来西夏国本事最好；还有执掌红泥城格扳天将军，他叫星星罗海。这两个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你到西夏国取旗，要多加小心。”“夫人啊，我晓得格。”“郡马老爷，你格宝贝你拿走，我不怪你，我格八样宝贝，你拿去又不会用，你还把我。”“夫人啊，你格宝贝我不曾拿，摆了我们夜里困格床顶顶高头咧，来格床顶板上间。”

狄青说到这一声，果要哭死又还魂。

公主肇亲自拿关喊开来，格狄青交八宝公主是依依不舍，两个人哭得死去活来，狄青再三承诺，等我取得旗救到母亲，一定前往你单郸国来。格天子来到安平关，和张忠、李义、刘庆、石玉、焦定贵到白杨山和孟定国——

带了十万大兵就动身，哪肯耽搁赶路程。

眼睛一鞭，跑出去大概有十五六天，有一位钦差大人从京都皇城而来，他姓张名端，叫狄青恭候圣旨。狄青听完圣旨，高头底高意思？仁宗皇帝就说呱，你赶紧走单郸国撤退，前往西夏国取旗，取到旗家来好赦出你家母亲，好将功赎罪，实际对他是格外开恩格。狄青又赶紧写起一封书信来，托张端张大人带把万岁。信上说，错点先锋官，临阵招亲，是出于无奈，才想此下策，张端张大人看狄太后娘娘格面子，肇帮他拿这封书信也带家去了。

万岁拿狄青格书信上上下下看完成，心中欢乐八九分。

狄青是为了逃跑，才想出这个办法来格，既然做得在理，你打仗取得旗回转，孤家也不怪你。狄青肇上西夏国取旗去格。

我们单说公主，挨刘庆打到一闷棍，摸摸又疼，摸摸又痛，回转到宫门，心上就想：刘庆，刘庆你凭底高打我一棍子。这一棍子不轻，可保有七八百斤，推板滴点人也把你打杀得格，

今朝你打我一闷棍，冤仇结到海能深。

公主吩咐：“宫娥彩女，去拿画像官叫得来。”就拿这个刘庆多高多矮，多壮多胖，画起面貌册来，张挂来单郸国之内，高头注写了清清楚楚，明明朗朗：如果哪个能够捉到大邦中

原飞山虎刘庆，送到本公主身边格，有两骨头换两金，有两皮肉换两银；如果哪个发觉飞山虎刘庆来哪里格，到本公主身边通个风，报个信，赏他千两雪花银子。肇拿这面貌册就张挂了单郸国之内。格可捉到刘庆啊？他已经上西夏国去取珍珠烈火旗去了格，到哪里捉到这个刘庆？也正因挂了这个面貌册，回头对狄青大有好处，此是后话，我们不必前提。

我们单讲狄青五虎上将，带了十万大兵，到了火车岗格堂子喽。狄青就说：“众位官兵，本帅以前错点先锋官，所以跑错了堂子，现在要重新来选先锋官。”焦定贵跑到前间：“狄大哥啊，再要选旁人做底高咯，再不走这条路么，就走格条路，肇我认得格呢，还等我来做先锋官。”“狗贼，我还上你格当咧？替我死开间点去。孟贤弟，你忠心耿耿，做事踏实，本帅就点你为向导先锋官，焦定贵你担任解粮官，专门负责粮草，如果误了粮草，拿你问罪。”

焦定贵闻听这一声，可要气死又还魂。

官兵在路行走，非止一日，格天子来到靠西夏国格堂子。格个堂子有二三百里沙漠地带，最深格堂子真格有二三尺深。拿干多粮草战马运到杠，恨不得几个月。西夏国的头道城池是底高关？名叫七星关。关上主将是哪个？姓景名叫花沙，这个人本事只有一般。格说头一道城池，为底高弄本事一般格人蹲杠镇守啊？因为隔干远格沙漠地带，一般格人不容易得到格堂子。探信官一报，景花沙魂灵恨不得要冒：“不得了了呱，大邦中原五虎上将名扬四海了，我们西夏国也有五虎大将，大孟洋、小孟洋、薛德礼、赞天王、子牙猜前往大邦中原打仗，被他打死在瓦桥关，尸首总不曾有家来，识时务者为俊杰嘎，不如我来开关投降算了。”所以狄青去取珍珠烈火旗，头一关不曾打，直接就进去了。景花沙开关投降格，而且为他们不丑，办了羊羔美酒，好酒好菜，好好款待。吃吃酒，狄青就开口：“景总兵，你们堂块到狼主和平城究竟有多少关口？有哪些人来杠镇守？你倒说把我听听看。”“啊呀，狄元帅，格不瞒你说，堂块里间第二道关口叫乌鸦关，关上总兵姓亚，名叫从善；第三道关口叫白鹤关，关上总兵姓苏名叫而岱；第四道关口叫黄花关，关上总兵叫蓝成虎；再到里间碧霞关，关上总兵名叫黑脊；再就到狼主千岁和平城。”“格这些关上格总兵本事怎呢？”“狄元帅，你胆放宽心，里间乌鸦关总兵亚从善交我磕头把兄弟，我已经开关投降，我去也劝他开关投降。”

狄青听到这一声，如同拾到宝和珍。

景花沙格天子带了四个随从，前往乌鸦关而来。一到乌鸦关，官兵一报，亚从善总兵知道，听见说干哥哥来了，亲自迎接，他来下做底高？正来下吃酒啊，拿他接到里间，吩咐添了杯筷，也坐下来吃酒格，吃吃酒，景总兵就说呱：“贤弟啊，我们西夏国现在没有能人了呱，中原五虎上将厉害无比，如果我们西夏国交中原打仗，是以卵击石嘎。”“哥哥，你说这话底高意思啊？”“兄弟啊，你不晓得格，狄青带兵到了我西夏国呱，我已经开关投降了呱，狄青正来我关上。”

亚从善闻听这一声，心中恼怒八九分。

“景花沙，景花沙，我怎瞎了眼睛，交你结拜了一个生死弟兄？不晓得你这个人吃里扒外，贪生怕死，今天我哪肯容情于你。”嘴说这话，走墙高头“煞啦”，拿他偃月刀拖得来格。格么干弟兄道理，景总兵当他说说笑话格咧，哪晓他当真拿刀对他肩头上一搁，一拖，景花沙格头滚出来一丈二尺多远，

一命呜呼丧残生，可比黄连苦三分。

景总兵挨杀啦得格，四个随从也赶紧打趟子家来报，报于狄元帅知道。狄青说：“这狗贼不肯开关投降，哪一位现在带兵，前往乌鸦关去。”有张忠自告奋勇：“元帅，小将愿往。”“张贤弟，你赶紧带领官兵五千，前往乌鸦关去，要平定乌鸦关。如果他开关投降，交他拉倒，如有三字两不肯，要踏平他的乌鸦关，要叫他玉石俱焚。”

张忠带了官兵就动身，哪肯耽搁片时辰。

一到了乌鸦关，杠赶紧对里一报，报于亚从善知道。亚从善正来火性头上，拿酒盅对台子当中一推，拿战袍对手里一背，拿出偃月刀来，来到前间点起三千精兵，放炮三响，只听“嗵嗵嗵”，按一字长蛇阵队形冲出来格，来马高头和张忠互相通过名姓。爬山虎张忠说：“番贼，你格番贼，你像景总兵开关投降，我倒饶你一条性命，惊动我五千个人到堂块来，今天我一定要交你分个高低上下，拿命来。”

话不投机就动手，生死搏斗比输赢，

只大战三十回合、六十照面。

张忠爬山虎越打越有劲，亚从善打了欠精神。

曾有一歇辰光，亚从善是遍体生津，浑身冒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晓得不对，就对后退。张忠说：“番贼，对哪里逃，还不拿命来？”哪晓吃亏，跟他后间就追，追到他身边，“咔嚓”一刀，头对下一抛，亚从善挨杀啦得格。主将阵亡，官兵吓得四散奔跑。

只是跑来只是溜，腰巴子弯了像秤钩。

转过头来望一望，杀人格老子在后头。

不曾溜出去二十步，跌啦十来个大跟头。

看看不稀奇，爬爬烂跌，跌得浑身是烂泥，溜哪去，溜到第三道城池，到白鹤关去了格。白鹤关主将哪个？苏而岱。苏而岱一想，现在亚从善亚总兵被杀，我拿防城器具统统准备好了，拿滚木、黄石抬它城头上来，等到狄青来攻关啊，我弄灰瓶对下掼，弄滚木巨石对下滚对下撂。

我们单讲到七星关交乌鸦关已经得到手了格，狄青吩咐焦定贵：“你带三千官兵，守住七星关。孟贤弟，你带三千官兵镇守乌鸦关，本帅带所剩官兵前往白鹤关去。”

急急忙忙就动身，哪肯耽搁赶路程。

来到关下，狄青吩咐官兵攻关，哪晓得城头上守城的器具委该多。格灰瓶对下一滚，瓶子一碎，干灰石满到八处蓬了一塌糊涂，眼睛总不得睁。格天子一算，官兵死了多少，足足有两千多个。还有伤格，还有半死烂活格。格个石头滚下来，灰瓶掼下来，官兵得过身？

有格挨打碎天灵盖，有个挨打断脊梁筋。

也有门牙来打落，也有鼻根子挨打断。

有格发红，如果不医就贡脓；也有发紫，如果不医鞭脚来杠等等险要死。肇个个赶紧就溜。狄青赶紧吩咐鸣金收兵。一想，这下子干倒霉，死啦干多格人，这个白鹤关易守难攻，不如我想一个最好的办法取胜。如果打不进白鹤关，就不得上和平城，就得不到宝贝珍珠烈火旗。

单讲到格天子五虎兄弟坐下来就商议，想底高办法能够进关？我们最好坐夜，趁西夏兵不防备，番贼不注意格辰光，我们弟兄五个各带官兵三千，从四面八方可以杀进白鹤关内。肇五个人按东西南北中，各带官兵三千，趁夜半深更，弄云梯架起来，攻到城头。番兵是瞌睡矇松，也不晓得天东地西咧，头倒抛啦得格。大概杀了两个多时辰格腔调，苏而岱要想逃跑，狄青骑了偃月龙驹宝马，追到这个狗贼，

拿他一刀来砍死，呜呼哀哉丧残生。

人对杠一栽，眼睛一闭，顿时就没得气。白鹤关已经挨平定下来，狄青出榜安民。残兵败将赶紧就对前间关上溜，溜到黄花关。黄花关主将蓝成虎，格天子写起书信来，打发得力关官，送到白鹤关，把狄青晓得：“狄元帅，我乃是黄花关主将，你口口声声说，你来不是交我们打仗格，是取珍珠烈火旗格，你蹲白鹤关上等啦数日，我写起本章送到和平城，请狼主千岁定夺，如果他要打，我也没得办法，如果拿旗献出来，是再好没得。”狄青接到书信肇蹲

杠等。单讲到告急文书送到和平城，狼主千岁拿告急文书，
上上下下看完成，胡须躁了乱纷纷。

拿文武百官统统召到银銮殿上：“众位爱卿，狄青五虎上将带兵，已到了我西夏国格，夺了三关，斩了数将。现在有黄花关主将告急文书进京，要叫我孤家定夺，究竟献旗，还是交他交战？”文武百官个个议论纷纷，也有说献旗，也有说交他打，但不过说交他打格人不多哇，主张献旗格人多。狼主千岁就说格：“五代皇帝手里传得来格，有二百八十五年左右历史喽，来我手里拿这个东西败啦得，我不是败家子，穷万年啊，就先王陛下来阴司地府总不瞑目嘎。”

千岁来银銮殿上转拉几个弯，横也难来竖也难。

二王子达麻花就说格：“啊呀，父王啊，我们弟兄四个哇，死拉三个，现在大哥、三弟、四弟总死啦得格，就我个人，中原五虎究竟有多厉害法子，情丧说名扬中外，我倒有点不服帖。父王，你赐我大兵十万，我倒要上白鹤关去看看，究竟这狄青是底高腔调？”“王儿啊，你最好是不要去啊。”“我就要去，一定要去望一望，我一定要交狄青分个高低上下，如果能取胜，旗就可以不要献出去。”千岁没得办法嘎，自己王子要去。二王子达麻花，格天子当真领了大兵十万动身，哪晓跑到白鹤关杠块，因为狄青已经占领了白鹤关，拿十万大兵把白鹤关一围困，

前三层来后三层，前后围困紧腾腾。

二王子达麻花吩咐手下官兵讨战。探子一报，狄青知道。狄青随手吩咐飞山虎刘庆，带了席云帕和开山大斧，点了一千精兵，大开关门，来到关外，和二王子达麻花交战。哪晓不是他的对手，晓得不妙，席云帕一乘“呼”，溜啦得格。

急急忙忙就动身，报于狄青好知闻。

狄青一想：既然飞山虎刘贤弟不能取胜，我应该亲临战场，去看看这个人究竟可是三头六臂。狄青浑身披挂，胯下偃月龙驹宝马，带了定唐金刀，来到关外，互相通过名姓。这个二王子达麻花，来西夏国是有名的大将。大战了二百回合，四百照面，二王子达麻花打哇打，只有招架之功，没得还手之力得格，晓得不是狄青的对手，就想溜。哪晓溜啊溜，他心中就想，等到狄青要追到我格辰光，我把弓箭拿出来，拈弓搭箭喊声“嗖”，不怕他骷髅头射不通啊。哪晓得狄青早有防备，箭又不曾射得住他，“狗贼，狗贼，你格番乌龟，你想败中取胜啊，你对哪里逃哇？”二王子达麻花又交他打，说一人发泼，万夫难当，他把浑身本事拿出来交他拼命喽。狄青杀嘎杀，实际上手也杀软起来格，也打软起来格，一想，确实他是西夏国的名将啊，不肯耽搁，把金刀鬼脸随手拿出来，就是假面具，手脚又哨，对头上一套，嘴里念三声“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格人腾腾空上去六七尺高，狄青本身底高腔调？狄青本身身高一丈二尺，腰阔有八围，现在倒有一丈八九尺高格腔调。二王子达麻花交他打打打，看见狄青腾腾空对上一蹿，“啊呀”，就来这一瞬之间，狄青拿定唐金刀手起刀落，二王子达麻花头就对下一抛，

一命呜呼丧残生，魂灵上了枉死城。

格主将死啦得格，杠块还有十万大兵就溜了。狄青吩咐手下官兵，乘胜前进。吃亏，跟番乌龟后间就追，看见一个杀一个，看见两个杀一双，看见三个杀他一抹光，

杀得人头如瓜滚，血水成河怕杀人。

十万个人来格，溜到多少人家去格？眼睛一鞭，总不足一千，溜到八百多个人家去格，杠杀得尸首堆积如山。

急急忙忙就动身，做个通风报信人。

溜到和平城，拿这事情告诉狼主千岁。有天宝将军黑利，乃飞龙公主的丈夫，他号称叫

天宝将军，和二王子达麻花，亲不过嫡，嫡不过姊舅道理。格么，四个王子肇总死啦得格，番后娘娘哭得死去活来。天宝将军黑利就说呱：“不要哭嘎，母后啊，人家总说亲不过嫡，嫡不过姊舅道理，

我家舅大爷已经丧残生，我要帮他把冤伸。”

飞龙公主就说呱：“郡马老爷你不要去哇，你不要以为本事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中原五虎格名气大了。”“夫人，舅大爷被杀，我怎肯就啦倒，你说说看，我一定要去帮我家舅大爷报仇，取中原五虎的骷髅头。”狼主千岁一看说：“爱卿啊，格你真正要去么，不如我赐十万大兵把你；另外呢我刷起圣旨来，打发红泥城扳天将军，他名叫星星罗海，叫他也带十万大兵。这样二十万大兵在狮子山会师，二十万大兵前往白鹤关去。人家总说，计毒不过绝粮也，你们围困白鹤关，叫狄青外间没有救兵，里间没有粮草，拿他可以活活饿死。

只要拿狄青狗贼来饿死，就好帮我家次子把冤伸。”

话言未了，下一道圣旨。星星罗海扳天将军接到圣旨不肯耽搁，点起十万精兵赶往狮子山，去和天宝将军黑利郡马老爷去会师。格天子二十万精兵齐集得格，日夜行走不肯耽搁，赶到了白鹤关，二十万格人就拿这白鹤关围困起来，

前三层来后三层，水泄不漏半毫分。

格关内格粮草毕竟有限呱，眼睛一鞭，歇了二十来天，已经粮草不多了格。格也有人就说：“杠七星关，还有乌鸦关，格两个关高头没得粮草啊？”众位，西夏国二十万大兵来，首先就拿七星关、乌鸦关，夺过去了呱。焦定贵交孟定国没得办法，好了两人溜了哨哇，落到两个人命残生，还有六千官兵，一根毛总不曾剩到，全部挨杀啦得格，所以就多到两个人。这两个人一想，我们蹲堂做底高咧，杠块白鹤关四转水泄总不漏半毫分，干多格人围困来杠，我家狄大哥和旁的官兵还有命哩？孟定国就说格：“老焦，这怎弄相咧？”“走啊，家去啊，上京都皇城去，叫万岁发救兵，赶紧前来解围，前来救援。”

孟定国闻听这一声，两人急急转回程。

他们这两个人再对大邦中原来喽。我们单讲到这两个人跑到哪里？三关，孙秀来杠做总兵。赶紧叫：“关官开门。”关官说：“你们做底高嘎？”“啊咿嘎，你狗贼瞎了狗眼啊，我是老焦哇，这是老孟，跟随我家狄大哥，上西夏国取珍珠烈火旗格，现在我们要赶紧进关，找总兵大人。”关官赶紧一报，报于孙秀知道：“焦定贵、孟定国来嘎。”“我晓得格，狄青走错路上单郸国去格，现在打转又上西夏国去了格，取珍珠烈火旗格，这两个人家来不晓做底高格？”赶紧吩咐官兵，大开关门，拿焦定贵、孟定国接到里间，办起酒来，为他们接风洗尘。吃吃酒，孙秀就开口：“二位英雄，你们跟随狄皇亲取珍珠烈火旗格，怎家来格？”“啊咿嘎，你不晓得格，总兵大人啊，我们前往西夏国取旗，所到之处是无不披靡，敌人是望风而逃哇。我们已经攻占了白鹤关。哪晓西夏国有天宝将军郡马老爷黑利和执掌红泥城格星星罗海扳天将军，这两个人带大兵二十万，夺走了七星关和乌鸦关，二十万大兵围困来白鹤关四转，现在是兵临城下。五虎上将及众位官兵有火烧眉毛之急，我们要赶上京都皇城，去叫万岁发救兵，前往白鹤关解围。”孙秀一听心想：狄青，狄青，我家岳父交我商议格计谋确实是对格，当真去取这个旗，旗干好取？就是弄你这狗贼死了西夏国，弄你没得家乡份家来，

只要等你狗贼丧残生，就是帮我家连襟把冤伸。

“焦定贵、孟定国嘎，狄青走堂三关出关，他的一情二节，我了如指掌，他身为主帅，临阵招亲，来单郸国招为郡马。到西夏国去，分明投降了西夏国，你们这两个人都是探子。官兵，不能耽搁，拿这两个反贼替我用绳子捆起来。”

喝叫一声齐动手，哪肯容情半毫分。

小弟兄两个一听，晓得今朝没命，焦定贵莽夫赶紧抽出镔铁大棍，孟定国“唰啦”拿钢

刀拖出来，“你这误国的奸臣，今朝如果说你杀不死我们，我们搬到救兵，等我家狄哥哥打转家来，要你狗贼性命。”两人杀出一条血路，冲到关外间。孟定国说：“老焦啊，肇怎得了咧，不得进关，不得上皇城啊，狄哥哥交我们磕头把兄弟啊，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孟定国说到这一声，止不住腮边泪纷纷。

“老孟啊，我还有个办法，但不过这个办法只好碰碰啊，还有个人可以去搭救我家狄大哥哥。”“哪个咯？”“上单郸国，毕竟单郸国八宝公主，交我家狄大哥有一个月的夫妻情份，丈夫有难她不会不问。”“晓得她可肯去咧？一个月满狄大哥倒溜啦得格，人家晓得可见这个情咧？”“不要问，去碰碰看。”肇焦定贵交孟定国擐上高头大马，两个人——

急急忙忙就动身，要请公主去出征。

不提这两个人上单郸国，我们单讲到狄青及众位官兵，来白鹤关内，看看外间没有救兵，里间没得粮草，将是山穷水尽格辰光。狄青心上就想：我腰横玉带，从小就投军，也不晓得要死在他乡，家乡份也没得了。我作为三军之首，到如此地步，要死我要死在各位官兵前间。拿定唐金刀对颈项里一搁嘎，就准备自刎，准备自杀。刘庆赶紧捧住得：“狄大哥哥，你干咱就死啦得就怎说格，若蹲世上呆，也不要对泥肚里埋。”“兄弟啊，到如此地步，我们还有底高话说格？”“哥哥喂，你千万不能自寻短见啊，现在到这个腔调了，我倒有个办法，不晓得你果肯依我？”“不嘎，你有底高办法？”“现在要搬救兵也搬到格，上京都皇城不可能搬到，因为走三关是必经之路，虽然我有席云帕，但不过孙秀交庞洪这两个人狼狈为奸，蹲万岁门口说嘎几句，救兵也是搬不到啊。现在只有上单郸国去，拿八宝公主请得来，可以解围，可以救到我们大家性命。”“弟弟哇，你就磕头，她也不肯来啊。第一，她总说我是薄情男子，交她完婚一个月不辞而别，不做声不做气就跑啦得；第二，我们来杠讲讲话，你打她一棍子，你说她怎肯来？”“元帅，不嘎，她看你格面子肯来格呢，现在你只要拿一封书信写起来，写起你格亲笔书信来，我帮你到单郸国去求救。”“好格，弟弟啊，也只好两碰碰。”狄青随手亲自写起一封书信来，拿书信封好了，封面高头写起来“单郸国八宝公主夫人亲拆”，“弟弟啊，现在堂块格腔调么，你总晓得格，你平时又欢喜弄口喝喝格，但你来投达书信的一路之上，你滴酒都不能沾边，等到搬到救兵，等到公主来解了围，到格辰光哪怕尽你吃。”“啊，元帅，到这个腔调我还贪杯吃酒哩？救人如救火，今朝夜里黑夜暗星我走城头上就飞走。”巧了，干干格天子格辰光是暗星，刘庆拿书信藏好，不肯耽搁，走白鹤关坐夜出来格。

腾云驾雾就动身，单郸国到面前呈。

来这个单郸国呢，杠有爿饭店。刘庆一路上不曾吃酒，看见格酒，馋沫只是对外流。心上一想：反正堂到了单郸国格，进去吃它一个惬意么，酒就是我格命，不吃要害病。进去了，跑到里间一望，一个吃饭吃酒格人总没得，冷冷清清，看看饭店倒不小，怎没得哪来吃饭格。不要问他，我先拿酒啗饱了再说嘎，“店主啊。”“客官先生，你是要饮酒，也是要用饭啊？”“先吃酒，先吃酒，我几顿不曾吃酒了，先打嘎二十斤酒来。”二十斤酒，五斤头格和尚头旋子哇，四旋子打得来格，他坐了杠吃酒哇。格店主坐了他对过，就一眼不眨对他望好了，望望又立起来跑到床里家去望望。上床里家去望底高？帐管竹子高头哇，有面貌册挂了来杠。这个事情有多少时了呢，讲经虽然说一册经来去，实际上这个事情有年把了，已经不当直事了格，公主来火星头上，挂过这个面貌册嘎，实际上已经忘着得这个事情。哪晓格店主，望望帐管竹子高头格面貌册，又坐刘庆对过来望望，怎干相似，怎干相同格，“客官先生，请问你家住何方贵地，尊姓大名？”刘庆弄点酒一吃，神之糊之，他欢喜说大话格：“啊咿嘎，店主啊，你不认得我哇，来单郸国没得哪认得我，来大邦中原我名气大了，中原有五虎上将你果曾听见说过哇？”“听见格，听见过。”“我就是老二飞山虎刘庆呢。”“原来是刘将军啊。”狄青叫他来不要啗酒格，他拿酒啗了二十斤下去格，肇来杠头翘尾翘。哪晓店主望望

他，又进去望望面貌册，心想：对格，就这个人啊，该应我店主要发大财，今朝刘庆到我格店里来。肇又端一旋子酒出来了格，“啊呀，刘将军啊，你格本事干好法，我再赏你五斤酒，这个酒是我家自己做格，好了。”“店主啊，大对不起，大对不起你。”像穷吼，一旋子好酒就做三口吃下去格。哪晓得这老棺材要想发天财发横财啊，来这个酒肚里，和了很多很多的蒙汗药来里间。刘庆吃下去曾歇一歇辰光，这个刘庆底高腔调，

一头栽倒地埃尘，神木不知半毫分。

眼睛一闭，对下一倒，呼呼大睡倒困着得格，只听见打呼如同响雷啊。老棺材店主不肯耽搁，拿邻舍隔壁总叫得来帮做对手，弄三箍头麻绳、七箍头担绳，横一捆竖一绑，拿刘庆捆了就像稻种包，请四个男劳力帮抬。为底高四个男劳力抬哇？刘庆这个人不轻，老秤高头称二百多斤，两个人抬不动他哇。

四个人抬了刘庆就动身，哪肯耽搁片时辰。

格么，你捉到刘庆么就不要起大劲焉，啊呀，逢人必告。看见这个也说，看见那个也说，我发财了哇，我肇发大财了哇，刘庆来我店里哇，把我弄酒灌昏过去格，公主面貌册高头说格，有两骨头换两金，有两皮肉换两银子，这个老子不轻，有二百多斤，我只要拿这笔交易做到家，银子也拖到几板车。到了前间了，看格人多起来格，为底高？人家一落里捉不到刘庆，看不见这个人，因为他上西夏国取珍珠烈火旗了格，不来单郸国，难得看到这个老朋友啊，大家总来望。格人是人山人海，可以说是挤如也，抑如也，推不走，总轧不开。

不提大家来杠望刘庆，八宝公主早知闻。

公主闲暇无事，带四个女兵出去巡山打猎散心，干干打转，看见格老头子来杠一说手一舞，来杠放死声叫：“要发天财，公主赏我多少金银了，捉到了刘庆。”公主说：“不对啊，刘庆跟我家郡马老爷上西夏国去取旗呱，怎得来堂块格。女兵啊，去望望杠前间来杠做底高，说底高，叫底高？”跑到杠一打听：“你这个人来堂叫底高？”“我家店里来了飞山虎刘庆，把我捉住得格，呶，就这个人，呶。”女兵望望这个刘庆烂醉如泥，实际上蒙汗药酒吃得太多啊。赶紧一报，公主知道。公主说：“真是刘庆啊，女兵啊，去摸摸他身边可有底高东西，作为凭据？”到他身边一抄，一封书信，赶紧转交到公主手里。一望信封封面高头写格“单郸国八宝公主夫人亲拆”，公主娘娘赶紧摒退左右：“大家离我远点。”她拿书信拆开来望呱，高头写格底高？“愚夫狄青，书拜单郸国八宝公主夫人。风火关一别，已一年之久，前往西夏国取珍珠烈火旗，是关关得胜，得了白鹤关，有天宝将军郡马黑利、扳天将军星星罗海，带了二十万大兵围困白鹤关，现在外间没有救兵，里间即将要断粮草，五虎上将命在旦夕，有火烧眉毛之急，所以出于无奈，拙夫只好修书一封，打发刘贤弟送到公主夫人手中。如果夫人看一月夫妻情份，速速带兵前来救援，如果坐视不理，坐观成败，我你夫妻今生今世就难以相逢了，愚夫狄青。”公主——

拿格书信上上下下看完成，止不住腮边泪纷纷。

公主亲自来到店主身边：“店主啊，这个刘庆究竟吃格底高东西啊？”“我弄蒙汗药酒把他吃昏过去格。”“赶紧，弄醒酒汤拿他灌醒过来。”肇弄醒酒汤拿起来一灌，“店主啊，数日后来我身边去领赏，人我带走咧。”“好格，公主，好格好格。”肇拿刘庆带到后宫，公主蹲杠看他格死人了，可保有个钟头过后，刘庆醒酒汤生效了，一个鲤鱼打挺就坐起来、跳起来，“我怎来这堂子格？”“你可就是飞山虎刘庆啊？”“嫂嫂，我是的，我就是刘庆呢。”“狗贼，你狗贼，你也认得我嫂嫂来，一年之前你来风火关打了我一棍子，你当我倒忘着得格，今朝认责还是认罚。”“嫂嫂喂，随你责也好罚也好，你等我拿话说完了再说格。”“我问你，你跟我家郡马，上西夏国去取珍珠烈火旗格，你上堂块来做底高格，从实招来。”刘庆也晓得不好了呱，一年之前怎思量到打她一棍子呱，她肇怀恨在心。

跑到前间双膝跪，嫂嫂饶恕我当身。

“嫂嫂哇，你不看金刚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么。

你要看看我家狄青哥哥面上情，饶恕我一条命残生。

不瞒你说嘎，嫂嫂，现在狄元帅上西夏国去取旗，连夺得三关，哪晓得格天宝将军黑利交星星罗海扳天将军，二十万大兵团困了白鹤关，现在里间粮草将尽，五虎上将是命在旦夕嘎，只有我溜到堂块来，帮狄大哥传书送信。如果你看一月夫妻情份格，赶紧去帮解围。”“胡言乱语，我家郡马老爷，可以说是万夫不当之勇，西夏国哪个是他的对手啊，我不相信。”“你不要不相信，堂有他格亲笔书信。”“拿来我看。”他肇到身边横摸竖摸，到哪里摸到格书信啊：“啊呀，不好了格，来格饭店里喂，可保把格老棺材摸了去格，我去问他要咧。”“慢，刘庆啊，这个书信可是我家郡马老爷写嘎？”刘庆拿起来一望，“是的，就这个书信，就这个书信。”“刘庆，刘庆啊，你没得这一封书信，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我家郡马老爷，来西夏国被困白鹤关啊，你这个酒吃得误事了，你不晓得格。”“嫂嫂，格你可去帮解围啊？”“我不抵得你家狄大哥，他是个薄情男子，我肯定要去。但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家哥哥狄青虽然交我蹲作堆只有个月，回头我有六甲怀孕随身，帮他家养到两个儿子了双胞胎，一模一样格腔调，我家父王见爱，恐怕大了分不出哪是老大，哪是老二，就来老二耳朵高头穿起一个金环子来，只要望到有耳环格，就是二公子，而且帮他取个狄姓，大格就叫狄龙，小格就叫狄虎。叔叔哇，

提到狄龙狄虎两个人，总是郡马后代根。”

“啊咿嘎，嫂嫂，两个侄儿来哪里咧，倒抱来把我望望看？”肇拿狄龙、狄虎抱得来格，把刘庆看看：“叔叔，你不能尽顾蹲堂啊，郡马老爷来白鹤关盼望了，你赶紧先打转家去，我马上奏于我家父王，带女兵前往白鹤关去帮解围。”

刘庆闻听这一声，心总乐到足后跟。

腾云驾雾就动身，哪肯耽搁转回程。

走了格，八宝公主一想：过咱狄青走格辰光，我家父王对他就恨之入骨，咬牙切齿。父王说：“世上也有干薄情格男子？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海能深总不晓得，一个月嘎倒溜走了格。”我去怎好说这个话咧？假使要去说这个话，说狄青干咱有难，我要去救他，我家父王肯定不准去啊。没得好办法，我只好去缠我家父王了，救人如救火哇，我最好今朝就要走。

八宝公主就动身，哪肯耽搁赶路程。

手脚不慢，来到银銮殿上：“父王在上，王女我有礼了。”“王女啊，你到银銮殿来做底高呀？”“啊咿嘎，父王啊，我有话要交你讲咧。”嘴说有话要交他讲啊，眼泪倒抛下来格。“王女啊，究竟为点底高，你眼泪珠抛哇？”公主喊声：“父王啊，我家郡马老爷狄青，到西夏国取珍珠烈火旗，

现在被困来自白鹤关啊，生死来杠欠时辰。

父王啊，刘庆叔叔么拿书信一封，送到我身边么，我心中要想到白鹤关去搭救他哇，又不晓得你父王可批准？”“你要去救狄青呢？王女，你不要去哇，世上没得干不懂道理格人啊，我佐以拿丑话说得前间，你就去救了他，他还肯跟你同家来了？你这一辈子只好个人了呱，还要帮他家带两个儿子了，这个薄情男子你不要去问他账，千万不要去救他，

他死只好留他死，非关我们半毫分。”

公主闻听这一声，滚成潭头哭成坑。

“父王啊，你不看金刚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么，看看我家狄龙狄虎弟兄两个人，我要去搭救他家生身老父亲。父王啊，

只怪我来前世里作得孽，今世里才苦到能功程。”

“王女啊，把你一哭，我心上就像突粥，你说去救他，救了么有用也好咧，救他没得用呢，他不跟你家来呢？”“父王啊，不是跟我家来不家来格事情啊，西夏国要拿郡马狄青置于死地，实际上就欺负了我们单郸国嘎。”“他拿狄青弄杀得，怎欺到我们单郸国？”“哪个不晓得狄青是单郸国格郡马咯，西夏国如果拿狄青弄杀得，就是杀了郡马老爷，弄你家格王女我一世只好守寡，他西夏国才欢喜了。虽然他西夏国么，

常面上交你父王说好话，骨子里阴谋丧良心。”

狼主千岁一听，这话不错啊，哪个不晓得我单郸国招格郡马，乃中原五虎上将狄青啊。西夏国常面交我干好，如果拿郡马弄杀得，我家王女一辈子只好守寡，“既然如此，王女啊，你应该去救狄青一条性命啊。你几咱去啊？”“父王啊，我准备饭后就走。”“好格，救人如救火，你吃得午饭就好走。”随手拿狄龙、狄虎交把养母服侍好了，这两个奶妈对狄龙、狄虎好了，一落里捧了手里总不离，恨不得夜里困总捧了怀里呱。肇公主出去打仗，再三叮咛嘱咐。格天子骑上胭脂桃花马，手拿九凤朝阳刀，不肯耽搁，带了八样宝贝，又点起三千女兵，放炮三响，

急急忙忙就动身，搭救狄青许多人。

在路行走，非止一日。格天子有两个人骑格高头大马，冲进了女兵的队伍，女兵对后间报，赶紧报于公主八宝知道：“启禀公主，有两个男子冲进了我们女兵队伍。”公主快马加一鞭，来到前间一看，认得格。认得哪个？两个人当中她认得一个。哪个？这两个人不是旁人，焦定贵交孟定国，上单郸国来请八宝公主格，来路上碰到了格。“啊呀，你不是焦定贵呀？”焦定贵拿眼睛揉揉揩揩，仔细望望：“嫂嫂哇，你带千多女兵上哪去啊？”“叔叔刘庆已经带了你家狄大哥的书信，叫我去帮解围咧。”“啊咿嘎，嫂嫂哇，我堂交老孟也是来请你帮解围格，上西夏国格路途我们两人总熟悉格。我们肇帮你做向导先锋官。”肇焦定贵交孟定国嘎，

两个人走前间来领路，三千女兵后边跟。

我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单讲三千女兵来公主带领之下，来到西夏国头一道城池，杀退番兵，拿七星关夺下来，到乌鸦关不肯耽搁，又拿乌鸦关上番兵杀掉，两关仍然又夺到手来。白鹤关四转总围困格。刘庆家来知会狄青：“哥哥，公主说呱，她来帮你解围了，就是说你蹲城头上望，等到单郸国八宝公主一到，拿城门开开来，走里间对外杀，他们走外间对里间杀，两面夹攻，叫番兵既没得进路，又没得退路。”所以狄青亲自带领官兵，天天来城头上盼望，格天子望见单郸国的旗号，交旁的国家不同，晓得是公主八宝来了格。狄青吩咐手下官兵，再涨饿劲。为底高涨饿劲？饭吃不饱，没得粮草了格，拿关门开开来，放炮三响，所有官兵如同潮水一般全部涌出。肇外间对里杀，里间对外杀，两面夹攻，

杀得人头如瓜滚，血水成河怕杀人。

狄青杀到底高腔调？杀得交八宝公主总背对背，也有辰光面对面总来不及说话，为底高？杠有二十万个人了，翻腔，杀两整天，汤水点子总没得吃。焦定贵交孟定国饿了没得办法，就到格汪塘子捧点杀格人流格血到嘴里点点饥度度命，就杀到这种腔调，杀得人头是堆积如山，可以说是血流成河。杀到最后作孽了，二十万个人了，只多到三千多个哇。天宝将军黑利和扳天将军星星罗海，晓得不对了呱，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还是逃命要紧啊。

两个人急急忙忙就动身，哪肯耽搁去逃生。

八宝公主看见他们溜，“郡马老爷，不能耽搁，现在我们乘胜前进，两个番乌龟要溜了。”肇两人追上去格，狄青交天宝将军黑利打，八宝公主交扳天将军星星罗海来下打。天

宝将军黑利本事确实了当不得，交狄青不推板多少。狄青晓得难以取胜了格，随手拿金刀鬼脸摸出来，对头上一戴，念起三声“无量寿佛”，“呼”，人蹿上来一丈七八尺高。格么，天宝将军黑利打哇打，看见他人一拔长，干高，拿起一定，就被狄青一定唐金刀，骷髅头对旁半间一抛。

单讲到扳天将军晓得不好了格，现在天宝将军黑利总死啦得格，赶紧溜，八宝公主去追。狄青说：“夫人，穷寇莫追，等我来。”他把穿云箭拿出来，照准这个番乌龟扳天将军星星罗海，喊声“嗖”，箭就对准他后得脑高头一戳，只听见扳天将军星星罗海一声怪叫，“啊”，顿时，人就走马高头翻下来格，

尸首撂了尘埃地，魂灵上了枉死城。

多到两三千个人，看见这个腔调么，还蹲堂做底高了？

急急忙忙就动身，哪肯耽搁去逃生。

肇干多人总溜走了格。单讲到格天子狄青，拿八宝公主接到白鹤关内，

夫妻两个讲讲说说多欢乐，喜在眉头笑在心。

狄青有慈悲之意了，一想堂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作孽了，写起书信一封，打发官兵送到黄花关上。黄花关主将就说呱：“我应该写一封回书等狄青晓得，叫他蹲白鹤关上等。”肇赶紧写起告急文书送到和平城内，等狼主千岁晓得，等狼主千岁定夺。狼主千岁得到告急文书，晓得女婿郡马又死啦得格，星星罗海也阵亡啦得格，躁了没得办法，只是蹲杠顿脚，

我国少啦他们两个人，如同砍断擎天柱两根。

不提旁人，我们单讲到，格天子有公主飞龙就说格：“父王啊，

狄青狗贼拿我家郡马老爷丧残生，我要帮他把冤伸。

我家郡马老爷肇一命呜呼归地府，叫我终身靠何人？”

“王女啊，你手无抓鸡之力嘎，你怎得能够去伸到冤，怎得能够去报到仇哇，你千万不要去，现在我要交众位卿家商议，究竟打仗还是献旗咧。”到落么么商议，做下决定来，就是说拿旗献出去，但不过千岁又舍不得。宫娥彩女诡计多端：“千岁啊，我们有办法格，中原人口口声声，要我西夏国献出珍珠烈火旗，但珍珠烈火旗底高腔调，高头底高构成，中原人不曾看见过，他不识得，不如我们连夜伪造起一个假珍珠烈火旗来，等狄青带家去，他们又不晓得真啊假格，带到大邦中原，假使有人识得这个东西，晓得是假格，狄青以假充真，有欺君之罪，等大宋朝仁宗天子恼怒起来么，

拿这狗贼丧残生，少啦冤家对头人。”

狼主千岁一听，果真相信。宫娥彩女大家帮忙，连夜拿假的珍珠烈火旗伪造起来。究竟这真烈火旗底高腔调？它是一尺见方，高头有宝珠来上，总共有五颗宝珠，分别来五处。四个角落高头四颗宝珠，贴平心当中一颗宝珠。四个角落高头有移墨珠、避火珠、离水珠和定风珠，贴平心当中一颗夜明珠。所谓珍珠烈火旗，就是说这旗来水肚里随你浸多少时不湿；放了墨汁肚里随你浸多少时拿上来不黑；随便多大格风，放了杠就风平浪静；放火肚里随你多烧，哪怕烧几年几十年几百年总烧不掉。格究竟新格和旧格有底高区别呢？格么才做格新格，针脚眼是新格，二百八十几年了，针脚眼应该是绣格暗格，再加上五颗珠珠是假格，不发光没有光泽，区别就来这高头。假真珠烈火旗伪造好了，狼主千岁另外又写了降书顺表，答应大邦中原，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又赔偿八小车金银：四车金、四车银，做底高格呢？中原来取珍珠烈火旗，耗费千多军饷，统统也要西夏国赔偿。公主飞龙就说呱：“父王啊，我也要交他们同去献宝。”有宰相度罗空就说格：“公主，你不要去哇，狄青有千多官兵，加上他家夫人八宝干格厉害，你去不得下手呱，不要鸡不曾抓到再蚀拉把米啊。”“我不，我就要去帮我家郡马报仇。”肇她真正要去，乡下人格土话么叫儿大不留爷，没得办法格。“王

女啊，格你真正去么，总不见得就这腔调去啊。”“父王啊，我来犯点丧，我女扮男装，我冒充官兵，帮度罗空度宰相去献金银和珍珠烈火旗。”公主格天子脸上洗拉胭脂花粉，耳朵上探拉金环八宝，穿了男式衣服。人走之前，拿她家天宝将军黑利——郡马老爷格牌位掇出来，烧钱化纸，拜上三拜：“郡马老爷，虽我女流之辈，我一定要帮你伸冤报仇，你阴魂跟我同走哇，我如果到了狄青身边，没得这个胆量杀他格，你阴魂要助我二三分。”跪下来又拜上三拜，随手动身，拿金银降书顺表送到杠是小事，主要是珍珠烈火旗。狄青拿到手望望，又不晓得是假格，虽然八宝公主精通针绣，拿到手看看，也不曾介意，也不曾思量望望是真也是假。官兵们说，我们花干大格精力，打干大格仗，取到这个珍珠烈火旗，它底高腔调，我们大家也要看一看。几万个官兵个个总望过格，总没得哪晓得是假格。格天子拿大兵集中起来，要想家去哇，班师回朝了：“夫人啊，你肇跟我上大邦中原去啊。”“郡马老爷，不瞒你说，我帮你么养到两个儿子，你家也有了下代哇，现在总来我单郸国，要我跟你同家去，看来不符合情理啊。一个兵马大元帅啊，打打仗带一个老婆家去，人家也要笑哇，我好丑是一个国家格公主，就干不值钱跟你同家去啊，你应该回转大邦中原，交过旨意，天牢救出婆婆，请示万岁。我要奉皇圣旨，才上你大邦中原去，拿两个儿子带了去，最后好全家团圆啊。”

狄青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肇拿金银统统装好了，就拿宝贝珍珠烈火旗藏好了摆起来。到格天子动身了，晚夜辰光啊，西夏国格飞龙公主不曾跟宰相度罗空走哇。早先说格，打这个仗，二十万个人，就多到两三千个人，杠尸首多了。这个飞龙公主躲了哪里？常面上她跟来格人同走格，实际上躲了旁半间一个破庙里，到夜了格，看不见了格。可当真中原人打仗就个总不死啊？她背到一具中原官兵的尸首，拿他身上格衣服脱下来，自己穿了身上，冒充中原的官兵，混进了狄青的队伍，几次到了狄青面前，要杀狄青，哪晓又不敢啊，为底高？狄青身边人委该多，所以肇就跟随队伍班师回朝，八宝公主回转单郸国去格，狄青回转大邦中原。

在路行走数日整，三关到了面前呈。

官兵一报，孙秀奸党早已知道，带官兵迎接十里长亭，“狄元帅，狄元帅，你带兵上西夏国去取珍珠烈火旗，现已班师回朝，功劳浩大了。”焦定贵、孟定国跑到他前间说：“狗奸党，你格狗奸党，我们家来搬救兵，你不准我们进关，你情丧也要拿我们捆起来吊起来，等到我们到了皇城里去，

奏于万岁来晓得，你误国奸臣罪不轻。”

狄青朝两个人望望，做做关目，意思是不能交他多说，他是庞洪家女婿啊，言多必失嘎：“孙大人，我们虽然去取旗，受尽风霜之苦，鞍马之功，你来家镇守三关也不容易啊。”“狄元帅，到关内饮酒去吧，我为你们接风洗尘。”“孙大人，你的心意我领了，我要赶紧到金殿去面圣了。”格为底高狄青不蹲杠吃他格酒啊？就防备他酒肚里要下毒药，拿他吃杀得，他靠帮大，他家丈人是西宫国丈啊，所以他赶紧就上了京都皇城。

在路行走数日整，到了皇皇紫金城。

兵马到演武厅歇宿，狄青来到金殿，交过旨意啊，拿珍珠烈火旗捧在手里。万岁就说格：“狄青狄青，你征剿西夏取珍珠烈火旗，现在虽然已经班师回朝家来格，你可曾取到珍珠烈火旗？”“万岁，罪臣我狄青取到了，请你龙目观看。”双手拿旗捧到龙书案桌高头，万岁拿了手里横望竖望：“啊呀，这个东西也说是宝贝，情丧说二百八十五年左右，五代皇帝手里传下来格，就这个东西，底高稀奇啊？”他又不晓得这东西假格，三百文官、二百武官、九卿四相、八大朝臣、穿宫太监、六部官员、宫娥彩女、值殿将军个个总拿了望了，总没得哪晓得这个东西是伪造格。格朝纲当中可有哪个不曾看见这个东西啊？只有一个人，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包文正包黑炭包大人，他不来家，上哪去格？陕西省延安府，开卷就讲到格，格堂

子发生旱灾，他出去救灾格，一着不曾家来，就是说皇城里间除他以外，杠总晓得这个东西已经拿家来格，就是不晓得是假格。万岁拿它当宝贝了，吩咐穿宫太监送到国家宝库房收藏起来，摆起来格，万岁就说呱：“狄青，你征剿西夏去取珍珠烈火旗，现已班师回朝，得到降书顺表，旗又取家来了，你功劳浩大。但是，你身为三军主帅，糊里糊涂错点先锋官，又临阵招亲，你身犯了重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公事要公办，你既有功劳，又有罪过，我看就能呢，孤家也不记你的功，也不记你的罪，功罪两消，也就拉倒，但不过，你家母亲一定从天牢赦出来格。”

狄青听到这一声，谢主隆恩站起身。

老奸党庞洪走前几步，执笏当胸：“启奏我主万岁万岁万岁，微臣有本奏来。”“庞爱卿，有何本章，速速奏上，孤家我洗耳恭听。”“万岁啊，依我微臣看来，狄青取到珍珠烈火旗功劳是小哇，错点先锋官，上单郸国去破坏两国和好，夺关斩将，身为主帅，临阵招亲，罪大恶极，功小罪大，抵消不得。”万岁一想：一国之主，一言吐出，驷马难追，我说过拉倒么就算了，因为我交他沾亲，他是皇亲国戚，因为我是吃狄太后格奶水长大了格，他是狄太后格嫡亲内侄，我也治他格罪了？格万岁没处改口了格，就说：“散朝。”格一散了么就拉倒了，有潞花王千岁，就是狄太后家儿子，拿这个老表么就带到南清宫去了格，拿舅母——狄青家妈妈，走天牢里也带出来格。她格坐牢是假格，实际上是来杠享福嘎，挂个名来杠坐牢，旁人不晓得。带到狄太后家，

狄太后跑到前间一把来背住，内侄连连口内称。

姑嫂两个讲讲，也是抱头大哭嘎，家里赶紧办酒，为狄青接风洗尘。吃吃酒，狄太后娘娘就开口：“王儿啊，万岁封你家表兄多大官资格？”“啊呀，封底高官资格，万岁倒说有功也有罪，抵抵就拉倒格。有庞洪他说，罪大功小，抵消不得格。”“格万岁怎说相嘎？”“万岁也不曾改口，他说散朝就拉倒了。”“庞洪庞洪，得了哇，我娘家就该这滴点根苗了格，我又不曾拿他家小孩抱了撂井里，对我家娘家要干狠毒做底高，就要拿我家这内侄谋算啦得嘎。啊，既然取珍珠烈火旗干大格功劳，他反而说功小罪大，我明朝要亲自到金殿上去，帮我家内侄求个一官半职。”

一夜五更休提表，金鸡三唱又天明。

第二天早起，钟鼓齐鸣，文武百官总来朝驾了。凤阁龙廷九重霄，仁宗皇帝上早朝，文官爬上金銮殿，武官站到牡丹亭。万岁皇开金口，帝露银牙：“各位老贵公、各位老爱卿，有本早奏，无本速速卷帘退朝。”才要退朝散朝哇，皇门官报，说南清宫狄太后娘娘已到。万岁赶紧亲自步下龙廷，御手相搀，御口相称：“啊呀，母后娘娘，你到金殿有底高事情啊？”赶紧赐她锦凳宽坐，龙凤香茶解渴。“皇儿啊，母后来不为旁的事情，我家内侄狄青，可是说上西夏国取珍珠烈火旗家来格？”“是的。”“格你可曾封他多大格官职嘎？”“母后，人家总说论功行赏，他有罪了。”“格有多大格罪啊？”“他错点了先锋官，拿路跑错啦得，上单郸国去破坏两国和好。身为主帅，又临阵招亲，你说罪可小呀？”“皇儿啊，错点先锋官不能怪我家内侄嘎，他问哪个熟悉西夏国路途格，是焦定贵自告奋勇，他说他认得呱，不能怪我家内侄。至于说临阵招亲是为了逃跑哇，不是他真正知法犯法嘎，所以说要封我家内侄官职。”“母后啊，格封他多大官职呀？”“我做母后，我怎好说这个话，他又是我格嫡亲内侄。众位爱卿，你们说究竟我家内侄，也是罪大，也是功大？”格么哪个不拍马屁，不帮狄太后娘娘说话啊，总说她格话了：“太后娘娘啊，取珍珠烈火旗，旁人没得本事去取到哇，总是狄皇亲有本事才取到这个旗了，应该说他功劳很大哇，他格罪过很小，庞太师说格功罪抵消不得，确实不假，功劳远远大于罪过。”“皇儿，你可听见，功劳大，罪小哇。”“听见格，听见格。众位卿家，格究竟可要封他官职嘎？太后娘娘啊，可一定要封他官职？”“一定要封他官职。”“格封他多

大官职嘎？”大家就想：白拾得说说好话格，“封他一个大官职位。格起码要封他一个王位。”“要封到王位，要封到王位，”文武百官大家齐心，异口同音，都说要封到他王位。“皇儿啊，可听见，我家内侄功劳大罪小，应该封到王位了，皇儿你封么。”仁宗皇帝也没得办法嘎，吃她格奶水长大了格，有三年哺乳之恩，肇看了她格面子哇：“狄青狄青，你征剿西夏国取珍珠烈火旗，功劳浩大，乃有功之臣，有功，孤家应该要封。

狄青前来听封赠，平西王之职你当身。

孤家马上拨银子，帮你起平西王王府。”肇去起平西王王府了，银子也拨出去格，文官料理，武官督工，拿平西王府造好了格。狄太后娘娘亲自到平西王府观看，当今万岁送来宝贝，恭贺庆贺他平西王府完工了。格庞洪对这个狄青是恨之人骨嘎，女婿死啦得格，不但仇不曾报得到，弄他去取倒头珍珠烈火旗了，相反他总兵做到平西王王爷千岁了哇：“狄青狄青，老夫在世一天，决不交你罢休。你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要吃无钱酒，只要把工夫守，撞到老夫手，就好交你格狗贼揪，

如果落到我格手，我就不肯容情你当身。”

不提庞洪一落里要寻狄青算头，单讲西夏国飞龙公主。格大家要问，前面这个飞龙公主来杀狄青格，到今朝可曾杀到他呀？

我们讲到飞龙公主跟狄青兵马进关格。按道理她扮格中原人，穿格中原的服装，应该交狄青格大队人马同进来格。因为她走格辰光，把她家丈夫黑利格阴魂带来格，哪晓得她家丈夫黑利格阴魂，不得进我们中原。三关前任总兵杨宗保交他家老子杨六郎，爷儿两个看见这野鬼来了格，格哪肯等他进关了。肇鬼对鬼打架，爷儿两个没得办法，个人就拖黑利一只脚，来杠打鬼架。最后杨六郎一想啊，狄青交这个飞龙公主有一段冤结来下咧，不如就等他阴魂进关么。哪晓得杠起造平西王王府啊，更加杀不到狄青。飞龙公主左思右想：我只有来寻，寻到交这狄青是对头格，交他两人设计，可以拿狄青身丧其命。

只要拿狄青狗贼丧残生，做到一个伸冤报仇人。

究竟可曾到打听到？打听到老奸党庞洪和狄青有杀婿之仇啊。格天子飞龙公主冒充三关总兵孙秀家里格家佣，说有重要书信，要面禀太师。格看门安童不认得她，听见说是姑爷家格家佣，有重要书信要面见太师，赶紧就报，报于老太师庞洪知道。庞洪就说：“安童，有何重要书信，速速呈来我看。”“老太师，请你摒退左右两间格人。”老太师手一舞，两边格人总走了格。飞龙公主不肯耽搁，二次跑到前间双膝跪，太师叫啦好几声：“太师啊，

我也不是张三其别个，飞龙公主我当身。”

老太师说：“你不是我家女婿家家佣啊？”“老太师啊，我不是得嘎，我乃西夏国飞龙公主啊。”“啊呀，公主，你到我大邦中原有何事情啊？”“因为我家哥哥交我家郡马黑利，总是死了狄青手里格，我要为我家哥哥交郡马报仇。我八方打听，打听到你交狄青有杀婿之仇，所以来投靠你格。”“格你怎得来格？”“我穿了你们中原官兵的服装，混进了狄青的队伍。”“啊咿嘎，格你是女格，我一滴点总看不出来么，你身为一个国家的公主，你耳环一探啊，耳环眼总没得，你哪里不曾穿过耳朵，不曾带过耳环？”“太师，你有所不知，我西夏国的女子和大邦中原格女格不同，你们中原人不分高低贵贱，不问是官家女儿，还是布衣草民家女儿，穿耳朵每间只有一个，总共是两个。我们西夏国不是的，我们西夏国分等次格，小家细户人家格女儿穿两个，做到七品知县格人家，就要穿到四个，一间两个，如果做到郡守，他家女儿要穿到几个，要穿到五个，就多一个，一间三个，一间两个。肇如果做到底高朝中大臣、六部官员家格女儿，又高人一等了呱，要穿到七个。像照我金枝玉叶之体格公主，我要穿九个。”“不嘎，我原就问你呢，你格耳朵高头怎没得眼格？”“有眼么，人家晓得我是女格格呢，我哪好蒙混啊？所以我来之前弄胭脂花粉调作皮肤颜色，拿耳环眼一个个总涂了结

打结实，嵌满了格，像皮肤一样格颜色。”老奸党横望竖望，倒是得，一滴点缝总没得。“来啊，公主，我相府里来往人也多，堂块不是你蹲格堂子啊，我送你到南书楼上安身。”

带了公主就动身，哪肯耽搁片时辰。

送到南书楼，格天子吩咐知己之人，贴身安童，弄晚饭送到南书楼把她一吃嘎。他是宰相，批阅全国各地格东西。格天子批阅到了半夜，拿笔对下一搁嘎，“啊呀，我怎不思量到格，今朝日里来了一个飞龙公主，要想行刺狄青，我安排她来南书楼下宿。我家不分细啊大，夫人有六个，哪个值到她哇？虽然边邦之女啊，也有几分姿色，她一心要报杀夫之仇，我不如去交她如此这般这般，

如果今朝夜里能够交她来开心，我少活几年总甘心。”

赶紧连夜来到南书楼，去扛扛门啊，门关格，里间闩格，“公主啊，公主啊。”公主来床上，不曾困着得格，心上就想，我认得这个宰相，不晓几时才杀到狄青？来床上翻来覆去。听见外间有人叫哇，“哪个？”“公主啊，我就是宰相庞洪呢，你起来拿门开开来。”“老太师，男有男淘，女有女伴，男女授受不亲，夜半深更，你究竟来做底高？”“我有话要交你说格。”“你明天亮也好再来说格，我已经困了格，我不开门喽。”“你哨点起来开门，我才间批阅文件，想到一个最好的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可以就拿狄青杀啦得，你好报杀夫之仇了。”因为飞龙公主一心要报杀夫之仇，就不曾加以思考，起来衣裳一披，鞋子一拖，拿门闩一拔。老奸党进去了，翻腔，脱她裤子就想强奸，“美人啊，

今朝交我成美事，我就帮你家丈夫把冤伸。”

飞龙公主心上就想，大邦中原格宰相，怎要做如此事情啊？中原也该败了，但不过他是个男格，我又是女格，又来他家家里，我哪弄得过他咧？“老太师，你只要能够帮我家丈夫伸到冤理到枉，报到仇，我家去做底高咧？我家郡马已经死啦得格，受人滴水之恩，应以涌泉报之，我今年也才二十二岁，我就蹲堂陪伴你一生总好了呢，就算我报答你帮我忙格恩典。”“公主，今朝我就不走，我干咱就要交你配成一伙。”他肇拼命，就拿公主对床上一掀。公主一想，今朝逃脱不了这个狗贼得呱，脸上顿时露出笑容：“老太师，我一个女流之辈，又飞不高跳不远，你几时能够帮我家丈夫报到了仇，我几时就交你同床共枕；你几时杀拉狄青，我几时就交你结为夫妻。我来格辰光带我家丈夫阴魂同来格，我如果不曾报到杀夫之仇，就交你寻欢作乐嘎，我家丈夫来冥府也不瞑目嘎。”“格我帮你拿狄青杀啦得，你要交我成婚匹配了。”“我一言吐出，驷马难追，说出来格话，我总归算数格。”

庞洪又不曾强奸到公主，肇弄了俗气煞得难为情了，稀稀步子出来了格。来到自己书房，心上就想，怎杀到这个狄青咧？他现在是平西王，家里有护家的家将，再加他靠梆干大，南清宫狄太后娘娘是他嫡亲姑母啊，要杀这个狄青，要神不知鬼不觉，要平静，要利落。左思右想，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帮我大忙。户部尚书杨滔，一落里蹲我身边念官职嫌小，要提拔他。他家两个女儿，长女叫杨凤鸾，次女叫杨凤娇，都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美貌无比，是盖世无双。他家长女，杨凤鸾已经出得嫁，把了人家了，把了江西老家名叫张文格人，还有绝色美女杨凤娇不曾出嫁，不如我打发安童，坐夜拿杨滔接得来，如此如此，我只要设计设计，定能拿狄青置于死地。“安童。”“老太师，做底高？”“替我到户部朝房，拿户部尚书杨滔接到我朝房里来，我交他有要事相商。”这个杨滔呢，原来是庞洪提拔上来格，两个合得蛮知己蛮要好格。

格天子听见说庞洪叫他去么，连夜坐轿子倒来了格，庞洪就交他讲：“杨大人，你果嫌官职小？”“原呢，说到今朝，叫你来万岁门口美言几句，提拔我官职，你到今朝又不问我格事情啊？”“来啊，一个大好机会来了格，杨大人啊。”“有底高机会啊？”“你帮我拿这个事情办成了，我包你官连升三职。办不成格，假使走漏了风声，事情败露格，有我庞洪承担，因为

我比你靠帮大哇，我家女儿是万岁最宠爱的西宫娘娘。”“不嘎，究竟底高事情？”“告诉你，狄青这下子征西取珍珠烈火旗，拿郡马天宝将军黑利杀啦得。他家女格飞龙公主，女扮男装，已经混进狄青格队伍，跟到我中原来了格，她要报杀夫之仇。飞龙公主打听到我交狄青是对头，肇寻到我，我拿她安排来南书楼，你今朝坐夜，帮我拿她带家去。”“我拿她带家去做底高？”“你家有二女儿杨凤娇，长了有闭月羞花之貌，拿这个飞龙公主带到你府上去，让你家女儿教她说我们中国话，等到中国话学会了格，由我交你出面，到金殿上保本，就说愿意拿你家女儿杨凤娇终生许配把平西王千岁狄青。肇结婚格天子，叫飞龙公主穿你家女儿格衣服，身藏短刀，到平西王府里。因为八宝公主不来我中原，狄青多时不曾和女人同床共枕，到格天子飞龙公主交他一拜堂，就挨送进洞房，等寻欢作乐格辰光，飞龙公主可以拿他置于死地。只要拿这狄青杀啦得，我包你格官连升三级。”

“老太师，这事情不好弄啊，

如果把太后娘娘来晓得，满门抄斩命难存。”

“杨大人啊，你胆要干小做底高啊？我早先就说得格，事情办成功，包你连升三级，事情败露格，有我庞洪找我家女儿，非关你事半毫分，你说有底高不好？不然你就只好做个户部尚书，一世官职不要想得上来。”杨滔官瘾太大啊，狠狠心肠：“好格，老太师啊，我干咱就拿她带家去，等拿中国话学会了，我就告诉就知会你。”肇夜半深更——

带了飞龙公主就动身，哪肯耽搁转家门。

杨滔家女格是宋氏太太，小姐凤娇身边有四个梅香，春桃、夏荷、秋菊和腊梅，这个杨滔是个忠厚老诚头子啊，格天半夜三更么，拿飞龙公主带家来格，就送到自己女儿楼上，告诉女儿，这个是某某某某人，来跟你学话格。又拿出二百两银子来，送把四个梅香：“梅香啊，走今朝开始，你们就要弄习惯了，看见她要叫她二小姐，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说她是西夏国格飞龙公主啊。”“大人啊，

你有钱把我们分，我们总归于不做声。”

格你家来不做声么哪个晓得她是西夏国飞龙公主啊，这个老诚头子，他家来就直说，肇四个梅香交凤娇小姐总晓得格，今天来格人是西夏国飞龙公主。杨滔来到自己卧室，半夜过后了，又拿这事情告诉夫人宋氏太太。宋氏太太舌头总吓揭出来：“啊咿嘎，官人啊，官职大和小么，只要全家们肚子能够混得饱就好了哇。提到狄青这个人，是大宋朝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官人啊，

你杀啦旁人也微小可，行刺狄青罪不轻。

如果被他家姑母么来晓得，满门抄斩命难存。”

“夫人啊，你不要愁，事情办成了我有官对上升，办不成么有他庞洪负责，又不关我事呢，何乐而不为啊？”“格么，你说得算。”他是一家之主，宋氏太太犟不过他哇。实际上杨滔连夜拿飞龙公主，送到庞洪家去么屁事没得。我也不想升官喽，我不交你烦神，格不就拉倒了格？就是这个人官瘾太大，所以回后惹下连天大祸。格这个飞龙公主究竟来他家小姐楼上学说话学多少时，也不过只有一个月，三十天。一，她一心要报杀夫之仇；二，她也生了聪明伶俐。三十天一满，一口格中原话，没得滴点西夏国格尾音。杨滔格天子告诉庞洪：“妥了呱，妥了呱，现在飞龙公主一口中原话。”“好格呢，现在是早朝，我们到金殿去保本，你先说。”“啊呀，老太师啊，你先说，你就说帮我家女儿做媒。”庞洪老奸巨滑，他抬头有千种计，低头有万种谋，说奸臣他有奸才确实不假。手脚不慢，来到金殿之上，山呼已毕。万岁皇开金口，帝露银牙：“各位老贵公、各位老爱卿，有本早奏，无本速速卷帘退朝。”庞洪来到前间：“万岁，微臣有本奏来。”“庞爱卿，有何本章，速速奏上，孤家我洗耳恭听。”“万岁啊，堂块杨大人家，他家小女名叫凤娇，今年十八岁，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她旁人总

不嫁，她一心一意要嫁把平西王狄青，杨大人又不好意思开口，他托我微臣，帮他家小女做媒，就拿她家小姐终身许配把平西王千岁狄青。”

万岁闻听这一声，龙心喜悦八九分。

“格好格，狄青是皇亲国戚嘎，也可以说是我孤家御弟。我家弟媳又不来大邦中原，我孤家已经打发刘庆和李义，带了我孤家圣旨前往单郸国，去接她们母子三个格，到今朝呢也不曾家来，现在帮他再找一房么，三妻四妾自古有，他又是平西王千岁，不要说两个，就五个六个也不为奇啊，既然如此，再好没得。”狄青赶忙启奏：“万岁，微臣不答应。”“御弟啊，你为底高不答应啊？”“因为我交八宝公主是患难夫妻，我来白鹤关没得她解围，哪有我狄青班师回朝，取到珍珠烈火旗家来。人生在世，不能忘恩负义，如果我再娶一房格话，要等到八宝公主来到我中原，等到她恩准同意，我才能再另娶一房。如果她一天不到我大邦中原，我一天不再娶第二房夫人。”“她家来由我孤家向她解释，爱卿啊，这事情孤家我答应格，就我孤家来做主。但不过杨爱卿，你家女儿为底高一定要把到我家这御弟啊？”肇杨滔开始说话了哇：“万岁，自古至今哪个不爱财，就我杨滔么把女儿要高攀，所以我也要拿女儿把平西王千岁。”“格只好做二房夫人。”“要得好，就做一个小。”“好，既然如此，孤家从中为媒，看到黄道吉日，有宠爱卿作为主婚人，等他们成婚匹配结为夫妻，散朝。”大家总散啦得格，庞洪交杨滔跑到午朝门外间，两人欢喜了，一讲头一掀，就不晓多起劲，头对头，嘴对嘴，两人不晓来杠说底高鬼。

越讲越说多欢乐，如同拾到宝和珍。

杨滔看到了黄道吉日格天子，梅香拿杨凤娇格衣服捧得来，就把飞龙公主穿。拿杨凤娇弄到哪里去？把杨凤娇叫了旁人家去。肇杨凤娇也不晓得格天子，有人代替她去完婚。拿衣服换好了之后，又叫四个梅香陪嫁，杨滔又拿出四百两银子来：“梅香啊，这个银子你们每人一百两，到平西王府去千万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千万不能叫她公主，只能叫她二小姐。”“晓得格，大人啊，哪怕弄刀撬我们格嘴，我们总不说，一口咬定她是我家二小姐杨凤娇。”“好哇，钱拿去分啦得。”肇飞龙公主穿了杨凤娇的衣服，身边藏有短刀，冒充了杨凤娇，坐了八人抬格大轿里间，就要去交狄青成婚匹配，好行刺狄青。

来到平西王府，狄青以为她是杨滔家女儿，和她一拜堂，就挨送进洞房，而且吃过了交杯酒。狄青心上就想：我交单郸国八宝公主，乃是患难夫妻，没有她搭救，我哪有性命回转，我虽然和杨凤娇拜了堂，但是我现在不能和她同床，要等到八宝回来，我和她商议，要得到她批准，我才能和杨凤娇同床共枕。他拿了被对夹肘里一夹，“夫人，只因为我上西夏国取珍珠烈火旗，受了鞍马之劳，身体不大好，不能和你同床共枕啊，我准备到小书房休息，到杠去下宿。我们夫妻日脚长咧，等我身体好了之后，再交你结为鱼水之情。”

假杨凤娇闻听这一声，心中思量八九分。

这个假杨凤娇飞龙公主一听，啊，可保哪走漏了风声？他晓得我不是真正的杨凤娇哇。也不等到她同意，狄青拿被对夹肘里一夹，上小书房去了格。眼睛一鞭，倒有三天，他也不到飞龙公主床里家去。飞龙公主格刀么，一落里圆了身边，格天子没得办法，把刀就拿出来格，摆了哪里格呢？床帮抽盒里。到一个礼拜格腔调，狄青仍然不上卧室，飞龙公主一想，他不宿我身边么我到哪里杀到他了，杀不到他我就报不到杀夫之仇啊。我耳闻到狄青是个孝子，我如此如此设计设计，保证拿这个狗贼就身丧其命。

飞龙公主就动身，拜见婆婆一个人。

跑到狄青家母亲房间，深深一礼，一躬到底。“婆婆在上，媳妇有礼了。”“媳妇啊，不须客气，一旁宽坐。”“婆婆在上，哪有我媳妇的座位。”“媳妇啊，你既来之则安之，一旁宽坐，你有底高话，可是要准备交我讲了呢？”飞龙公主也不曾开口，眼泪就做势抛下来格：“婆婆

啊，王爷千岁也不晓是嫌我容颜丑陋，也不晓哪几桩不称心？”“为底高？可是他对你不好哇？如果对你不好，我马上拿我儿叫得来，我来教训他一顿。”“婆婆啊，自从拜堂格一天子起，堂一个多礼拜喽，他夜里不交我同床共枕不宿做堆。”“啊，格这冤家总困哪里格？”“他说他身体不好，个人夜里宿得书房里格。”“啊呀，这个冤家啊，既然如此，媳妇啊，我们同走。”

假杨凤娇搀住婆婆手，急急忙忙就下楼门。

来到狄青书房，“儿啊。”“母亲啊，你今朝怎到我书房来格？”“儿啊，你太不懂道理了呱，你身体不好，不交她结鱼水之情，我母亲不怪你，而且媳妇也原谅你，你可配个人宿堂书房里来呀？”“啊，母亲啊，我确实身体不好。”“身体不好，也要去宿做堆。走，现在就跟我同跑。”一个手拖儿子，一个手就搀格媳妇。三个人来到狄青的卧室，老太太一想，儿子媳妇年纪轻，作兴要说说笑话嘎些，我不必蹲堂块啊，拿门一带，她就走了格。家里就该这两个人来杠块，飞龙公主早已吩咐陪嫁得来格梅香，拿酒菜备办停当，就摆在他们的卧室。夫妻对坐饮酒，狄青也晓得对不过杨凤娇：“夫人啊，我打你招呼，我不瞒你说，我确实身体欠佳，不能交你同床共枕。我格天子又说得，我们夫妻日脚长来，你可配拿我家妈妈又叫到我杠去？”“千岁啊，我也是没得办法，我夜里个人宿心焦杀得格，我们今朝不如来开怀痛饮，我敬你几杯酒。”狄青心上也有数，今朝不要把她拿酒缠醉了嘎，肇交她同床共枕，我就对不起我家夫人八宝公主，吃酒不是弄滴点大格盅子吃格，大大山海碗。狄青吃多少酒？飞龙公主敬了他三碗酒，真正狄青好吃多少酒，狄青好吃到二十斤酒，但不过飞龙公主不晓他有多大格酒量，吃得三碗酒喽，飞龙公主还劝他吃。狄青做势酒醉，舌头打绞，说话就不入调：“夫人啊，不能再吃格，再吃酒要醉喽。”实际上可醉？实际不醉。“千岁啊，我再敬你一碗酒，祝你飞黄腾达，将来作兴你有九五之尊，可以面南背北。”“夫人啊，你不能瞎说嘎。”飞龙公主就要罚他拿格一碗酒吃下去，狄青当真拿格一碗酒就吃啦得，对台上一伏，做势酒醉困着得格。飞龙公主望望，就该四个梅香来杠，“梅香啊，赶紧帮我做对手哇，千岁贪杯，吃醉了格，帮我扶他到床上休息去吧。”四个人做对手，拿狄青扶到踏板上。狄青又不醉哇，他做势格，做势脚底落撑不动，“哐丧”，人对床上一倒，头来里床，脚来外床，和衣而睡，“梅香，我交千岁要休息格，你们也就各自回转自己的房间嘛。”梅香走了格，她拿门“叭煞”一关，心上就想，我杀狄青格刀，来床梆抽盒里，假使开了抽盒惊动了狄青，他酒一醒我就杀不成他。跑到前间一看，狄青也有三支穿云箭，还有金刀鬼脸摆了杠，啊呀，我听说我家哥哥达麻花，和我的丈夫天宝将军黑利，执掌红泥城格星星罗海扳天将军，总死了这些宝贝高头呱，真正硬打狄青不一定能够取胜。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叭煞”，拿三支穿云箭扳做六段，拿金刀鬼假面具，“叭煞叭煞叭煞”，撕了渣渣烂溶。抬起头来一看，狄青格龙泉宝剑，挂了来格墙高头，她几个哨步跑到前间，“煞拉”，拿剑随手探下来，拿剑鞘“叭塌”一下子掷出去一丈多远。跑到床里家，她格房间底高式样？像干咱人家套间样格，前间吃饭，后间休息，来到后间，跑到踏板上，两个手捧紧了格剑，手总抖杀得，虽然她要杀这个狄青，但毕竟是个女流之辈，胆小哇。撑到踏板上不要做声，抡起一剑么，格狄青死啦得格，哪晓她撑了踏板上，浑身来下抖，就像筛酒。格么你赶紧拿剑对下剁焉，剑捧了手里，撑了狄青床梆身边说：“狄青狄青，你杀害了我的亲夫，我今天报仇来了。”拿格剑“咔煞”，对下一剁。狄青不是酒醉啊，假装格，听见说到这个话，晓得不得了了格，干干头来里床，脚来外床，飞起右脚操起一记，“叭啷”，拿飞龙公主踢出去一丈八尺多远，她手里宝剑也抛啦得格。狄青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说：“什么人竟要行刺我本王？”飞龙公主赶紧爬起来，拿宝剑拾起来，撞到狄青怀里：“狄青狄青，你杀害了我的亲夫，我一定要为他报仇。”嘴说这话，拿宝剑又去剁狄青。狄青来火性头上，不问三七二十一嘎，就从飞龙公主手里拿宝剑夺过来，手起剑

落，“咔嚓”，拿飞龙公主头就杀抛下来格，心上就想：杨滔杨滔你格狗贼，我老子交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为底高你家女儿要来杀我，可是你格老贼指点她来格，做势拿女儿嫁把我，还要来行刺于我。

背了人头就动身，哪肯耽搁赶路程。

拿人头背起来，跑到天井里，对东南楼高头一望，里间人也来下吃酒，灯光通明。哪来下吃酒？焦定贵、孟定国，这两个人一落里就住了狄青家格，狄青拿人头背到书楼高头，“哐丧”一脚，拿门就踢开来格：“不要咶酒了，人总把我杀啦得格。”焦定贵一望，望见狄青手里背格人头来下滴血：“啊呀，哥哥啊，这个哪一个咯，你怎拿她杀啦得格咯？”“二位贤弟，你们不要害怕，这是杨凤娇格头，已经挨我杀啦得格。”“哥哥啊，你交她夫妻道理，你怎无故拿夫人杀啦得，你怎拿王嫂杀啦得做底高咯，人命关天啊。哥哥哇，假使把杨滔晓得格，金殿上间奏一本，你千个残生活不成。”

“两位弟弟，我叫没得办法格，她要杀我，我出于无奈，才拿她置于死地呱。”孟定国也无所谓，焦定贵是个莽夫，他说：“这个狗贼，叫女儿来行刺你了，我送她上娘家去咧。”随手牵来高头大马，带了镔铁大棍，背了假杨凤娇格人头，

急急忙忙就动身，做个通风报信人。

他快马加一鞭，四蹄跑起来一溜烟，跑到哪里？一下子跑到户部尚书杨滔家门口，对杠一站，直把嗓子就喊：“开门开门。”看门安童就说：“哪一个哇？半夜三更涨底高蛤蟆劲。”“老狗头，你可开门啊，我乃是焦定贵，征西回来，封到保国将军，是焦将军。”“你怎干夜格？”“我送你家二小姐回门家来格，啊，你赶紧拿门开开来。”格么，看门老安童当真只当杨凤娇家来格咧，拿门一开，焦定贵不曾进去，拿格人头对里间一掼，“呼噜”，滚出去不晓多远。他把马头一拨，打转走了格。格老安童看门格，看见格东西对里一掼，滚出去蛮远，他不晓当底高咧，赶紧拿个灯笼火叽嘎叽嘎去望格，跑到杠一看，恨不得命总吓断，背起一望，“不不得了了格，二小姐挨他家杀啦得格。”

老安童急急忙忙就动身，报于大人好知闻。

手脚不慢，半夜三更来到杨滔房门口：“大人啊，快快快点起来，不不得了了格。”“奴才，半夜三更，怪声怪气，唉声叹气，有底高不好啊？”“大人啊，人家总说祸事有天能大，只比天大小二分。大人，你哨点起来，二小姐已经挨狄青家杀啦得格，才间焦定贵拿她首级送得来了格。”

杨滔闻听这一声，魂灵总冒到九霄云。

拿门一开，衣裳纽扣总不曾来得及纽，拖鞋搭脚出来了格：“安童啊，我家小女首级来哪里啊？哨点背来把我看看看啊。”老安童随手拿首级背得来，杨滔拿人头背起来望望。上册之中就讲到了呱，杨滔这个人是老诚头子，忠厚老倌，背住格人头，情不自禁，眼泪抛下来了呱：“龙啊，龙啊，你来我家堂也一个月嘎，我对你就像对我家自己女儿一样呱，你果配结婚几天就挨人家杀啦得嘎，

人家总说黄连苦，你比黄连苦三分。

你临死之前，不晓果曾留下底高话柄？”杨滔连夜乘轿子，上庞洪家去，去交庞洪一讲，说人挨杀啦得格，焦定贵拿首级送到我家府上去了格。庞洪一听，恨不得尿总吓出来格：“啊咿嘎，狄青啊，你怎拿人杀啦得格呀？你无故杀妻，身犯了萧何法律。但不过飞龙公主被杀之前，可曾有底高话吐出来？我对你说嘎，杨大人，明朝到金殿上去，狄青肯定要拿杀啦妻子格事情奏于万岁格，你一口咬定，就是你家二小姐杨凤娇，那怕弄刀撬你格嘴，就即使到刑部三法司三拷六问，你总不能说是外国西夏国格飞龙公主。”“格晓得，格我晓得格，我如果说出飞龙公主来，追下根来格句话要连累你太师。”“格既然晓得就好，家去么不要紧

格。”杨滔家去格，当真一夜困得着格？困不着格，心上也盘算了：庞洪他后台大哇，西宫娘娘是他家女儿哇，弄不好我这乌纱帽也要抛咧，不问它，走一步瞧一步。

到第二天早起，五鼓三点，仁宗皇帝坐殿，钟鼓齐鸣么，文武百官总来朝驾了，文官爬上金銮殿，武官站到牡丹亭。我们先讲狄青，格天子来到金殿，“万岁，微臣有本奏来。”“啊呀，御弟啊，你堂完婚才几天，你不在府中陪伴夫人——我的御弟媳，你到堂金殿上来，可有底高重要事情啊？”“万岁啊，不得了了呱，杨滔家女儿杨凤娇许配把我，虽有干多天数，我不曾交她同床共枕。”“为底高，御弟？可是孤家帮你做这个媒人，你不合适，你不欢喜。”“也不是得，因为我交她同了床对不起八宝。我来书房休息格，昨日夜里，她拿我家母亲叫到我书房，拿我硬拖到卧室，交我开怀痛饮，我假装酒醉，她手拿宝剑，要行刺于我，我出于无奈，才拿她腰分两段。但不过她临死之前说格，我杀害了她的亲夫，要为她的丈夫报仇。万岁，现在文武百官总来金殿上，你问问杨滔看，究竟他家这个女儿，可曾把过人家？是不是黄花闺女把我狄青格？她家前夫究竟是哪个？为底高要行刺我微臣？你要帮我问个清楚。”“啊呀，御弟啊，你说她要杀你么，可有底高证据咯？这两个人格事情，不曾有哪旁人看见啊。”“万岁，我有证据。”“你有底高证据啊？”“她毁坏了我的宝贝。”“毁坏你底高宝贝？”“玄帝菩萨赐把我格，三支穿云箭和金刀鬼脸，穿云箭三支被她扳成六段，金刀鬼脸被她撕了渣渣落落，请你龙目观看。”肇拿这两桩东西也把万岁看。万岁一想，这得了咧。庞洪赶忙启奏：“万岁啊，狄皇亲说格，杨凤娇要报杀夫之仇，这个东西死无对证了格。假使穿云箭他自己扳啦得格，金刀鬼脸自己撕啦得格，哪个来做证是杨凤娇弄啦得嘎？”杨滔三把眼泪，四把鼻涕，走前几步说：“万岁啊，我家小女死了委该苦，你要帮她把冤伸。”“杨爱卿啊，孤家问你，你家女儿杨凤娇把狄青，究竟可是黄花闺女，可曾把过人家？”“不曾把过人家，长十八岁不曾有哪个来谈过这婚姻事情，她一定要终身许配把狄皇亲。”“众位爱卿，这是狄青和杨滔家女儿格事情。格么杨凤娇已经死啦得格，这桩案子也不是我孤家蹲金殿上审格了事，交刑部三法司严加审问，如果说狄青无故杀妻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说杨滔家女儿把过人家格，是个二婚，再来许配把狄青，又要行刺狄青，是杨滔教女不严，要杨滔担当罪过。”格叫哪个去审这个案子咧？叫崔信和文彦博这两个人，他们是刑部三法司里间格主脑，只有叫他们两人去审。限他们多少时间？三天。格这怎吊审法了咧？一个是户部尚书，他格靠帮是庞洪；一个是狄皇亲，平西王千岁，他格靠帮是南清宫狄太后娘娘。这个审不像照官府衙门里间好用刑罚，格不能，总有凳坐下来格。审第一场，问到狄青么，狄青就说呱：“二位大人啊，我句句真言，确实他家女儿要报杀夫之仇，我没得办法才拿她杀啦得格。”“杨滔，究竟你家女儿可曾把过人家啊？”“大人啊，我家黄花闺女，交狄青结婚格，从来不曾谈过把旁人格事情。”眼睛一鞭，审上一天，各人说各人格话。第二天仍然再审，和头一天格口供一模一样。第三天又审，审下来，也是差方不多，反正就这个事情，一个说要报杀夫之仇，一个说是黄花闺女把他格。到第四天上金殿见驾，万岁就问：“二位爱卿，狄杨一案，究竟审了底高腔调？”“万岁啊，他们两人格口供总来堂，请你龙目观看。”

万岁拿口供上上下下看完成，掇开龙心火一盆。

“你们二位卿家卿家啊，这桩小小杀人案子，总审不清楚啊。

狄杨一案审不清，枉吃俸禄到如今。

二位爱卿，孤家再赐你们三天时间，如果再审不清楚，拿你们削职为民，回转家中种田去吧。”两个人急得没办法，只是顿脚：“害人了，不好叫旁人审啊，为底高就要叫我们两人审？”眼睛一鞭，又审了两天，就乘明朝一天了格。文彦博就说呱：“崔年兄啊，我们怎倒了八百世里格霉啊，这桩案子么怎叫我们两人审格呀，就明朝一天了格，再审不出来，后朝要家去喽，要挨削职为民了。”躁了没得办法，两个人总眼泪叭嗒。格究竟这个案子果审得清，就

这腔调拉倒啊？

狄杨一案审不清，包公发赈转朝门。

我们单说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包大人，上陕西省延安府去救灾发赈，家来了格，因为他多时不来家，朝纲里有许多格变化，他不晓得。他交一班要好的忠臣牵常来往，你到我朝房相相，我到你朝房散散心，去讲讲朝纲大事。格天子跑到崔信家里，崔信就拿皇城发生格所有事情告诉了包大人；又跑到文彦博家里，文彦博为他不丑，赶紧办了酒，也讲到朝纲里狄杨一案事情。包大人心上就想：万岁做格媒人，庞洪是主婚人，杨滔就要拿女儿把狄青，旁人不把，就要嫁把狄青，狄青杀拉杨凤娇，杨凤娇要报杀夫之仇，“二位年兄，明天等我上朝见驾，我来拿这桩案子接过来，不是我包黑炭说大话，不须三天，保证审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呀，包大人，格你家来接审这个案子么再好没得嘎。”

两位大人闻听这一声，心中欢乐八九分。

第二天早起五鼓三点，圣天子上殿，文武百官都来朝驾。包大人上金殿交过旨意：“万岁，微臣奉皇旨意，上陕西省延安府发赈救灾，现已打转回朝了。”“包爱卿啊，你出朝救灾，前往陕西省延安府，受了风霜之苦，日夜操心劳碌，孤家赐你一月时间，回转朝房，休息去吧。”“万岁，为你万岁担忧，是理所当然，因为食君之禄，担君之忧，我不须休息。我昨日回转到京都皇城，耳闻皇城里出了天大的事情，果是说狄青身为平西王千岁，无故杀死夫人妻子？”“包爱卿，你听哪说这话格？”“我到皇城，一班人就告诉我了格。”“提到这话，文爱卿、崔爱卿，你们狄杨一案审了底高腔调？”“万岁啊，我们确实审不清楚，你就拿我们官职罢啦得么，等我们家去就算喽。”包大人赶忙启奏：“万岁，慢，这桩案子微臣愿意来审问。”“包爱卿，你还是不问这桩案子为好。”“万岁，我微臣一定要问这桩案子，他们二位年兄说审不清楚，我不须三日，保证审了清清楚楚，保证审了明明白白。”“好好好好好，爱卿啊，我晓得你能日断阳夜断阴，我拿这桩案子就把你爱卿去严加审问。”一班忠臣一听，肇妥了格，这个事情肇能水落石出格。庞洪交杨滔两人你望我，我望望你，一想，不得了了呱，包黑炭审这桩案子么，就怕要审出来，假使审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怎得了咧？

不提两个人担心害怕，我们单讲格天子包公就拿杨滔交狄青带家去审。他不放刑部大堂去审，他带到他家里去审。先问杨滔：“杨滔，你家女儿杨凤娇，究竟果是许配把狄青格？”“是得，不曾嫁过旁人。不曾嫁过。”“当真啊？”“当真。”“好。”“狄青，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虽然我交你合得知己要好，但公事公办，你为底高无故杀妻？从实讲来。”我们讲经不必重三倒四，狄青就拿格天子夜里发生格事情，告诉包大人。包公拿他们格口供画过押，双方总画过押得格。“二位大人，我审案子交旁人不同，你们二位大人总不要家去，都在我包公的朝房下宿。”格包公为底高不等他们家去？狄青家去不关事，就愁这个杨滔家去，要交庞洪再商议对策，回头这个事情就难办了格。等到把他们两个人总带走了格，包公吩咐：“张龙、赵虎你们两个人，赶紧帮我上狄青家去，打听打听，杨滔家可曾有梅香陪嫁，如有梅香陪嫁，就说我包大人请她们到我朝房来一趟。”跑到狄青家一打听，说四个梅香陪嫁来格咧，有春桃、夏荷、秋菊和腊梅，说：“梅香，我家包大人有请了，请你们去一趟。”四个梅香来杠做关目，意思说，随他怎呢，我们不能说她是飞龙公主。

四个梅香就动身，包公朝房面前呈。

四个梅香赶紧拜见包大人，包大人对她们客气了：“梅香啊，你们不须客气，格么你家二小姐死啦得格，我也比较同情，叫你们来问问情况。”“包大人啊，格有话你尽问。”“你叫底高？”“我叫春桃。”“你呢？”“我叫夏荷。”“你呢？”“我叫秋菊。”“还有你呢？”“我叫腊梅。”包大人问：“小姐对你们可好哇？”“小姐对我们好咧，就像嫡亲姐妹道理干好咧。”“你们四个梅香说说看，究竟你家小姐杨凤娇，格天子被杀格晚上，你们可在场啊？”“我们总不在

场。格他们小夫小妻讲讲说说，稀奇，我们蹲杠做底高咯？我们一个总不在场。”“张龙、赵虎替我拿春桃夏荷秋菊腊梅，每人关在一处地方，我一个个要来严加审问。”“是！”

肇拿她们隔离审问，先审春桃，春桃最大：“春桃，才间四个人来做堆，我不对你怎呢，你最大，你脑子最聪明，你要从实讲来。今天我问你，你家大人养几位小姐？”“我家大人总共养两个女儿。”“胡说，我已经审了你家大人喽，他口口声声说养三个女儿，你怎好说就养两个？”“啊啊，他自己养多少女儿他总不晓得？大人啊，我们来他家干多年代喽，他家一着就两个小姐，倒哪里有三个格呀？”“当真就两个啊？”“当真就两个。”“你家大小姐叫底高？”“叫杨凤鸾，二小姐叫杨凤娇。”“我晓得格，你家大小姐已经出嫁了格。”“对格，嫁在江西老家，我家姑爷叫张文。”“春桃，杨凤娇要行刺狄青，杀狄青之前，她说要报杀夫之仇。我估计，你家大姑爷张文，已经挨狄青杀啦得格。结婚格天子，你家大姑娘杨凤鸾，冒充了二小姐杨凤娇上狄王千岁家去成婚匹配，到两人同床共枕格辰光，她要杀狄青，她要报杀夫之仇啊，究竟我猜了可对啊？”“我家姑爷不曾死，他来江西，脸上红扑扑，颈项里肉掇掇，他几咱死嘎？”“不曾死啊。格不曾死究竟哪个要报杀夫之仇？格个结婚格究竟可是杨凤娇二小姐啊？”“是得。”“是得嘎。张龙、赵虎，不把点颜色她看看，她不晓得我包拯的厉害。来呀，夹棍侍候。”“是。”夹棍拿得来格，拿起来一夹，像杀猪格叫喊，她哪吃得消咯：“大人啊，

你今朝高抬贵手饶饶我哇，饶恕我一条命残生。”

“饶你可以。格么去结婚格究竟果是杨凤娇二小姐啊？”“大人啊，你今朝只要高抬贵手，

饶赦我一条残生命啊，我情愿拿事情说分明。”

包大人瞄眼睛喽，赶紧叫夹棍不要用喽。“春桃，你说嘎，究竟去结婚格是哪个哇，要报杀夫之仇哇，可是你家大小姐杨凤鸾啊？”“不是得。”“格究竟哪个啊？”没得办法格，自己也要命了，吃不消，人总痛杀得格，她肇就告诉他喽：“包大人啊，一个多月之前，我家老大入坐夜家来，带了一位绝色体面格小姐打转。来到朝房，他告诉我们四个梅香说，格小姐是西夏国格飞龙公主，要来报杀夫之仇，今朝来跟小姐学得说中国话格。只一个月，哪晓公主拿话倒学会了格，肇我家大人交庞洪金殿上奏本，要拿小姐终身许配把狄王千岁。到结婚格天子，拿格二小姐就圆啦得了，由飞龙公主穿了我家小姐的衣服，身藏了短刀，准备到狄王千岁交她寻欢作乐格辰光，好行刺于他。”“春桃，等你这样说起来，格杀狄青格是西夏国飞龙公主，她要报杀夫之仇啊？”“正是。”随手拿她格口供，把她签过字画过押，又去审夏荷。夏荷上来也不肯说嘎，也弄夹棍一夹，吃不消了格，也说出来格，口供一模一样格。秋菊她抵死不招，上脑箍，脑油总对外灑，脑箍箍了她格骷髅头啊，脑油走四转哒啦哒啦对下流，没得办法，也招出来格。到腊梅，腊梅最小，背不起来刮，也说出来格。四个人格口供拿起来一对照，完全一致，都说是西夏国飞龙公主。拿四个人统一地带得来。“春桃、夏荷、秋菊、腊梅，现在我包大人问你们，你家假二小姐尸首究竟来哪堂子？”“包大人啊，万岁出得旨意，说不问怎呢，反正交狄青拜过堂格，在堂他家人，死了他家鬼。万岁打发殿官拿飞龙公主格首级，又背到狄青家去了格，叫狄青家买了棺木，拿她收尸入殓，现在棺木就停放了狄王千岁家。”“好哇，既然如此，我包大人心上有数了格。张龙、赵虎啊，替我上杨滔家去啊，拿小姐去骗得来。你们千万不能说，陪嫁上狄青家去格四个梅香，把我包公带来审了格，你们千万千万不能做声。就说她家老子杨滔干咱拿一情二节总交代出来格，只要你去对下子证，她家老子说格话可确实。”

张龙赵虎就动身，去请小姐一个人。

来到朝房门口，杠对里一报，宋氏太太知道。宋氏太太就说呱：“包大人吩咐张龙赵虎来，不晓望小姐有底高事情了？”拿小姐叫得来格。“儿啊，包大人说请你去一趟咧。”“母亲

啊，去做底高咯？”“我也不晓得。”张龙赵虎就说格：“小姐，你不要害怕，你家父亲交狄青杀人格案子啊，包大人已经审出来格，你家父亲也交代出来格，就叫你去做下子证。”“好格。格既然我家爹爹总交出来么，我去也不关事。”

跟张龙赵虎就动身，哪肯耽搁赶路程。

一来来到包公府内。小姐底高腔调？小姐是面带愁容。

小姐双膝来跪下，包大人连连口内称。

“小姐，你不须客气，你家老子干大年纪做这个没头格事情啊，他总承认出来格。来，你拿事情从前到后，一情二节，倒也说把我包大人听听看。”小姐肇就说呱，格她认为她家老子总招出来格，肇从头上说到尾上。我们讲经不必重复，杠块红笔师爷、黑笔师爷做下记录来。肇把她签过字画个押来，“小姐，你今朝不要家去啊，明朝我要大开中门，当大家格面来审理这桩案子。”“我不，我要家去咧，我家母亲来家盼望咧。”“我早已打发人去对你家母亲说好了格，你今朝不家去，就来我包公堂暂宿一夜。”包公拿小姐也留了杠块格。到第二天一早，打发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满街敲鼓蹲下叫：“大家总去望，包大人审理狄青交杨滔这桩杀人案子了哇，你们大家总去看啊。”格听见说包公审案么，大家总去看，看格人，人头上垛人，多了。

但讲到包公，格天子不肯耽搁，拍动惊堂木高喊一声：“升堂”。衙役呐喊助威：“威武！”手脚不慢，拿杨滔和狄青全部带上。“今朝就先审狄青，狄青，你身为平西王千岁，无故杀妻，你知罪不知罪啊？”狄青双膝来跪下：“大人啊，

格人家总说世上没得冤枉事，我这件冤枉海能深。”

“狄青，现在证据确实，你还有底高话好讲啊？”“大人啊，你有底高证据？”“杨滔口口声声说，他家黄花闺女嫁把你家格，不曾把过人家，哪里有前夫啊，你为底高无故拿她杀啦得嘎？”“大人啊，我确实是冤枉格，我结婚几天总不交她宿做堆，是我家妈妈硬拿我背了去格。她交我开怀痛饮，又毁啦我格宝贝，她要报杀夫之仇拿宝剑杀我，我没得办法才拿她杀啦得格咧。”“可当真？”“当真格。”“杨大人，我问问你看，你家杨凤娇可是终身许配把狄青格？”“格也有假了，女儿也好伪造了？”“张龙、赵虎替我拿春桃、夏荷、秋菊、腊梅带上公堂。”“是。”四个梅香手脚不慢，来到公堂之上，四个梅香来跪下说：“包大人饶恕我当身。”“杨滔，你望望这四个梅香，你可认得嘎？”杨滔望望四个梅香，他万万不曾思量到，黑炭拿四个梅香弄得来审啊。“大人啊，我认得格，这是我家陪嫁上狄青家去格四个梅香。”“你认得格呢？”“我认得格。”“春桃、夏荷、秋菊、腊梅你们说说看，究竟可是你家二小姐上狄青家去结婚嘎？”四个梅香望望杨滔，意思上说我们也要要命咧：“大人啊，我们说把你听。”肇走头上说到尾上，交昨日审格口供一样格。“杨滔，你还有底高话说嘎？”“啊呀，包大人啊，这四个人，是我家陪嫁去格，是受狄青买嘱格，她们当然帮狄青说话啊，我家女儿死了冤枉了。大人啊，

我家杨凤娇小姐死了委该苦啊，要望你大人啊把冤伸。”

“杨大人啊，你家二小姐真死啦得格？”“当真死啦得格。”“张龙赵虎替我拿格个小姐叫出来。”张龙、赵虎随手拿小姐带到公堂。“杨大人，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小姐你可认得嘎？”杨滔眼睛睁开对前间一看，命总吓断。心中想：不不不得了了格，包黑炭坏咧，拿我家女儿总弄得来格。

单讲到小姐，

跑到杨滔门口双膝跪，父亲也叫啦两三声。

包大人就说格：“来呀，杨大人啊，究竟这个小姐你可认得嘎？”“包大人啊，我认得格。”“这哪一个啊？”“我家二小姐凤娇啊。”“你家二小姐凤娇不是把狄青杀啦得嘎，你家倒有两

个二小姐来啊?”

杨滔闻听这一声，默默无语不做声。

小姐一听，心中想：不得了了呱，包大人骗我呱，我家父亲不曾承认不曾交代哇，我上了包大人格当哇。小姐赶紧双膝跪，包大人连连叫几声，小姐喊声：“大人啊，

这个不关我家父亲格事啊，总是庞洪奸党丧良心。

庞洪狗贼坑害我家爹爹人一个哇，不怪我家爹爹一个人。

大人啊，你高抬贵手饶恕我家爹爹命残生啊，我黄土盖面也不忘恩。”

“小姐，你不要难过，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怪你家老子没得头，听信庞洪格话，弄到如此地步。小姐，你家去啊。”小姐随手走了格。“杨大人，现在证据确实，你还有底高话说嘎？”“包大人啊，你说说看，我家家里无孔吆吆倒哪里有个飞龙公主？”“不嘎，你家女儿总承认了格，你还有底高话说。好，等你再赖一天，明朝看我可有办法对你。”第二天早朝，包公亲自来到金殿，启奏圣上，要求赐皇命圣旨，上狄青家去开棺验尸。万岁准本，赐他圣旨一道。包公拿狄青、杨滔带到狄青家家里，吩咐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拿棺材盖子弄开来，一望，一个女子对下一困，望啊望，望啊望，可有底高东西作为证据她是外国人？旁的看不出来，前回我们讲到格，她格耳朵高头有九个耳环眼，可是弄胭脂花粉调做皮肤颜色，嵌紧了塌满了肚里格，看不出有洞来上。格一死几天喽，血脉不动了格，塌个粉水份多，格血脉不走么她这个粉可要干咯，一干啊，格耳朵高头格鬼鬼大格眼眼四转总崩璺，稀缝了格，轻轻一颤啊，这个干粉调格腻子总抛啦得格，九个耳环眼眼总露出来格。“杨滔，我看这个是飞龙公主不错么。”“你有底高证据啊？”“你来望，你不见棺材你不掉泪啊。我们中原女格，穿耳朵穿两个耳环，有两个眼来高头。堂有九个耳环眼，你说不是外国的飞龙公主，也会是哪一个哇？”

杨滔闻听这一声，三魂吓得少二魂。

“杨滔，你还有底高话说嘎？肇可赖咧，可是你家二女儿去结婚嘎？”赶紧拿杨滔、狄青带到公堂，肇两人口供录下来格。格天子奏于万岁，万岁拿这个口供，

上上下下看完成，掇开龙心火一盆。

万岁大发雷霆，拍动震山河：“杨滔，杨滔哇，你身为户部尚书，坑害国家栋梁，平西王千岁狄青乃是孤家的御弟，孤家肩头上担子千斤重，他恨不得帮我挑八百斤咧，你该当何罪？”

杨滔跪了金殿上，冤枉喊了不绝声。

杨滔喊声：“万岁啊，

人家总说世上没得冤枉事，我这件冤枉海能深。”

“现在证据确实，已经录下你的口供，你还讲冤枉，究竟冤在何处？”“万岁啊，

这个也不关我格事，庞太师他是主媒人。”

庞洪闻听这一声，魂灵总冒到九霄云。

庞洪一跳八丈高，来到杨滔面前，执指一指：“你狗贼杨滔杨滔，我交你今世无冤前世无仇，你自己要拿女儿许配把狄青，拿飞龙公主冒充你家女儿，最后飞龙公主好送你一笔银子，等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对家一坐，不要愁肚里饿，银子又用不掉，你得了她格钱财，用飞龙公主代替你家女儿去结婚。现在你拿事情推到我头上来做底高啊。依我性子，今朝我打死你格狗贼。”格万岁当然听国丈格话啊，哪听杨滔格话咯，西宫娘娘庞赛花是他最宠爱的妃子。万岁一想：虽然杨滔说这个话，庞洪赖了干干净净，当真我孤家心上没数啊，只因为他是西宫国丈，我孤家不好意思对他怎呢，如果今朝拿杨滔杀啦得，就要连累到西宫国丈：“杨滔，孤家念你初犯，所以呢今天暂且饶恕于你，如果以后再有这种情况

况，孤家决不宽饶于你，散朝。”文武百官总解散啦得格，也不曾对庞洪怎呢，也不曾对杨滔怎呢。如果对了杨滔么，就要关到庞洪格事。来到午朝门外间，庞洪一把背住包公格手：“包大人啊，这下子你吃得大苦了哇，审理格狄杨案子，弄了你焦头烂额，几夜总不曾困到好觉，对不起你哇，再做坏事格人总挨杀头杀啦得呱。”包公心上难过了，手指头举到庞洪脸上：“狗奸贼，你狗奸贼，万岁认为杨滔说格话错嘎，我又认为他说格话错了？万岁做媒哇，你是主婚人，你当我不晓得，你当这事情交你拉倒了嘎，等到我回转朝房，拿这个事情从前到后写起本章来，你当就不治你们格罪了嘎？”“好格呢，包大人，我身为西宫国丈，我倒怕你翻底高腔来？”“好，庞洪庞洪，三天过后，看我包拯可把点颜色你看看。”

包公回转到朝房，就拟起一道本章来，就拿这个飞龙公主到中国来，怎样怎样，拿他们格罪，重新要定。怎呢定？一，狄青，飞龙公主女扮男装混进你格队伍，你总不晓得，有失察检点之罪。二，你当今万岁，为一国之主，有道明君，应该要明察秋毫，你身为一个媒人，不到现场看一看，究竟结婚天子，可是杨凤娇上格轿？你也不曾去望，你也有失察检点之过。三，杨滔听信庞洪之言，要坑害狄青，要拿他身丧其命，必须伏罪。四，庞洪指使杨滔坑害国家忠良，作为主谋，要凌迟碎剐。到第二天早起，万岁问：“可有哪个有本奏来？”包公赶忙启奏：“万岁，微臣有本奏。”“包爱卿，你发赈家来，又审理狄杨一案，已经够辛苦了格，你也有底高本章奏了？”“万岁，请你龙目观看。”万岁就拿包公拟格本章，

上上下下看完成，腹中思量八九分。

“包爱卿，倒不好了呱，你作为一个臣子，也好定我孤家格罪来，我们大宋朝法律，是我孤家制订格，你怎好拿罪定到我头上来？”“万岁，你格罪可以赦免格。”“格旁人格罪么？”“旁人格罪不好赦免。”“胡说，法律是孤家订格，孤家罪可以赦免。臣子格罪也就可以赦免，君无罪，臣也就无罪，统统赦免，散朝去吧。”

包公闻听这一声，可要气死又还魂。

来到午朝门外间，庞洪又背住包公：“包大人啊，今朝总好格呢，你心上总欢喜格呢。”

包公闻听这一声，躁到死处又还魂。

“庞洪，庞洪奸贼，你记好了我包拯一句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迟与来早，我们骑驴看剧本，走着瞧吧。”各人回转各人格朝房。

我们单讲到小姐杨凤娇，格天子家去了格，想想，一夜总不曾困得着格，老子哪有脸面再蹲皇城为官啊？我也没有脸面再见亲朋好友诸亲六眷啊。罢了罢了哇，阳日三间日子我也不愿过，我来悬梁高挂丧残生。她肇随手磨起浓墨，来墙高头写起四句话来，然后拿梳妆台拖出来，上间放张杌凳，站到杌凳高头去，弄丝鸾带做起个相思扣牛吃糠活络结来，拿头对下钻上几趟，又缩出来几趟，说生怕生死怕死，

圈子外间是天堂路，圈子里间是鬼门关。

小姐临死之前，是哭得死去活来。小姐哭泪喊声：“父母双亲啊，

小姐我今朝来绣楼上间要丧残生，你们父母双亲也不知闻。

你们白白险养到我十八岁，我也做不到养老送终人。

我们来阳日三间再也会不到，只好三更梦里会鬼魂。”

小姐狠狠心肠，拿头对圈子里一攻，脚底拿杌凳一踢“乓碰”，杌凳倒啦得格。小姐脚底落也腾了空喽，小姐吊做底高腔调？作孽了，颈项里收陷下去，舌头吊塌出来，眼睛总勒暴出来。可怜啊，小姐来绣楼上间——

呜呼哀哉丧残生，果比黄连苦三分。

梅香送茶把小姐格，叫上几声，也不开门，晓得不好，赶紧拿安童哥哥叫得来，拿门冲开来一看，命总吓断。拿小姐走上间放下来，手到心口头一摸，哪晓心脏也不跳了格，

喉咙口断了来往气，早已命断丧残生。

赶紧就报，报于杨滔家夫妻两个知道：“大人啊，主母太太你们快点去，不不得了了格，小姐自寻短径吊杀得格。”

夫妻两个闻听这一声，如同五雷击脑门。

杨滔心上有数格，脑壳来下轰隆，哪敢去望女儿咯，不敢去了呱，心上担惊害怕了，不是我做这个事情么，女儿不到这个腔调哇。宋氏太太随手拿杨滔拖到女儿格卧室绣楼上间，

夫妻两个只是哭来只是滚啊，果要哭死又还魂。

宋氏太太喊声：“心肝女儿啊，

年纪轻轻就轻生，果比黄连苦三分。”

杨滔喊声：“女儿哇，

只怪你家爹爹昏了格头啊，你今朝才到能功程。”

不提夫妻两个悲泪啼哭，单讲梅香来格墙高头望啊望，有四句话写了杠，梅香眼乌珠漆黑，一个字总不识得。“大人啊，你望啊，小姐临死之前，也有几句话写了堂块。”杨滔赶紧拿眼泪揩揩，回过背来一望，格墙高头写格底高？

“女儿未报养育恩，谁知养虎又伤身。

从今难见爹娘面，一命呜呼丧残生。”

宋氏太太一把背住杨滔格领宗，钩起一个耳光子，一个耳光子不轻，少说点八九十斤，“狗贼啊，

总是你格狗贼心良坏，女儿今朝才到能功程。”

杨滔挨一打，对杠一钉，一句话总不敢说得格，买了棺木，拿小姐收尸入殓。格天子杨滔就说呱：“夫人啊，千怪我来万怪我，总怪我一时昏了格头，听信了庞洪之言，虽然万岁看了庞洪格面子，不曾拿我怎呢。依包大人要拿我身丧其命，你说我哪有脸面上殿见驾？到午朝门口，背后头人家总指指点点说我，我也蹲堂做底高官啊？人家总说无官一身轻，我也不蹲皇城里了，不如叫起车子，我们拿小姐棺木送回家乡，

京都皇城不好蹲，就到老家去安身。”

杨滔格天子辞皇别驾，得到万岁恩准。因为万岁晓得他格，没得面孔再蹲堂做官喽，就准了他格本，等他家一家门家去格。这部忠孝宝卷《五虎平西》高头，肇就讲不到这个人了格，因为他家肇总家去格，死格么死啦得格。

我们单讲到万岁，格天子就想：西夏国，西夏国，虽然说珍珠烈火旗已经献出来格，果配又弄飞龙公主来行刺我家御弟狄青啊？来果曾杀到他？自己一条命倒送啦得。看看你西夏国，挨我中原打了么也作孽，死啦干多格人，损兵折将，又耗费啦干多银子，我孤家倒有慈悲之心，吩咐殿官不能耽搁，“替我孤家到狄王千岁家里去，拿飞龙公主尸首挖出来，用松枝桃材架起来，拿她尸首焚化烧啦得。”万岁开口，殿官动身，就到狄王千岁家拿棺材抬出来，拿尸首挖出来，弄松枝桃材架起来，拿她尸首烧啦得，弄骨灰装进匣子之内，打发镇国将军爬山虎张忠，拿她格骨灰送到西夏国去，等飞龙公主也有个家乡份。不送这个骨灰去，这部忠孝宝卷，可以说到此结束，就因为送了这个骨灰，又惹下了连天大祸。

我们单讲张忠，来到西夏国。西夏国番后娘娘、狼主千岁看见自己公主的骨灰后放声大哭，哭得死去活来。仁宗皇帝也有封书信带过去格，说底高呢？就是说你西夏国肇不要来交我烦神喽，随你用底高办法，想出底高计策来，不要想到中原来杀到我家御弟狄青格，你们以下犯上，如同叛逆，从今向后，还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两国和好就算喽。格写了这个书信，注了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格。信高头而且也写到了，虽然找到了狄青格对头庞洪，你

家女儿还是不曾得成功，最后还是挨杀啦得，就该这干大好处来堂。番后娘娘交千岁讲讲，“狄青来中原也有对头，我们不如再请这个人帮忙，人无好处哪肯早起，送他宝贝。”拿宝库房开开来，拿出几桩宝贝来，有醒酒珠、醉仙塔、玻璃盏、月华镜。这些东西有底高用呢？这个玻璃盏是吃酒格酒盅，平常放杠不关事，只要拿酒对下一倒，肚里唱歌，来下跳舞。月华镜有底高用？假使坐夜吃酒不点灯，这个月华镜对杠一放，就像天上格亮月干亮，没得二样。醉仙塔起底高作用？你哪怕是一盅水，只要倒上去走这个塔顶高头流到底落，就是好好格酒。格一吃醉了再怎弄咧？有醒酒珠就不关事，只要拿这粒醒酒珠对你嘴里一放，顶多不超过十秒钟，人就苏醒过来，交不曾吃酒一样格。这四桩宝贝随手拿出来格，随手打发长胜将军秃狼牙：“秃爱卿啊，我家王女，我家王儿，我家郡马和许多大将，都死在狄青狗贼手里。仁宗皇帝书信高头说格，我家王女去报杀夫之仇，找到了狄青格对头是庞洪，你赶紧上中原去，拿这个宝贝四桩，送把宰相庞洪，告诉他，狄青取家去格珍珠烈火旗是假格，等仁宗皇帝好拿狄青杀啦得，我家就算报到了仇。”“格我几咱去咧，千岁啊？”“你今朝就要动身。”“格我到底高辰光才好家来咧？”“狄青一天不死，你一天不好家来，狄青几咱死啦得，你几时才好回转我西夏国。”

秃狼牙闻听这一声，带了宝贝就动身。

我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单讲他格天子来到三关，叫关官报，报于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三关总兵孙秀知道。孙秀就说格：“你既是西夏国长胜将军秃狼牙，到我大邦中原有何事情啊？”“我到中原来进贡格。”“格既然进贡，爬山虎张忠才走西夏家来格，不好把他带家来？”“大人啊，如果宝贝把他张忠带家来，显示了我们西夏国对你大邦中原不尊敬，所以狼主千岁特地派我专程拿宝贝进贡到中原来格。”孙秀就不曾多加盘问，就放秃狼牙进了关。来到京都皇城，八方打听，找到了庞洪的朝房，拿宝贝四桩 附加狼主千岁一封书信，就把庞洪一看。庞洪又拿四桩宝贝验收过了说：“倒是好咧，倒是好咧，秃将军啊，你家狼主千岁送干多宝贝把我，可有旁的底高事情啊？书信高头只说有宝贝送把我，可有底高事情请我帮忙啊？”“太师啊，我家郡马老爷和太子千岁还有公主，总是死了狄青手里格。”“格我晓得格。”“你晓得格呢，要请你帮报仇了。”“格我怎能够报到仇咯？”“我告诉你一桩事情，由狄青上次取家来格珍珠烈火旗是假呱，不是真格呢。”“啊，假呱？”“老太师啊，真格珍珠烈火旗是一尺见方，高头五颗宝珠，四个角落高头是四粒宝珠，有移墨珠、定风珠、离水珠、避火球，中间一粒是夜明珠，是我们西夏国五代狼主千岁手里所传，达二百八十五年左右的历史，针脚眼是绣格暗策策格。他拿家来格是连夜伪造格新格，针脚眼都是新的，而且高头五颗珠珠都是假格，不发光没有光泽，你只要到金殿上去面圣，拿这个事情奏于万岁，仁宗皇帝肯定要拿他杀啦得。

只要等到狄青狗贼丧残生，好帮我国公主把冤伸。”

大奸党一听说：“狄青狄青啊，这下子就是命交阎王合长，你难逃一死了。”这老贼恶格，心上就想：珍珠烈火旗拿家来格辰光，老夫我也亲眼看见过格，我也望过这个东西格，我又不曾说是假格，我又不晓得，我假使明朝早朝到金殿面圣，团推估估说这东西假格，万岁假使问我，你怎晓得是假格格？格我得了来？我说底高，我不如来如此如此设计设计，我没得办法，总有一个人有办法格。

庞洪狗贼站起身，西宫到了面前呈。

他上哪去哇？上西宫去找庞赛花他家女儿。格女儿看见老子来么，赶紧为他弄起酒菜来。“女儿啊，来堂块按道理你是君我是臣，你上我娘家去我是老子你是我格女儿，想想么你们姐妹三个，只有两位丈夫，一个做了万岁，一个是三关总兵，兵部尚书，还一个就被狄青杀啦得格。”“爹爹啊，格死总死啦得格，人死不得复生，草枯了才得逢春，死啦得么有底

高办法格？”“格你就不想报仇啊？”“爹爹啊，狄青不是一般格人啊，扳不倒他哇，他是平西王千岁，南清宫狄太后娘娘格内侄，我没得办法，我确实扳不倒这个人。”“女儿啊，有一个办法格呢，叫他定死无疑。”“爹爹啊，有底高办法？”“他上西夏国取家来格珍珠烈火旗是假格。”“你怎晓得格？”“万岁打发张忠拿飞龙公主骨灰送家去，现在西夏国长胜将军送四样宝贝把我父亲，他说珍珠烈火旗假格，只要去面圣，狄青就没得命了格。”“爹爹啊，这个旗可当真假格咯？”“假格。它这个历时几百年格东西，没得干新，五颗珠么总是假格。”“爹爹啊，真是假格，女儿我就有办法，可以报到仇了，万岁马上要来格。”庞洪赶紧就走，“女儿啊，这个事情你要交万岁说了，旗假格。”“晓得格，你哨点走。”庞洪前脚走出门，万岁后脚就进了宫。

夫妻就对坐饮酒，耕田寻耙，吃酒寻话。西宫娘娘庞赛花就说：“万岁，你天天操劳国家大事，现在四海升平八方太平，总好了哪些人来下帮忙啊？”“美人啊，我告诉你听，现在是文有忠良，武有能将，所以国家才得干格太平，干格安宁格。我们不要说旁人，就说孤家格御弟，南清宫狄太后娘娘我家母后格嫡亲内侄狄青，年纪又轻，武艺又精，可以说这个人，是我孤家的耳目大臣，孤家肩头上担子千斤重，他恨不得帮我挑拉八百斤咧，我做皇帝万岁，只要挑二百斤。”“万岁，提到狄皇亲狄爱卿，我臣妾耳闻到他上西夏国去取了珍珠烈火旗。”“对格对格对格。”“这个是国家格宝贝，我也不曾看见这个旗究竟底高腔调？”“啊，美人啊，你要看呢，我马上打发人去拿得来。”打发宫娥彩女么，去把珍珠烈火旗拿来格，“美人啊，珍珠烈火旗拿来格，你望望看，这东西倒是来事咧。”庞赛花拿了手里横看竖看，横望竖望说：“万岁啊，这个旗是假呱？”“啊，怎得假格咯？”“万岁，臣妾我十三岁就欢喜刺绣，一着到现在为止，既然人家是镇国之宝，二百八十五年左右历史，底高东西收了家干多年代还干格新法子啊？这个针脚眼是新格，应该说这个东西才做格。”万岁也拿起来又望望，“对呱，这个东西不像二三十年格腔调哇。美人啊，明朝我到金殿上一定要问个清楚，究竟真格上哪里去了格？”“万岁啊，狄青现在来金殿之上，是德高望重，哪个不帮他说话啊，靠柳又干大，就即使是假格，真格把他谋占啦得格，他抽龙换凤，移花接木，谋占了真国宝，你也是好意思拿他怎呢，也是敢拿他怎样了呢？”“啊，美人，此言错了，孤家身为一国之主，有道明君，应该公事公办，如果狄青真地谋占了国宝真珠烈火旗格，我一定决不容情于他。”

庞赛花闻听这一声，正中其谋八九分。

到第二天早朝，万岁亲自拿这个珍珠烈火旗带到金殿上去了呱，文武百官么都来杠朝驾。万岁底高话总不曾说，开口就讲：“众位爱卿，狄青从西夏国取回来格珍珠烈火旗是假格。”顿时金殿上就来杠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啊呀假格，格怎假格格。”“格也不晓得，原来格东西是假格。”狄青是气了一句话总不做声。万岁就问他：“狄青，孤家叫你去取旗，你拿真旗摆哪去格，用假的来欺骗我孤家，因为这个旗是西夏国的镇国之宝，你肯定眼热，所以就谋占啦得。现在你如果拿真格拿出来，孤家看你平西有功，可以饶恕于你。你如果不把真的拿出来，你谋占了宝贝犯法，叫你骷髅头今朝挨杀。说嘎，真格上哪去嘎？”

狄青闻听这一声，可要气死又还魂。

狄青气了一句话总不说嘎，可保停顿了足足有两分钟格辰光，万岁又问他：“说嘎，真格你究竟摆哪去格，圆哪里格？”狄青气了是三孔生火啊，七窍冒烟，就顾不得君臣之礼了格，一下子站起身来，冲到龙书案桌前间，站到万岁面前，拿手指头戳到仁宗皇帝鼻子高头：“昏君，你格昏君，你听信旁人之言，你想今朝杀我忠良，你交过咱纣王有底高二样，你往常不说这旗假格，腾腾空说这旗假格，究竟哪个说格？”万岁把这个臣子弄手指头戳到鼻子高头，说他是昏君，骂他是纣王，格他当时心上好过哩？万岁龙师火帝大发雷庭，拍动震山河：“大胆狄青狄青，你咆哮金殿，辱骂孤家，身犯萧何法律，按大宋法律，要拿你满门抄

斩，家灭九族，要拿你化骨扬灰，但是孤家念你以前对我大宋朝有功劳，所以一人做事一人当，杀你一个人，不杀你全家。殿官听令，不能耽搁，拿狄青拖到午朝门外，顿响三炮，脱了他蟒袍，探下他官帽，

拿狄青名下官职削得干干净净，腰分两段不要容情。”

万岁开口，殿官就动手；随手吃亏，拿狄青对外就推。包大人赶忙走前几步，执笏当胸：“启奏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有本奏来。”“包爱卿，你有本章，速速奏上。”“万岁啊，狄皇亲暂时杀不得嘎。”“你说杀不得嘎，为何杀不得嘎？”“万岁，这个珍珠烈火旗拿家来格辰光，除了我来外间救灾不来家，文武百官都来金殿上格，旗拿家来格辰光你果曾亲眼看一看？”“我看了嘎。”“格你可晓得可识得这东西假嘎？”“我不识得。”“文武百官可曾看？”“也总看了。”“可曾有哪说是假嘎？”“不曾有。”“众位年兄，这个旗是真是假，你们可识得？”“包大人啊，格我们不识得是真格也是假格。”“万岁啊，这个旗是真是假，总归有人识得格，格你往常又不说这个旗假格，腾腾空怎说这个旗是假格呀？”万岁来杠倒说不底高言明广来格，他晓得这个包黑炭厉害格，“包爱卿啊，反正这个旗是假格。”“万岁，你说假么，好来试试格呢，它叫珍珠烈火旗，不如来金殿之上取钢炭火来，就可以看得出这个旗究竟是真还是假。”肇当真信他格话了，金殿上设起钢炭火来，万岁亲自就拿这珍珠烈火旗，对火肚里一撂，“轰”，倒烧啦得呱。文武百官舌头总吓塌出来呱：“啊呀，当真假呱，烧啦得格。万岁啊，旗真是假格。”“格原假格呢，真格把狄青肯定圆啦得格呢，这个宝贝哪个不欢喜啊。”“万岁，依我看来这个旗真啊假，只有西夏国人才识得格，中原没得哪个识得，要识得格人早已说出来这个旗是假格了。”“格当来只有西夏国人识得嘎。”“万岁，看来有人私通了外国，私通了西夏国嘎，如果不私通西夏国，不说这个旗假格，中原没得哪识得。”“爱卿啊，格哪个私通外国格呀？”“万岁，哪个说这个假格，就哪个私通外国格？”“格我孤家才间说这旗假格。”“格就你万岁私通了外国。”“混账，我孤家一国之主有道明君，你一滴点君臣之礼总没得格，我孤家也会私通外国格？”“万岁，你暂息雷霆之怒，格哪个说假格格呀？”“啊呀，包爱卿啊，昨日我落得空没得事，来西宫庞美人身边吃酒，谈到这个珍珠烈火旗啊，肇拿出来望格，哪晓得是假格。”“万岁，是你要把千岁娘娘看格，还是她问你要了看嘎？”万岁一听，不好哇，包黑炭来下追根问底了，我不好哄他，西宫庞美人反正又不在场，“包爱卿啊，是我主动要拿出来把她看格。”“万岁啊，就怕你不是要把她看啊，而是她要问你要了看啊。”“包爱卿啊，反正不是她问我要了看么，就是我把她看，总而言之这个旗是假格。狄青以假充真，又辱骂我孤家，拿我比做纣王，我究竟杀啦多少忠良嘎？所以今朝这个狄青是定斩不饶。

拿狄青拖出午朝门，要拿他狄青丧残生。

肇哪个去监斩？”庞洪自告奋勇：“万岁，微臣愿往，监斩私通外国又谋占国宝辱骂万岁的狄青。”万岁赐他圣旨，等庞洪去监斩。啊呀格，狄青挨绑了曹字口，双目流泪，哭得死去活来：“想我狄青沿小就投军为国家出力，到最后就落到这种好处，就落到这种下场。人家总说臣子伴君皇，如同羊子伴虎狼，臣伴君皇终有祸，羊伴狼必伤身，我朝朝伴君夜夜伴皇，就到这种地步啊。说官高官高，落么么没得好收梢哇，确实不假哇。”越想越思越难过，越想越思越伤心。格个曹字口，

杀人鼓敲了咚咚响，落魂炮放了不绝声。

监斩官，执文簿，威风凛凛，
刽子手，拖钢刀，只等时辰。

时辰一到，人头要抛。刽子手来到前间，也不曾动手，眼泪先抛下来：“王爷千岁，我没办法格，只好说我执法嘎，你头要挨杀格，请你看刀。”就来这生死危急千钧一发的紧要

关头，听见前间一声高喊，如同晴天一个霹雳，震得地动山摇，“刀下留人。”刽子手一吓，命总没得，刀就对下一忒，一望，哪个？乃是焦定贵定国将军。焦定贵来哪里格呢？蹲家没事，骑了高头大马出去散心格。打转家来么，听见杠来下“咚咚咚”，放追魂炮，他就对杠跑起来，不晓多哨，去望望来杠杀哪个。一望是狄青绑了杠块，赶紧拿马缰绳一带，高喊一声“吁”，下马离鞍，来到狄青面前，兄弟两个是抱头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哥哥，你胆放宽心，我总归不等刽子手拿你杀啦得。刽子手啊，你千万不要杀我家狄大哥哇，我家狄大哥为大宋朝功劳干大哇，怎得一刀就杀啦得嘎，我赶紧去搬请救兵，来救我家哥哥性命。”刽子手就说格：“我是执法，他头才要挨杀格，不是我要杀他。”“刽子手，我对你说，他是南清宫狄太后娘娘格内侄，你杀了他，狄太后娘娘怪罪下来，你可担当得起啊？我要赶紧去见太后娘娘，这个人暂且不能杀。”他肇不肯耽搁——

快马加鞭就动身，做个通风报信人。

焦定贵一走，庞洪是监斩官，“刽子手，赶紧行刑。”“老太师啊，不是我不杀嘎，虽然万岁有圣旨把我，叫我杀么，万岁是吃狄太后格乳水长大格，才间焦定贵去稟报太后娘娘，假使太后娘娘怪罪下来，你说我怎得过身，所以我暂且不杀。”

单讲到焦定贵，来到南清宫，下马离鞍，马总不曾来得及系，直把嗓子就叫：“太后娘娘喂，快点救命，救命要紧。”手脚不慢，门官拿他带到银銮殿上，见过太后娘娘，“焦定贵，你大惊小怪，为点底高呀？”“太后娘娘，娘娘啊，

人家总说祸事有天能大哇，只比天大小二分。”

“啊呀，究竟底高事情啊？”“你家内侄，我家狄大哥哥，绑了午朝门外间曹字口要挨杀头了哇。”

太后娘娘闻听这一声，腹中思量八九分。

“究竟为底高要杀我家内侄？”问问焦定贵，焦定贵拿这个事情就告诉她。太后娘娘一想：我这张老脸去没得用啊，我家内侄格，怎去骂万岁做底高呀？救人要紧啊，我就该这一个内侄格，不要拿娘家根再断啦得格，吩咐大家不能耽搁，拿太祖赵匡胤的牌位，抬到金殿上去。太后娘娘亲自坐了凤辇，来到午朝门外，黄门官赶紧报，报于万岁知道。万岁一听，心上就发躁哇，啊呀，母后来了呱，亲自迎接，赐她锦凳宽坐，龙凤香茶解渴，“母后啊，你到金殿有何贵干啊？”“皇儿啊，我家内侄狄青究竟犯底高罪啊，要拿他置于死地啊？”“啊，母后啊，他辱骂我君皇，拿我比作纣王，取家来格珍珠烈火旗是假格，现在真格他又说不出格子午卯酉来，所以犯法就要挨杀。”“你果真要杀他喽？”“母后啊，这下子罪重了，本来要杀他全家了，我特地开恩，就杀他一个人啊。”“格你真要杀他？”“格当来要杀嘎，就能呢不杀他格句话，下回哪个不好骂我孤家咯？格个个也好骂我啊，个个也好拿手指头指到我鼻子高头来呀。”“皇儿啊，你今朝不要看我格面子，你看看老祖宗格面子，看看太祖格面子，你就饶狄青一条残性命，等我娘家有滴点根基好传宗接代啊。”

万岁闻听这一声，默默无语不做声。

狄太后娘娘见万岁不做声啊，就说：“众位爱卿啊，我家内侄究竟为底高要辱骂君皇啊？”肇大家就说呱：“太后娘娘啊，万岁说平西王千岁，取家来格旗是假格，肇千岁王爷就说他是昏君，说他是纣王。”“皇儿啊，格我家内侄取家来格旗究竟果是假格呀？”“原假格呢，来金殿上火肚里一烧，就化啦得了，你不相信问文武百官，旗可曾挨烧啦得？”“皇儿啊，千错万错是我家内侄格错，你无论如何，你今朝不看我面子，也要看太祖面子，无论如何要饶我家内侄一条残性命。”仁宗皇帝也难了，如果不看她面子么，也要看看太祖面子，我又吃她格奶水长大了格，无论如何既要她面子，也要看老祖宗格面子：“母后啊，这一次我暂且饶过于他，但是他不能再回来皇城为官，我要拿他削职为民，饶他一条性命，等他回转

家中。”“好格，无官一身轻，再好没得，你等我家内侄早点家去么，保到一条性命。”也有些文武百官就启奏：“万岁，国家兴亡，大家有责，如果你拿狄青现在削职为民，让他家去，一旦外国来侵犯，哪个提兵调将帮打仗？如果撑杠去召狄青，他是个布衣草民，国家大事不关他事。”“众位爱卿，格你们怎说？”文武百官没得底高说法，没得底高办法格。包大人就说格：“万岁啊，狄青辱骂你是昏君，说你是纣王就拉倒，就拿他削职为民啊？我看只嫌轻饶了他，应该要治他格罪，死罪放过，活罪难逃。”“爱卿，你是个大忠臣，你说怎么判相？”“依我来说，要判他一个徒罪。”“到哪里？”“外罗城北门外间，一百里之遥格堂子，有个游龙驿，游龙驿里间专门是关罪犯格。”“弄他上杠去做底高？”这个包公么多促狭多鲜翻啊，当来保狄青一条性命，要帮狄青说话，“万岁啊，拿狄青放到游龙驿去，伏徒罪三年，吃国家粮，用国家格钱，三年徒罪假使满了么，肇等他回转到京都皇城，继续为你万岁出力。”

万岁一想：这倒是好办法嘎，弄他上杠去伏徒罪，三年满了么拿他召家来就是得，把他骂两声么也就算喽，反正是皇兄御弟也不是哪旁人：“母后啊，你看就能样可好呀？”“包爱卿说得有理，包爱卿啊我也就依你，就等我家内侄上游龙驿去。几时动身？”“三天过后动身。”“格哪送他去喽？”“啊呀，万岁啊，当然由我微臣亲自送他去伏罪啊。”圣天子龙颜大悦，他去伏罪，是个罪人，等到满了么又好家来为我孤家出力，如果拿他放家去，他是个布衣草民，格我召他也难召得动他，等他去伏罪去么。

我们单讲庞洪欢喜了，他想：妥了格，该应这个狄青狗贼要死了我手里啊，游龙驿格主管叫王正，乃是我家家里格心腹安童，十三年来我家不曾犯错误，是我来金殿保本等他去做个小小驿丞，我只要叫王正来酒肚里或者饭肚里，放起砒霜毒药来，就好拿这个狄青狗贼药杀得，

只要拿狗贼丧残生，少拉冤家对头人。

人家听见说格，要去坐牢，总赖了不肯去。哪晓狄青么格天子倒去催：“包大人，可曾好动身喽？”包大人倒有点来火：“世上不曾看见像你这个人啊，我不去催你啊，反而你倒来催我啊，你当去有好日子过了？”“包大人啊，本来我要杀头格咧，到这个腔调么，我也心满意足得格，就去服一个徒罪，我们早点上路么。”“既然要走，张龙、赵虎替我拿八人大轿撑过来。”狄青一望说：“大人啊，这个不是罪犯坐格轿子哇。”“叫你坐你就坐，你是罪犯，我是龙图阁大学士，究竟可叫得动你啊？”肇狄青就坐了八人抬格大轿，有张忠、石玉、刘庆、焦定贵、孟定国拿他就送到游龙驿去伏罪。到了游龙驿，焦定贵就对王正驿丞说呱：“你叫底高？”“大将军，我叫王正。”“我对你说啊，今朝格罪犯交往常格罪犯不同啊，今朝这个罪犯，是当今万岁格御弟，是平西王千岁，是南清宫狄太后娘娘格内侄，你不能把他和旁的罪犯一样对待，我家狄大哥哥这下子来伏罪，作兴不要歇三年就拿他召家去格，重新为国家出力格，还是朝中大臣，他有多重，才间我们来皇城里总称过格，只准他养壮了家去，不准他养瘦了打转。

如果狄青身上瘦拉一两肉，到你王正身上割半斤。”

焦定贵又说得许多安慰他格话，大家总打转，回转京都皇城。

单讲到格天子王正，为他办了好酒，讲讲说说么倒也不丑。王正就说呱：“千岁啊，因为我格俸禄也少，我只拿到干多钱，总归每天三顿有，对你一个人也不丑。”“啊呀，王大人，你不必客气，你应该拿我交格些罪犯一样看待。”“格不嘎，因为你地位交他们不同，再加上焦将军又说过格，只准你养壮了，不准你变瘦了，你身上瘦拉一两肉，要到我身上割半斤，格我背得起割嘎？所以我对你是特别开恩格。”曾歇三天啊，老奸党庞洪写起一封书信，打发心腹安童庞福倒送来格。信高头写底高意思？就是说，王正，王正，你来我家，我对你不薄，你做事情又细毛，又爽快，又勤力，我才保你来做这个驿丞格，有狄青杀害了我的女婿

你家姑老爷，现在他来你手下，你只要来饭肚里或者酒肚里下起砒霜毒药来，就可以拿他药杀得，只要拿狗贼丧残生，重重赏你雪花银。王正拿书信看完成了格，庞福赶紧接过来，说：“王正啊，老太师说呱，一个字总不能留堂块啊，要叫我拿书信带家去喽。”“庞哥哥，你替我对老太师说，就来这几天，总归于我拿狄青弄杀得。”庞福拿书信带走了格，大概歇了三五天格腔调，听不见说狄青死啦得，庞洪又写书信，打发庞福送得来。王正满口答应，总归就来这几天，总归拿狄青弄杀得。一笔多少时？老奸党有多少书信写得来？一笔写了十二封书信。王正对庞福说：“你叫老太师不要着躁，就来这一个礼拜当中，总归于拿他弄杀得。”书信带走了格，歇了个把礼拜，仍然不曾听见说狄青死啦得。老奸党庞洪又写起第十三封书信来，“庞福，替我对他说，如果再骗我老夫格句话，我对他不客气，我黑夜暗星打发得力家将上他家去，要拿他家满门老少杀得鸡犬不留，鹅鸭总不剩。”庞福把第十三封书信拿去格，王正说：“总归于就堂天把我拿狄青弄杀得，我也不留你，庞福你就早点打转么。”庞福拿第十三封书信也带走了格。

格天子王正为狄青办了一桌顶好格酒，两人坐杠吃吃酒，王正眼泪对下掉。狄青朝他一望，问：“王大人，你为底高眼泪珠抛哇？”“千岁啊，我告诉你，我是庞洪家里格安童，因为做事情好，庞洪才保我来做这个小官格。不瞒你说，他有十三封书信写得来格，叫我来饭或者酒肚里放毒药，拿你药杀得。”“书信呢？拿来把我望望看。”“书信我看完就拿走格，一个字总没得留了来堂块。”“啊咿嘎，这个狗贼嘎，心要干黑做底高哇，一心要想拿我弄杀得嘎。啊，王大人啊，格你准备怎弄咧？”“我准备逃走，拿官衣官帽脱得撂它堂块，我也不做官喽，

堂块游龙驿里我不蹲，海角苍天去逃生。”

“王大人啊，你溜啦得么也不是个了事啊，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你不能溜走哇，我要来帮你一个办法，保证你官继续对下做，而且我也要有一条残生性命。我明朝早起来拿这个好办法告诉你，你好好吃酒，我走喽。”狄青心上难过了，跑到天井里间，心上就想，庞洪庞洪啊，不是王正心肠好哇，我早已死了你狗贼手里呱，这个王正是个赤胆忠诚啊，如果你第一封书信来，他信了你格话，来我酒饭肚里放起毒药，格我还有命了？究竟我哪三桩得罪了你，就金殿比武杀拉你家女婿么，我也是误杀嘎，不是有意拿他杀啦得格，

越想越思越难过，止不住腮边泪纷纷。

正来杠伤心难过格辰光，东南上一道毫光，“呼，霍落”，哪晓一个人就对狄青门口一站，狄青倒一吓：“啊呀，这哪个呀？”揉揉眼睛，仔细一望，

不是张三其别个哇，竟是师傅到来临。

“师傅啊，我想你想到肝肠断，望你也望到眼睛穿。”“徒儿，你不必伤心难过，今朝师傅特地来指点你格，你真格要死了，但不过你这个死啊，是做势假死格，你还要第二次上西夏国去取珍珠烈火旗。”“师傅啊，我这旗当真是假格？”“不错，确实是假格，但是你第二趟再去取旗，要拿旗验下子才好带家来，高头有避火珠、离水珠、移墨珠、定风珠和夜明珠，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哇，你不验旗，这个旗千万不能再带家来，你如果再拿假旗带家来，你格性命就保不住了格。”“师傅啊，格我怎么假死咧？”“我堂有两颗仙丹把你，一颗你明朝早起就要吃啦得，到上茶辰光你就死格。还有一颗仙丹，要把你最知己、最贴身、最细毛格人保管，来七七四十九天之内，拿这粒仙丹只要塞得你嘴里，你可以还阳打转，如果仙丹弄啦得，你就不得还阳打转。这两粒仙丹，我现在就把你。”朝狄青手里一塞，一阵仙风“呼”，就上了天空，不曾看见他向西向东啊。狄青心上就想：倒也稀奇喽，我为难格辰光师傅倒来了格，送了我两粒仙丹。明朝过来早起，狄青拿一粒仙丹一吃，蹲床上就打滚：“不得了了格，我肚子人总痛杀得格，不得了了格。”杠赶紧就报，报于王正知道。王正说：“啊呀，可保这个人该死

哇，庞太师叫我弄砒霜毒药拿他药杀得格，我不曾下毒药，他倒来床上滚了不得过，叫肚子痛。”也有人说呱：“王大人啊，哨点去通知他家几位兄弟，以及包大人他们晓得。”“为底高？”“因为送他来格辰光，就说过格，只准他养壮了，不准他变瘦了，假使死啦得，格你不要更加不得过身啊。”

王正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王正打发手下之人，赶紧上京都皇城报，报于张忠、石玉、焦定贵、孟定国知道。他们四人说：“不得了了格，狄青要死了哇。”

快马加鞭就动身，张看狄青一个人。

一到到了狄青床前，狄青发狠，来床上打滚，看见哪个？焦定贵、孟定国，还有张忠交笑面虎石玉。格说刘庆交李义呢，上单郸国，奉皇圣旨去接八宝公主交狄龙、狄虎娘儿三个格，所以他们不来京都皇城，不来中原。格四个人总来床前，狄青一想：我到上茶辰光就要死喽，这颗仙丹看来只有把张忠，是最合适格，但不过他们总来堂，我这颗仙丹又不好拿出来。他肇蹲床上滚啊滚，滚啊滚就叫：“地方救命啊，鬼使问我要命喽，我眼睛一闭就看见鬼啊，西夏国格些鬼使啊，来问我索命喽，不得了了格。”焦定贵、孟定国有点呆呵呵格，焦定贵又是个莽夫，两个人抢门杠：“哥哥，鬼来哪里啊，我们帮你打哇，把这鬼打走，他们就不捉你格。”两个人去打鬼，石玉也跟出去了格，只有张忠来他床前，狄青背住张忠格手，“张贤弟啊，我昨日夜里看见师傅格，我家师傅送我仙丹两颗，说我这次必定要死，但是我能够还魂打转，我要二取珍珠烈火旗，一粒仙丹我吃下去格，我马上一歇就死格，还有一粒仙丹我把你保管，来四十九天之内，你只要塞我嘴里，可以度我还魂，但不过这事情只有你一个人晓得，杠块任何人你总不能告诉，包括我家母亲，你总不能告诉于她。”“狄大哥，格我晓得格。”“不嘎，哥哥能够不能够还魂打转，就靠你了哇，仙丹你千万要保管好了。”“我晓得格，哥哥。”曾歇歇歇他们三人打鬼格，也家来格，“狄大哥，鬼使把我们打走了格，你果曾要好点？”“啊呀，好多了格，啊呀，我好多了格。”只好十分钟格辰光，狄青来床上，高喊一声：“兄弟们，鬼使捉我去也。”

手一舞来脚一蹬，活跳鲜鱼就丧残生。

张忠也做势悲泪啼哭，焦定贵、孟定国是嚎啕大哭嘎，发狠，因地落就滚，喊声：“哥哥啊，

你才间交我们说说也好好狠，腾腾空怎就丧残生。

我们往常跟你上西夏国去把敌杀，你今朝怎就做个大老人。”

张忠见他们来杠哭，自己也做势拿眼泪揩揩。总不曾歇半个钟头，回过来一望，心就吓得直荡，望望焦定贵倒不来杠了格，问问孟定国说：“焦定贵呢？”“我不晓得。”“石贤弟，才间焦定贵上哪去格？”“我不晓得嘎。”“啊呀，不得了了呱，这个冤家肯定上京都皇城去送死信去格。”格究竟焦定贵果是上皇城嘎？张忠猜了不错哇，他看见狄青肇死啦得格，赶紧返上京都皇城去送信。头一个送把哪个？狄青家妈妈。你说哪家妈妈听见说儿子死啦得，心上不难过啊。狄青家母亲——

几个抛来几个滚，可要哭死又还魂。

狄母喊声：“心肝啊，

人家总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么，我是麻雀子跳了空稻囤。

我白白险养你到干大，做不到养老送终人。”

焦定贵到杠送了信，又赶紧到天波杨府送信，再到包大人身边送信，还到钦天监崔信、刑部三法司文彦博，以及一班忠臣身边去送信，说狄青死啦得格。一班忠臣——

听见狄青丧残生，可要哭死又还魂。

送了死信，他打转上游龙驿。张忠上皇城去格，去做底高？就是去阻止焦定贵送死信，尤其不要送把狄青家妈妈，不要弄伯母躁杀得哭杀得嘎，来半路上倒碰到了格，说：“定贵，你上哪去格？”“我上皇城去送信格呢。”“啊呀，你送把哪些人格？”肇焦定贵告诉张忠送把哪个，又送把哪个，又送把哪个。张忠说：“贤弟啊，不嘎，又不曾有哪叫你去送信，你去跑底高报？赶紧去看好了狄大哥哥尸首，我到京都皇城去面圣了，好丑他是个平西王千岁哇，对我大宋朝功劳很大，贡献不小哇。”

快马加鞭就动身，赶上京都帝皇城。

因为不是万岁坐殿格辰光，他去撞钟击鼓，文武百官赶紧都来朝驾了哇。张忠就拿狄青被西夏鬼使索命，已经身丧其命之事奏于万岁。万岁一想：御弟御弟呀，我也是顾了自己格面子，才拿你弄到杠去伏罪格，嘴说三年么，作兴不等三年，就拿你调家来格，哪晓得你被鬼使索命，已经一命呜呼啊。

越想越思越难过，龙目流泪苦伤心。

“张爱卿，人死不得复生，草枯了才得逢春，我家御弟弟已经死啦得格，孤家赐你银子和黄金，去备办最好的沙枋棺木一口，拿孤的御弟收尸入殓。三天过后，由当朝一品首相西宫国丈庞洪，带文武百官全部到游龙驿吊孝。”张忠随手带了金子银子走了格，去帮狄青买棺材嘎些。格哪个弄他下材喽？棺材买到家，焦定贵一肚子格老气：“哪里格现世宝木匠做个棺材喽，做了一头干大，一头就只滴点大，我家狄大哥是马上战将，也说这个是前合头摆头格，后合头摆脚格，我家哥哥骑马么崩马拉脚骑了才惬意咧，格脚对后合头一撮像底高哇，困来下一滴点总不惬意。”他呆里哈气，本来总弄好了格，格么头来前合头，脚来后间后合头，他趁旁人不当心格辰光，拿棺材盖子掀开来，拿狄青调过来颠倒朝棺材肚里一困，头朝后合头，脚朝两间一崩摆了前合头。

到了三天过后么，文武百官来吊孝喽。庞洪宰相带得来格，领了皇命圣旨来吊孝。庞洪心上一想：狄青狄青啊，旁人不晓得哪里我还不晓得，你怎得死呱，说鬼使索命，纯属乌有，这是我叫王正来酒饭肚里下毒药拿你药杀得格，但不过我家女婿来金殿上被你杀啦得，我交你格仇不曾消得掉咧，干干正好万岁叫我带文武百官来吊孝，我叫你格狗贼死了也不得超升。他怎弄？到铁匠店里定打一支钉，二尺三寸长。做底高？他是国丈，他是万岁委派来格，他是头子，他是宰相，当朝一品，要请他授钉。格他这干长格钉摆哪里好带得来？圆了怀府里格，任何人总不晓得。一到到文武百官吊孝喽，个个哭得心如刀绞。狄青家妈妈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昏死过去几趟，又挨盘醒了。张忠就说呱：“老太师，既然万岁委托你带大家来吊孝，你是当朝一品，就请你授钉。”他拿后间两个角落总钉好了格，前间两个角落也钉好了格，就是说四个角落总钉好了格，来这个前合头当中，弄手捺捺，估计狄青格头就来格堂子格腔调，撑到大凳高头去，弄大斧抓了手里，走怀府里把二尺三寸长格钉倒拿出来格，他抓住格钉狠狠心肠连钉十来下子，就从这棺材盖子上一下子钉到棺材底，总擅通了。庞洪心上一想，狄青骷髅头绝对把我钉通了格，他肇永远总不得超升了格。他拿钉一钉么死走了格。一走走了之后，张忠心上一想：不得了了呱，我家狄大哥哥头总钉通了格，肇怎得还魂咧？他心上来下想，嘴里不曾说格，等没得哪个来杠格辰光，张忠赶紧叫焦定贵，叫孟定国，叫大家帮做对手，拿棺材盖子撬开来。格钉可曾钉到狄青格头上啊？好了呆呵呵莽夫焦定贵拿个人头颠倒放了来棺材里间，格不呢狄青头当真挨钉通了格。格钉钉了哪里？干干他格脚放了两间，当中空格，正好格钉钉了狄青两脚中间，不曾钉到狄青身上。张忠一想：阿弥陀佛嘎，我家哥哥来四十九天之内还魂喽。拿王正叫得来：“王正啊，你堂是放罪犯关罪犯格地方，我家狄元帅狄王亲哥哥哇，我要帮他寻一个安静格堂子，好拿棺木摆杠去，我们要去守棺木，看三年。”“啊呀，格到哪里有寂静堂子啊？”王正一想，说：“有咧，来这东南

上五里之遥格堂子，有个天齐庙来杠，格个庙里一落里倒是蛮静僻格，不如拿棺木就移到杠去。”肇张忠又亲自去望了，格堂子确实是个好堂子，肇拿棺材叫焦定贵、孟定国做对手，大家拿棺材抬到杠去。

格个堂子天齐庙有人要去烧香喽，张忠跑到张家庄，找到一个卖豆腐格老头子张老二。这个张老二张老头子，一落里挑个豆腐担子出去卖豆腐格。张忠就说呱：“张老爹，有平西王千岁，现在死了格，棺材搁得天齐庙，不准任何人去打扰，从今向后不准任何人去烧香。”“啊呀，没得哪去烧香了格，格里间有精怪要作怪格，所以香火现在不旺，基本上没得人去了格。”“老爹，总归你出去说，就说肇不要去烧香，不要去打扰平西王千岁。”“格我晓得格，格我晓得呱。”格这棺材到几时好弄开来，好等狄青还魂？张忠心想，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把焦定贵、孟定国晓得格。他想一个办法：“两位贤弟啊，伯母就该这一个儿子，肇死啦得格，肯定天天要悲泪啼哭，不要让她哭伤了，躁坏了嘎，你们就算她格儿子，不如到皇城平西王府，就去陪陪伯母么。”格焦定贵一想，妥了格，哪个蹲堂看这个死人棺材呀，上皇城多惬意啊。“张哥哥，你蹲堂看么，你交石玉哥哥蹲堂看，我们上皇城喽。”肇焦定贵交孟定国不来杠了格，张忠才告诉石玉：“弟弟啊，哥哥能够还魂咧。”我们讲经不必重复，就拿王禅老祖送个仙丹，狄青怎呢托付于他，就告诉石玉。大概有了二十多天格腔调，肇拿棺木撬开来一望，狄青来这棺材里间，就像照人困觉得没得二样，赶紧拿这颗仙丹拿出来，肇朝狄青嘴里一塞，曾歇半个钟头辰光，狄青走棺材里间一个鲤鱼打挺就坐起来格，“闷死我也，闷死我也。”有张忠交石玉——

赶紧背住狄青手，哥哥叫了不绝声。

“啊呀，两位弟弟啊，你们一直看了堂块嘎？”“哥哥，格当来呢。”“焦定贵、孟定国呢？”“他们总把我支了上皇城里去陪伴伯母去格。”“好格，好格，好格。张贤弟啊，我也托你桩事情了，我估计下来，刘庆交李义，去接八宝公主就来堂几天要到家了，刘庆格脾气又丑，性子又躁，他肇当真当我死啦得格了，格回头蹲皇城里舞起来得了嘎？你到皇城里等，就来这几天要到家喽，等到刘庆、等到李义，告诉他们，就说我做势死格，已经还了魂喽。”肇张忠上皇城里去等，不曾等几天，当真刘庆交李义倒家来格，可曾接到八宝公主啊？因为八宝公主家母后娘娘，就是她家妈妈死啦得格，她来家守孝不曾得来哇，也就刘庆交李义两个家来格。肇张忠告诉这两个人，狄青现在来哪里哪里，来天齐庙。他们又到金殿面圣，说：我们四虎兄弟要去看狄青狄大哥的棺木。万岁就说格：“人死啦得格，不嘎，格棺木有底高看头势。”老奸党庞洪心上就想：这些狗贼来我身边是戳眼睛格东西，越死远点越好，“万岁啊，四虎说得也不错啊，他们磕头把兄弟啊，同甘苦共患难，虽然不是同生，只求同死。现在狄青死啦得格，格不曾死格么，看棺材应该说也是要看格。”万岁说：“好格好格，就依卿家所奏，你们四虎，刘庆、张忠、李义还有石玉，都去看狄青棺木去吧。”

四虎兄弟出皇城，天齐庙到面前呈。

肇弟兄五个天天开怀痛饮，来杠是无忧无虑。众位啊，
不提狄青转还魂，再提西夏不太平。

有西夏国嘎，上册之中不是讲到秃狼牙弄宝贝送把庞洪，庞洪才拿狄青弄杀得嘎？格庞洪回转到朝房么，告诉秃狼牙说：“狄青已经死啦得格，而且我去授钉，拿他骷髅头总钉通了格，你肇好家去喽。”“可当真死啦得？”“当真死啦得格。”所以秃狼牙回转到西夏，告诉狼主千岁，狄青已经被害杀得格。狼主千岁不肯耽搁，拿文武群臣召到银銮殿：“众位爱卿，中原狄青已经身丧其命，哪一位爱卿，现在带雄兵二十万前往中原去，

狄青狗贼已丧残生，好帮公主郡马把冤伸。”

文武百官一想：怕就怕这个狄青呢，肇狄青死啦得么，哪个不好去打这个仗。随手有粉

金刚麻罕，作为领兵主帅，还有四位战将，哪四位？有哈天顺、通迷、达脱、石天豹。他们统领二十万大兵，肇就前往大邦中原。

兵马队队动身走，哪肯耽搁往前行。

在路行走数日整，三关到了面前呈。

西夏官兵了当不得，是势如破竹，官兵一下子就攻打到了大邦中原的三关堂子。现在是兵临城下，三关有火烧眉毛之急嘎，兵部尚书孙秀徒有虚名，他是靠了交万岁是连襟，才做到这兵部尚书，才得上堂来做总兵格，又没得底高真正格本事，赶紧写起告急文书进京，另外附起一封自己亲笔书信，叫御连襟万岁赶紧拿我调家去么，再蹲堂我命也没得格。仁宗皇帝是有道明君，心上就想：你是孤格连襟，平常辰光调你家来无所谓，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身为三关之首，怎好拿你调家来啊，所以不曾理他。拿文武群臣赶紧召到金殿之上：“众位爱卿，西夏国现在有大兵二十万，到了我大邦中原的三关，有兵部尚书三关总兵孙秀爱卿，告急文书进京，叫我孤家赶紧派能人去退敌，哪一位爱卿替孤家担忧，提兵调将，前往三关解围，

待等班师回朝转，官上加职重封赠。

文官武官心上就想：狄青过咱干好格本事，干大格功劳咧，只要有嘎半点不是，你万岁眉头皱一皱，天牢里间就将人收，如果不顺你心意，也只好午朝门外曹字口挨刀。现在哪个帮你去打这个仗咯？三关有你家连襟来杠，西夏也打不进来。格说你家连襟没得本事，是你万岁弄他去做总兵格，交我们文武百官是不搭界，我们蹲家吃点太平饭，拿点现成钱，何必去担这个肩架呀。文武百官——

个个跪了金殿上，就像泥塑木雕人。

万岁一看，龙珠乱转，万岁喊声：“可怜啊，你们些臣子来平常辰光太平年岁，官上加职总嫌小，燎乱年岁怎怕出征？孤家格江山——

千咱就如同格风中烛，出不到扶皇保驾人。”

万岁望望没得哪作声，就下一个硬杠子，下把哪个？“龙图阁大学士包爱卿，你是赤胆忠臣，一落里为我孤家担忧，为我孤家出力，还有西宫国丈庞爱卿，你们这两个人，限你们三天时间之内，要帮我孤家找到一个能提兵调将出征退敌的领兵元帅，散朝。”就下过死杠子把他们了格，庞洪他心上就想，只要望打进来才好了，我再里应外合，交西夏官兵合在一处，刀枪调过头来杀上金殿，拿你仁宗杀啦得，我就交西夏平分大邦中原天下，我就做九五之尊，面南背北好做当今万岁。

包大人交他格想法是反格，包大人心如刀绞：再怎弄咧，一旦三关打破是玉石俱焚啊。格天子弄点夜饭一吃，真是叫夜不能寐，出去散步格。不知不觉跑跑，跑到崔信的朝房门口，崔信个人坐了外间来下吃酒。崔信一望说：“包大人，来来来，来吃酒，来吃酒。”“崔年兄啊，我也有心事吃酒哩，万岁限我们三天要找出个领兵元帅了，你晓得格，到哪里找到咧？”“来呀，你吃酒呀，你找不到，我来推荐一个人，总归能够帮万岁担忧格。”“不嘎，你推荐哪个哇？”“你拿酒先吃好了，我保证有这个人去帮你打仗退敌。”包大人将信将疑坐下来格，弄点酒吃吃么就问：“崔年兄，你说哪个能够去帮退敌呀？”“包大人啊，我从小就欢喜读书，略知一点天文地理，我观武曲星的星宿，半明半暗，时而雪亮，时而黑暗，现在是半明半暗，你望格一颗最亮格星，是贪狼星，就是现在朝中的庞洪，他正来鸿运头里。格一颗文曲星，包大人啊就是你。”包公说：“怎得是我啊？”“绝对是你。”“格一颗武曲星，看啊，来杠眨嘎眨，一歇亮一歇又暗下去格，这个就是狄青狄皇亲，你们交我总晓得狄青死啦得格，我看这个星宿，狄青不曾得死咧，说星在人在，星落就人亡，我看这个人不曾死了。”“不嘎，怎得不曾死啊，庞洪去授钉格，怎得不曾死啊？”“我说这个人绝对不曾死，不相信你如此如

此这般这般，到游龙驿去访，肯定能够访到狄青。”包公一听，就不大相信：“狄青死啦得恨不得上一年喽，应该说尸首总毁坏啦得格，过一个暖辰光么总烂了得格，就点骨头了格，情丧你说他不曾死啊。”“不嘎，你去访试试看。”“格我明朝起早去，但不过我这三天不上殿见驾，万岁问起来格句话，就说有事情格，假使问我有底高事情，就说找提兵调将格主帅去格，崔年兄，你果晓得？”“包大人啊，格我会说话格。”格包公将信将疑，带了八个排军，身骑银鬃快马，

急急忙忙就动身，哪肯耽搁出皇城。

在路行走来得快，游龙驿到面前呈。

一到游龙驿么，格些使臣一报，王正知道，赶紧迎接包大人，为包大人办酒，款待不丑。吃吃酒么，王正就问他：“包大人啊，你到堂有何贵干啊？”“王正，你果晓得我有游仙枕，日能断阳，夜能断阴？”“啊呀，格我晓得格，包大人啊。”包大人眼睛一暴，胡子一翘：“王正王正，你得了哇，昨天夜里夜半深更，我困到半夜的辰光，有狄青在我乌台告状，告你用砒霜毒药毒死了狄青，现在他阳寿不曾满足，阎王家又不肯捉，要求我要拿他干咱度了还阳打转，说说看，你为底高要拿狄青害杀得？”

王正闻听这一声，冤枉喊了不绝声。

“包大人啊，人家总说世上没得冤枉事哇，我这件冤枉海能深。”

“格狄青究竟怎得死嘎，你不曾拿他弄杀得？”“他说鬼使索命死格，我当真不曾拿他药杀得。”“现在棺木呢？”“停了来天齐庙里。”“对你说，我蹲堂住拉几天才走了，今朝我不走了哇。”王正一想：不好哇，包大人神出鬼没，花头经又大，不晓住堂要做点底高了，你狄青么也好无道理，庞洪十三封书信写把我，叫我拿你药杀得，我总不曾拚得格，你可配半夜三更到包公乌台状告我，说我拿你药杀得格，总说没得冤枉事，我这件冤枉格有海能深啊。

包公到夜吃得夜饭，交张龙、赵虎八个排军一讲。上哪去？格天子坐夜上天齐庙去，搭人梯。王朝撑了底落，马汉撑他肩头上间，轻手轻脚爬到房子高头去，揭拉两片瓦，拿耳朵贴了望板砖高头，接耳听，听里间可有底高动静？啊呀，听见里间来下讲了。张忠就说呱：“狄大哥哥啊，我上街去买菜，听见说西夏国有二十万大兵，现在来三关外间屯扎，兵临城下，三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孙秀有告急文书进京，没有人能够提兵调将，说万岁下了死杠子把包大人和庞洪格，如果说你要不曾死，肯定要叫你去提兵调将打仗格。”“兄弟啊，国家兴亡，匹夫也有责嘎，如果我狄青不是奸党坑害么，我应该也要为国家出力格。”

格马汉来房子高头听了清清爽爽格，心中想，狄青不曾死啊，来里间说话了么。肇轻手轻脚坍下来，告诉包公。包公心上就想：崔信崔年兄看星宿，倒是看了准足呱。不过，还不大相信，再叫张龙、赵虎两人壅了底落，包公端了他们肩头上，也爬到房子高头亲耳朵去听，听到里间确实来下讲话，走望板砖缝缝里罅罅里看见他们五个人坐了杠吃酒。包公欢喜了，狄青当真不曾死啊，来堂吃酒了。赶紧走屋上坍下来，心上就想：假使说，我干咱夜里去叫开门，说我是包拯来了格，狄青肯定要躲啦得，我就弄不到他，捉不住他，也找不到他，他就不能去提兵调将打仗，我不如如此如此，设计设计，就拿狄青弄得出来。

肇走屋高头坍下来，带几个排军走了格。也就来格天子夜里，狄青五个人弄酒一吃，因为狄青晓得格，西夏发兵到中原来格，心上不好过，就带四虎兄弟到天齐庙天井里散步。奇怪，正来散步格辰光，西北上一道毫光，“呼，嚯隆”，就对他们前间不远格堂子一忒。一忒下来，就变一个怪物，身高有一丈二尺，腰阔有八围，头像笆斗，身段像箩口，眼睛像灯笼，牙齿像照白石块，脚膀像桅杆，手像铁叉，拿一根钢叉，有一丈八尺多长，走过头只是对这头跑。五个人散步，手里没得兵器，刘庆、张忠、李义就说：“狄大哥啊，不不不好了格，我们手无寸铁格，格一个精怪来了格。”狄青也没得办法格，手里也没得兵器，“兄弟们，你们

真正怕，躲我后间就是的。”格精怪离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狄青一想么，这里间就干大格堂子，真是底高鬼怪我也没得办法格。狄青肇几个哨步跑到格精怪身边：“何方精怪，在此作怪，你可晓得狄青在此，还不现出原身，更待何时啊！”奇怪，格精怪“嚯落”就对烂泥肚里一忒，倒陷烂泥肚里去格。一忒下去啊，地落有一个东西，公碗口干大，放光刷亮。狄青赶紧弯下腰来顺手就拈起来望望，一望，啊，是一面镜子啊。底高镜子啊？一望，底落有三个小字来上，“开阳镜”，这就是开阳镜啊。反过来一望，镜子反面有字来上咧，底高字啊？“师傅送你开阳镜，冲锋陷阵带它行，宝镜能破迷魂阵，班师回朝定太平。”“啊，是师傅送来格开阳镜啊。”

双膝跪倒地埃尘，谢谢师傅大恩人。

狄青得到了开阳镜，随手知会四虎兄弟：“我得到了这桩东西，从今向后不论底高辰光，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说我得到了开阳镜。”四虎兄弟说：“格我们晓得格。”

我们单讲包公来到天齐庙就说呱：“张龙、赵虎啊，狄青么已经活得格，现在不曾死，今朝我们总听见他们来下说话格，而且走望板砖缝里也看见了他格人。如果说叫他开门，肯定他要躲啦得，明朝呢，张龙你冒充狄青家家里家佣，就说狄青家妈妈叫你挑点纸钱来呢化把狄王千岁格，他肯定要拿门开开来格，我躲了旁半间望，门一开，我们大家就总好进去格。”“好格呢，明朝我们吃得早饭就去。”拿早饭一吃，明朝过来一早，张龙来杠蹲外间学狄青家家里家佣格声音喊：“开门啊，里间你们开门啊。”格天子哪个来里间开门？飞山虎刘庆。刘庆说：“哪个？”“啊呀，你可是刘将军啊？”“正是正是。”“主母太太叫我们挑点纸钱来，化把王爷千岁格，堂我们多时不曾来了，恐怕王爷千岁来过间没得钱用，我们挑了几担来格，你拿门赶紧开开来。”刘庆心上就想：本来狄青还魂我们不告诉伯母格，既然告诉她了么，就不要来烦这个神焉，人多嘴杂，走漏了风声就不好喂。格来总来了，这下子就等他们进来，再知会他们，叫他们下回不要来了。拿门一开，肇八个排军对里直裁。刘庆说：“哎哎哎。”嘴说哎么，大家进去了格。狄青可来里间啊？狄青也来里间。狄青实际上看见包公，包公不曾看见他哇。包公放声就叫：“狄青啊，你不要躲哇，我看见你格，你对哪里躲啊？”实际又不曾看见他哇，狄青把他就能呢—说嘎，他当包公看见他格咧，他就不躲了格，

赶紧跑到前间来行礼，包大人连连叫几声。

包大人是哈哈大笑：“哈，狄青啊，我交你情同管鲍，义如关张，你可配还了魂总不告诉我哇，我肚里饿了，现在赶紧弄酒办来把我吃。”包公坐下来吃酒么也就开口：“狄青啊，现在西夏国有官兵到我中原三关哇，万岁下一个杠子把我，叫我交庞洪三天之内，要弄人去提兵调将作为主帅，我到哪里找到咯？也是崔年兄看星宿看出来格，说你不曾死，我才来访你格咧。既然你活格，应该去提兵调将打仗，为国家出力。”“好是好格，包大人啊，国家兴亡我也有责格，不过现在是奸臣当道啊，万岁听信奸党之言，我不大高兴去帮他出力得格。”“狄青啊，应该以国家大事为重啊，不计个人恩怨，也是跟我上皇城去啊。”“包大人啊，现在文武百官大家总晓得，我狄青死啦得格，而且死了上一年了，尸首也烂啦得格，就点骨头了格，也不可能再去帮打仗啊。”“格假使说请你去，不是万岁请你，你果跟我上皇城？”“包大人啊，我们干知己么，当然你请得动我格。”“格既然我请得动你，你就要跟我上皇城去。”“去么，包大人啊，我有欺君之罪了，我明明死啦得格，庞洪去授过钉格，我怎得又活泼泼跟你家去咯。”

包大人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狄青，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三天过后来接你可好，我保证能够弄一个办法，拿你带到京都皇城去，我只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就好喽。”“包大人啊，你只要弄了不走漏风声，旁人不晓得，我总归看你面子还去帮万岁退敌。”肇包公家去了，交八个排军一头跑一头心上就

想,怎能够不把旁人晓得这个狄青是还魂格,有了,我有了。

格天子包公赶紧来到金殿,撞钟击鼓,钟鼓齐鸣,文武百官都来朝驾,万岁端坐八宝金殿,皇开金口,帝露银牙:“众位爱卿,众位老贵公,是哪一位有紧急重要事情,现在撞钟击鼓,明朝早朝总来不及啊。”包大人赶忙启奏:“万岁,是我微臣撞钟击鼓。”“你有底高重要事情啊?”“万岁啊,领兵元帅有了呱。”“包爱卿,是哪一位啊?”“平西王千岁狄青,狄皇亲可以帮你去提兵调将退敌。”“包爱卿,你到孤家面前来。”包公赶紧撑到万岁面前,万岁弄手到他额头上漱漱说:“包爱卿,你又不来下发病,你怎胡头乱说啊,说胡话啊?狄青已经死啦得格,尸首总烂啦得,就点骨头了格,你怎说他也能够帮孤家提兵调将退敌去打仗啊?”“万岁,你有所不知啊,微臣昨日夜里困到半夜,狄青来我乌台告状,说他现在虽然死啦得,阳寿不曾满足,阎王家不捉,要求我拿他度了还魂打转。他说格,只要我能够度他还魂打转,他总归于帮你万岁去退敌。”“爱卿啊,格依你怎弄?”“万岁啊,我问你借三生法宝,可以去度他还魂。”庞洪就说格:“万岁,你不要信包黑炭胡说格,人死拉干多时喽也得还魂了?你不要信他胡说,总是他家哪里格亲眷可保死了格,他又借这个宝贝去拿他家格亲眷好弄活得,千万不要借把他。”“庞太师啊,我家没得许多亲眷死了要还魂,我借了肯定是去拿狄青度了还魂好帮万岁退敌。”“我说他不得还魂。”“我说他一定能够还魂。”“我说他不得还魂。”“我说他一定能够还魂。庞太师啊,你可敢交我打一个赌啊?假使我拿三生法宝借出去,能够拿狄青救活得,能够还魂打转,帮万岁打仗怎弄相?”庞洪不依心上所发,信嘴里直叫:“万岁啊,你做个中证人,你拿三生法宝借把他,如果说包公,他能够拿狄青救了还魂打转,度他还了魂,我愿意赌项上人头。包拯啊,格你假使救不活么?”“救不活我也交你打赌。庞太师,如果说万岁拿宝贝借把我,狄青不得还魂打转格,我也交你赌项上人头。”两人总赌了头,万岁做格中人,而且做了手续,压得万岁龙书案桌高头。

格天子两人手续做好了之后,万岁吩咐穿宫太监把宝贝拿出来,包公拿走了格。文武百官也走了,一路上就说呱:“大家总去看啊,现在妥了呱,包大人带了三生法宝,要到天齐庙去度狄皇亲还魂打转了。”看闹热格人是人山人海。

包公格天子,交一班排军来到天齐庙里半间,拿门赶紧关起来,不准旁人去看。为底高?弄三生法宝去救他实际上是假格,狄青早已活得格,就弄这三生法宝去遮人耳目。等到个把时辰之后哇,拿门一开,看闹热格统统就涌进来,看见了狄王千岁。狄王千岁再一还魂,再要上京都皇城,旁的东西都好带走,一桩东西带不走啊。底高东西?狄青格棺材,价值千金。格说这个棺材放堂做底高咧?张忠就说:“也是卖豆腐格张老头子张老二帮知会人家不要上堂块来烧香,不要来打扰狄王千岁格,不如这口好棺材,就去叫他来弄家去么。”去交张老二一讲,张老二欢喜了,这个平西王千岁困格棺材,价值一千金,就是说一千两金子才买到这口棺材,我卖一世豆腐,卖三世豆腐,总买不起这口棺材哇。肇请人拿棺材抬家去格。

格狄青回转京都皇城,一路之上人家总泼水净街,而且烧香磕头,倒像照万岁走杠差不多。狄青心上就想:老百姓对我干格爱戴,庞洪为底高就要拿我置于死地啊?那一天来到京都皇城,狄青就说格:“包大人啊,如果说我是才还魂格,应该说气色不对,脸上没得干格红堂堂。”“格这怎弄咧?不如你先回转朝房,等我奏于圣上,假使万岁问我你可曾还魂,就说还魂了格,格说怎不到金殿上来,我只要这腔调,这腔调说就好了。”

狄青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包大人手脚不慢,亲自来到金殿之上。万岁问他了:“包爱卿,狄青有没有还魂啊?”“托万岁洪福,狄青已经还魂打转了格,我拿三生法宝现在就还把你。”宝贝还把万岁了格。“爱卿,格狄青还了魂,人来哪里了?”“万岁啊,他才还魂格,脸上气色不好,恐怕有惊驾之罪,

惊吓你万岁，现在他已经回转朝房休息去格，等他几时恢复了元气，几时肇到金殿上来见驾。”万岁一想：格倒也是的，死人有死腔格，不要来拿我吓坏了，家去也好格，等他过拉几天么，身体恢复了再来也不嫌迟啊。“万岁啊，狄青是还了魂了，我交庞太师做格手续，压得你龙书案桌高头，可好生效有用咧？”“格当来有用啊。宠爱卿，你交他立得军令状，现在要取你项上人头，你说怎弄？”“万岁啊，狄青他已经还魂，我不曾亲眼看见，是包公说格，耳闻不如目睹，我要亲眼看见狄青撑了我面前，我才可以拿项上人头把他。”包公心上就想：看你还蹲堂块活到几天，我倒不相信了。

曾歇几天，狄青上殿见驾了，脸上红泼泼，颈项里肉掇掇格。

双膝跪了金殿上，天子万岁口内称。

圣天子龙颜大悦，哈哈大笑：“爱卿，你能够还魂打转，乃是孤家的洪福齐天。孤家赐你锦凳宽坐，龙凤香茶解渴。”狄青谢主隆恩，坐下来格。“爱卿啊，现在西夏国侵犯我大邦中原，兵马到了三关，孤家要封你为征西元帅，继续为我孤家出力。

等到班师回朝转，金殿上面加封赠。”

包大人说：“慢，万岁啊，现在狄青已经撑了老太师庞洪面前格，再我格东西可有用了？”庞洪吓得抖，就像来杠筛酒；牙齿敲叮当，浑身像筛糠；肩膀一撮，牙齿来杠总不得交合。“宠爱卿，你交老爱卿包拯做格手续，应该说有用了么？”“万万万岁啊，我我我一时糊涂，不晓得狄皇亲能够还阳打转啊，无论如何么，你不看金刚看佛面，万岁啊——

你看看我家女儿庞赛花面上情，饶恕我一条命残生。”

老奸党说到这一声，万岁心上就明白八九分。

不错哇，他家女儿是我最宠爱的美人，我如果杀拉庞洪，庞赛花心上肯定就不欢喜啊，“包爱卿啊，都是同殿为臣格，不必过份计较，我看这事情就算了么。”“万岁，格不是干容易格，假使狄青不得还魂，我可要挨杀格，我交他赌项上人头格，我要得过身格呢？”“包爱卿啊，你看我格面子，看点我孤家格情份，不如对他从轻发落，罚他三年格俸禄可好呀，就留他一条性命。”包公一想：万岁说到这个话么，看点万岁格面子么，只要把点颜色把这狗奸党看看么，等他心上就有数，三年俸禄不少了。“万岁，既然你帮庞太师说情，不如看你面子哇，就罚他三年俸禄，饶他一条性命。”

庞洪闻听这一声，脸总红到耳后根。

“狄皇亲，你来我乌台说呱，只要能还魂打转，就替万岁出力，你应该为万岁担忧，去帮提兵调将。”“包大人，吾乃晓得。”嘴说这话，两个人蹲杠做关目，万岁实际上又不晓得他怎得活格，他只当三生法宝拿他度活得格。“爱卿，你愿意为我孤家担忧，为我孤家出力，孤家继续封你为平西主帅，赐你大兵十五万，前往三关退敌去吧。”

狄青闻听这一声，带了精兵就动身。

有他四虎兄弟和焦定贵、孟定国作为主要战将，来到三关，孙秀亲自迎接：“狄皇亲啊，你来了最好哇，现在三关有火烧眉毛之急了。”焦定贵跑到孙秀门口说：“狗奸党，你格狗奸党，打仗你不会啊，你只会坑害忠良，这下子再等我们打了胜仗，能够班师回朝，决不交你格误国奸臣肯歇，

如果捞到我们手，叫你奸贼命难存。”

孙秀闻听这一声，默默无语就不作声。

狄青就说格：“孙大人，赶紧拿免战牌探啦得嘎。自从杨六郎镇守三关以来，到杨宗保手里，到我狄青手里，不曾坍到干大格台哇，大邦中原三关，何时何日哪一年挂过这个免战牌嘎？你拿祖宗八代格台总坍尽了呱，世总现绝啦得格。快点，拿免战牌替我探啦得。”

拿免战牌一探，西夏国晓得中原有能人来打仗了。飞山虎刘庆，带了席云帕和开山大

斧打头一仗。早先说格，西夏国有粉金刚麻麻罕，还有四位战将，大兵二十万了。飞山虎刘庆来到前间，主动讨战：“哪一位番贼，来和我飞山虎刘庆，大战五十回合，好分个高低上下。”西夏通迷不肯耽搁，手执青龙偃月刀来到前间，和刘庆互相通过名姓。刘庆就说格：“番贼，你格番贼，中原五虎名扬天下，你胆倒不小哇，杀到我大邦中原三关，拿命来。”

话不投机就动手，生死搏斗比输赢。

大战了四十回合，八十照面，通迷不是刘庆格对手，晓得不对，就对后退。刘庆吃亏，跟他后间就追，追到他马头靠近通迷马尾子格辰光，手拿开山大斧，举到头顶向上，钩起对下一劈，“叭”，不问细啊大，就拿通迷一劈两半个，不斜不欠，就像杀猪匠开片，尸首两半爿，

通迷栽了地埃尘，呜呼哀哉丧残生。

格么达脱看见通迷死啦得格，手执丈八蛇矛枪也来到前间，交刘庆互相通过名姓，正要打哇，爬山虎张忠来了格，“二哥哥，功劳不要把你个人总弄了去，这个番乌龟等我来对付于他，赶紧，等我来。”拿刘庆调下来了格，张忠交达脱交战，只打了三十回合，六十照面，把他弄刀拿起来一钩，达脱走马高头对下一滚，顺手一刀，骷髅头对下一抛，鲜血直灑，叫也不曾来得及叫，

手一舞么脚一蹬，魂灵上了枉死城。

石天豹看看不妙，四位大将死拉两个一双，说：“我怎能坐视不理，
两位大将丧残生，我要帮他们把冤伸。”

石天豹不肯耽搁，来到张忠面前，哪晓李义来又拿张忠调下去。李义交石天豹打起来格，打多少时？打了六十回合，一百二十照面，打了难解难分。哈天顺看见石天豹难以取胜，上来帮打，两人打个人。笑面虎石玉，手拿三尖两刃刀，也来助李义一臂之力，两个人打西夏国番贼两个。打到难解难分的时候，狄青一看，原来番贼也有能耐，随手亲自跨上龙驹宝马，手拿定唐金刀，头戴血结鸳鸯大帽。

急急忙忙就动身，哪肯耽搁片时辰。

“二位贤弟，你们不必担心害怕，哥哥狄青来了。”哈天顺、石天豹一看是狄青来了，恨不得命总吓啦得格，拔腿就溜。狄青哪肯等他们溜啦得嘎，不肯等他们跑啦得格，哪晓得这个石天豹溜了慢，把狄青一定唐金刀，骷髅头对下一抛，挨杀啦得格。还有个哈天顺溜了哨，狄青追到他身边，手起刀落“咔嚓”，不曾杀到他格人。因为格马来下跑哇，它不是直路，有转弯格辰光，干干一定唐金刀劈得这个马格脚膀高头，拿马脚膀高头格皮削啦一块，马一声吼喊，像发疯，拼死拼命溜。

不提哈天顺溜啦得格，我们单讲到粉金刚麻麻罕，就是头子元帅，格天子一想，四位战将死了三个，伤了一个，今天我要交狄青分个高低上下，总说他死啦得格，不晓这个狗贼不曾死，我今天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可是三头六臂？

执得兵器就动身，哪肯耽搁赶路程。

手脚不慢，来到战场之上，“你可就是狄青啊？”“不错，我乃中原五虎老大镇山虎狄青是也。”粉金刚麻麻罕朝他一望，真是名不虚传啊，百闻不如一见啊，望望这个人坐了马高头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看看他是个文官样，哪晓有百般武艺紧随身，可以名扬中外了，难怪我西夏五虎大孟洋、小孟洋、薛德礼、赞天王、子牙猜也死在他的手里，我今朝一定要拿出真钢实货本领，来交他拼上一拼，战上一战。“狄青，我乃西夏国领兵主帅，绰号粉金刚，我叫麻麻罕，今天我们要来分个高低上下，拿命来。”

话不投机就动手，哪肯容情半毫分。

爬山虎张忠来到前间说：“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等我小弟来就足够了。”拿狄青赶紧替下来，张忠交他打。说容不惊人貌不压众啊，你不要看这番邦国人长了死腔难看，这个粉

金刚麻麻罕本事不丑啊，打哇打，张忠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想溜，格溜么，你对三关关里溜焉。

急急忙忙就动身，荒山野岭面前呈。

溜溜，回过背来交他打打，打打打不过又溜，溜到一片树林，可以说是到了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格堂子了格，肇没得退路了格，上格树窠里去再怎弄咧，假使摸不到路出来，更不得过身。一到到树林身边么，大概粉金刚麻麻罕，离他还有头二三百米远格腔调，只听见格马蹄声音由远而近，张忠也晓得不好了格，把他追到，我今朝没得命了格，来树脚身边就高喊三声：“地方救命，救命救命啊，

如果哪个救到我一条命残生，我衔环结草报他恩。”

张忠来杠喊救命，救命英雄到来临。来了哪个？来格树窠里樵柴格，一人姓萧，名叫天凤，一人姓苗，名叫苗显。这两个人是个埭上人，小弟兄道理，出来樵柴格，听见叫地方救命么，走树窠里出来了格。一望一个人撑了杠，高头大马，手拿钢刀，说，“不嘎，又没得哪杀你，叫底高地方救命啊？”“啊呀，格前间追得来格，马上到堂块了。”“你哪里人？你叫底高？”“我是大邦中原五虎上将当中老三，我是爬山虎，我叫张忠。”“啊，你就是张将军。我叫苗显，他叫萧天凤，我们是个埭上格人，我们樵柴格。既然你是五虎上将，我们来帮你大忙，但不过我们没得兵器啊。”再就拿樵柴格扁担探下来，交张忠三个人和粉金刚麻麻罕交战，

三个人么打一个，番贼不是对手人。

格麻麻罕打不过这三个人么，拿马头一拨也就溜了，他们也不追他了。苗显交萧天凤，就把张忠带到苗显家家里。一带带到杠块呢，为他不丑，办了好酒，吃吃酒就开口：“张将军啊，我们一心要想投靠中原五虎上将，就是没得哪个作为我们格推荐之人，格既然你是爬山虎张忠，不如你呢拿我们举荐到狄元帅帐下去听令。”张忠一想：交西夏打仗正是用人之际，有我中原五虎再加焦孟两位贤弟，再添到他们这两位英雄，如虎添翼。

张忠上上下下听完成，如同拾到宝和珍。

再有苗显，他家有个妹妹叫苗翠鸾，多大呢？今年才只二九十八春，不曾有个门当户对人。她家母亲周氏，就托萧天凤出来帮做媒，就要拿这个苗翠鸾小姐，终身许配把爬山虎张忠。张忠就说呱：“伯母啊，苗显、萧天凤交我都是弟兄相称，既然拿妹妹终身许配把我，现在正是战乱辰光，我也不能临阵蹲堂交你家小姐成亲，等到打仗结束，班师回朝，得胜打转，好花灯喜轿，热热闹闹，

拿你家小姐娶过门，好做天长地久人。”

格天子张忠再拿苗显交萧天凤，带到狄青身边，加入狄青的队伍。

格单讲到这个张忠被麻麻罕追杀格辰光，狄青不放心，张贤弟不晓挨追到哪里去呱，晓得可有命了？打发刘庆乘席云帕寻格。倒哪里寻得到？上苗家庄上苗显家去格。现在看见他家来么当来高兴。格天子张忠就说格：“狄大哥啊，番邦西夏四位大大战将，现在死拉三个，一个伤了溜走了格，粉金刚麻麻罕不是我们三人对手，吃了败仗，也骑马逃走，他有二十万大兵，不晓主帅已经逃跑，我们不能耽搁，趁官兵士气振作格辰光，杀他片甲不留。”狄青一听，倒也相信：“贤弟说得有理，大家不如依你。”狄青大兵随手个个动手，拿这二十万番贼杀拉十九万三千八百六十五个。还剩到格一班人就想，我们还蹲堂做底高？大家说快点走啊，快点逃命要紧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格。

只恨父母少生两条腿，大家赶紧去逃生。

不提西夏残兵去逃生，单讲到粉金刚麻麻罕。格天子倒碰到了哈天顺喽，哈天顺就说格：“元帅，我这个马脚膀上挨削拉一块啊，马已经受了惊，所以跑到此处，现在我们不如回西夏国去。”“贤弟啊，还回去做底高咧？”“做底高哇，赶紧叫千岁再次发兵，我们二次反

上大邦中原。”

两人讲讲说说就动身，哪肯耽搁转回程。

手脚不慢，来到银銮殿上，粉金刚麻麻罕拿这事情告诉了狼主千岁，说大邦中原狄青不曾死，我也亲自交他交战格了，

如果不是张忠拿他来调下哇，就怕我也难有命残生。

狼主千岁随手拿秃狼牙叫得来格：“秃狼牙，你说狄青已经死啦得格，庞洪太师去授钉格，为底高又有个人狄青出来格呀？分明你不曾亲眼看见狄青死啦得，你受了庞洪的指点，可保不晓多少好处把你格，你家来说谎，骗我孤家，我要你何用？殿官听令，不能耽搁，替我拿这冤家拖到银銮殿外半间去——

拿他一刀丧残生，决不要饶恕他当身。”

“千岁啊，当真庞洪说他死啦得格，我也不曾亲眼看见。”因为他蛮有人缘格，肇大家总帮他说好话，他一条性命才保下来。但死罪赦过，活罪难逃。叫他做底高咧？叫他去看门刷圈。刷底高圈？刷马粪。秃狼牙一想：我肇这世里没得超升之日得格，只有等到狄青打上我西夏，到格辰光，我才好到狄青门口喊冤。他肇就一心一意蹲杠刷圈，心上就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朝一日，等我碰到狄青，我跟他上大邦中原去，做一个硬证，有庞洪私通西夏国，得了四样宝贝——

拿这狗贼丧残生，少拉冤家对头人。

我们不提秃狼牙蹲杠刷圈，单讲狼主千岁。格天子狼主千岁就想：我们连续交中原打仗，损兵折将，哪里还有多少兵马咯？新罗国也想吃中原这块肥肉呱，我不如问新罗国借兵。肇写起紧急书信，弄鸡毛文书高头烧了一只角，连夜打发官兵送了就动身。送到哪里？新罗国。问新罗国借兵二十万，西夏国再出大兵十万，合成三十万，反上大邦中原。新罗国格宰相叫奇罗多宝，他是四个头名字。奇罗多宝就说呱：“千岁啊，该是我国格就是我国格，不是我们国家格，强扭得来格瓜不甜啊，大邦中原交我们平日和好，何必借兵把西夏国去啊。”千岁不听宰相良言相劝，拿二十万大兵就借把了西夏国，合成三十大兵，反上我大邦中原。狄青来三关屯扎也不曾有多少时了，赶紧写起紧急文书进京，万岁刷圣旨来了格，“狄爱卿狄爱卿，既然如此，到三关拨精兵，共成二十万，和三十万番贼交战，得到胜利之后，先平定新罗国，然后反上西夏国，你要二取珍珠烈火旗，

取得宝旗回朝转，官上加职重封赠。”

格西夏国没得能人，新罗国有能人了。有牙里波，它是花山老祖格门徒，有乌山罗、恒恒温、韩思宝总共战将一十二名。格天大兵三十万，来到三关不远格堂子。探信官一报，狄青知道，随手大开三关关门，放炮三响，“通，通，通”，点起二十万精兵——

浩浩荡荡就动身，惊天动地吓杀人。

格么番贼哪里是狄青中原五虎，还有萧天凤、苗显、焦定贵、孟定国格对手哇？翻腔，连杀得五天。新罗国西夏国官兵拿起来一算，死拉一小半。格天子乌山罗就说呱：“元帅，我们是你们西夏国借得来呱，我们国家死拉人也不少哇，不如你赐我五千官兵，我们今朝坐夜去偷营劫寨。狄青打了胜仗，正来下杀猪宰羊，犒劳三军，现在正是他们不注意不当心格辰光，我们杀到他营盘里间去，只要拿狄青杀啦得，鸟无头儿不飞，他们就狠不起来格。”粉金刚麻麻罕一听，倒蛮相信，赐他五千官兵去偷营劫寨格。哪晓得狄青早已有准备，吩咐杠杀猪宰羊犒劳三军，另外安排两万个人就来营盘四转埋伏。乌山罗又不晓得啊，带五千官兵来到营盘里间正要动手格辰光，四面八方一声呐喊，两万官兵举格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杀声震天，

五千个人一个个丧残生，一个总不曾得转回程。

元帅粉金刚麻麻罕一想：狄青真是神机妙算啊，吾乃不及也。牙里波就说呱：“元帅，不要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不如来摆一个阵形，叫他难有残生性命，叫狄青是全军覆没，一个人都不得打转家去。”牙里波是底高人？花山老祖门徒。摆起格底高阵来？摆起格叫迷魂阵来。里间是底高腔调？鬼哭狼嚎，伸手不见五指，面东不见面西。

拿书信写好，打发官兵送到狄青营盘。因为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狄青约好三天之后观阵。狄青格天子带哪个去观阵？带了焦定贵莽夫，还有呢，飞山虎刘庆、爬山虎张忠、过山虎李义、笑面虎石玉他们几个人总去了，苗显交萧天凤才加入这个队伍，才投军格，也自告奋勇要去看这个阵形。狄青说：“好格，既然总是兄弟，要去我们同去啊。”到格阵四转一看啊，狄青心上就想：师傅不曾教我这个阵形啊，我怎看不出是底高阵格？我只晓得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裂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甲迷魂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金锁阵，九宫回合阵，十面埋伏阵，没得这个阵形来下啊，如果不识得阵形就不好破这个阵啊。莽夫焦定贵就说格：“元帅，我愿意进去探阵。”不曾等元帅通口，焦定贵莽夫不肯耽搁，拨动坐骑，一下子冲到阵形里间去格。一到里间，又看不见东西南北啊，里间是鬼哭狼嚎，猿鸣虎啸，呼天天不应，唤地地无声。萧天凤他是打柴格出身，不懂军纪啊，看不见焦定贵出来，再看看狄青只是来杠咂嘴：“不得了了呱，这个冤家不听军令，我又不曾同意他进去探阵，他要进去，就怕没得命了格。”萧天凤说：“元帅，焦哥哥现在有难，我不能坐视不理，我也进去望望看。”

快马加鞭就动身，哪肯耽搁赶路程。

一冲冲到里间，也看不见啊。肇就叫：“焦哥哥，焦哥哥你来哪里啊？”“可是萧天凤啊，你来哪里哇？”两人格叫声互相倒听见了格，摸啊摸摸啊摸两人坐做堆蹲做堆了格。焦定贵就说呱：“萧天凤啊，我们肇不得出去了呱，肇又看不见哪里对哪里，你说再怎弄了？”

这两个人着躁了，狄青来外间更加着躁，吩咐飞山虎刘庆：“你有席云帕，你走上间跑，看看他们来底落哪堂子？”哪晓腾云驾雾走天上对底也望不出，就看不见这两个人来哪里，也看不出阵里底高眉头眼目，看不清爽。狄青心上就想：焦定贵交我磕头把兄弟啊，虽然脾气丑点，性子躁点，这个人再直爽再好没得；萧天凤才来投军格，

假使等他有个长和短，要断啦他家父母后代根。

爬山虎张忠就说格：“你不必伤心流泪，等我小将进去看个究竟。”随手快马加鞭也冲进了阵内，跑到里间，叫英雄无用武之地，看不见啊。三个人聚在一起了格，狄青看不见张忠出来，晓得不得了了格，一想：都是磕头把兄弟，要同甘苦共患难，既然他们不得出来，我就要去救他们残生性命。随手跨上龙驹宝马，手拿定唐金刀，也冲进了阵内，跑到里间一看，几个人连在一起，再不得出去啊。狄青说：“又看不见啊，要看见就有办法格。”狄青来杠转了几个弯，横也难来竖也难，“啊呀对呱，这个叫底高阵看不见啊，可是叫迷魂阵啊？我家师傅有个开阳镜把我格，来天齐庙格天子夜里散步散心来天井里，有一个精怪忒得烂泥肚里就变做一个镜子，我倒拿出来试试看。”走怀府里拿开阳镜拿出来，不肯耽搁，随手拿开阳镜举到头顶向上，只听见这阵里“哈拉”一声响亮，守阵形格人，炸了是血肉横飞，可以说是化骨扬灰，总炸啦得格，顿时乌云也散啦得格，雾气腾腾也没得格。狄青说：“啊呀，这个开阳镜好了，这个就叫迷魂阵啊，我们重见天日了。”赶紧来到了营盘。

单讲到麻麻罕就说呱：“这个狄青倒哪有干好本事格，这个迷魂阵又挨他破啦得格。”躁了没得办法，只是顿脚。哪晓得狄青打发张忠前来讨战，格十二位战将，打格打杀得，炸格炸杀得，也就多到西夏国一个元帅粉金刚麻麻罕和哈天顺两个人。两个人讲讲说说：“现在就该干多官兵来堂，战将总已经死啦得格，如果等狄青杀得来，我们也是束手无策嘎。”果不其然，狄青当真吩咐手下官兵乘胜前进，

杀得人头如瓜滚，血水成河怕杀人。

西夏国、新罗国总共三十万人，作孽了，一下子死啦二十八万多个，总挨杀啦得呱，就多到万把个人溜啦得。麻麻罕就说呱：“兄弟，我们还要家去交狼主商议，三次发兵反上大邦中原。”

擐上战马就动身，白马关到面前呈。

一到白马关，关门紧闭，两个人不得进去，两人来杠叫关。哪晓得城头上白马关格总兵叫海驼龙，海驼龙海总兵就说格：“不要叫，叫底高丧啊，你们要进关做底高？”“海驼龙啊，原来你来我帐下听令格，你干咱做了总兵哇？”“不错，我是来你帐下听令格。”“格你赶紧开关门。”“开关门干容易啊，你要进关做底高？”“我要问狼主千岁，再拨兵几十万，三次上中原去打仗。”“呸，你格狗贼，你倒说说看，你堂两趟去打仗，用啦多少官兵死啦多少人？我西夏国不够，又问新罗国借兵，你还弄兵去打仗，你死啦格人少了？要开关可以格，

拿中原五虎捉得来，我海驼龙就开关。

中原五虎少一根毛，要我开关难上难。”

“海驼龙，你往常来我帐下听令格辰光，你误了卯，我打你一百军棍，我晓得你怀恨在心，今朝你究竟果开关？”“麻麻罕，我才间就说得格，中原五虎少一根毛，我总不开关，你拿他们中原五虎总捉得来，我才开关哩。”麻麻罕一想：我不得进关么没得办法格，又没得梯，我就插翅总难飞啊。麻麻罕一想啊：我英雄一世，落么也没得底高好处，没得底高好名声来哪里哇。他也没得只办法得格，又不得进关，肇拿衣裳捞起来，对头上一顶，对城墙高头钩起一记，“碰”，来个万朵桃花开，

脑壳子撞了粉粉碎，呜呼哀哉丧残生。

哈天顺一想：元帅总死啦得格，我还蹲堂做底高咧？他把刀拿出来，刀柄朝底，刀尖头朝上，对准自己肚子狠狠心肠。海驼龙来城头高头只听见底落一声怪叫，啊，他哈天顺自杀也死啦得格。

不提这两个人不曾得进关，总死啦得，我们单讲到狄青。格天子万岁有旨意格，叫他打了胜仗，要先平定新罗国。狄青不肯耽搁，发兵前往新罗国去。新罗国狼主千岁没得办法，交宰相奇罗多宝讲讲。奇罗多宝就说呱：“千岁啊，我曾说中原这块肥肉不好吃啊，你怎信西夏国格，现在是损兵折将，赶紧写出降书顺表，赔啦中原损失，年年进贡，也要岁岁来朝。”

狼主千岁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肇狄青得到了降书顺表，而且又得到了赔偿的军费。格天有孟定国就带了降书顺表和金银，返往大邦中原，他再不曾跟上西夏去，他家来报捷，就告诉万岁，打了胜仗喽。

单讲到狄青肇带了十万官兵，就直奔西夏国而来，好去二取珍珠烈火旗。

在路行走数日整，七星关到面前呈。

七星关前面书中已经讲到格，是西夏国头道城池。往常是景花沙景总兵镇守，现在他已经死啦得格，挨他格干哥哥亚从善杀啦得格。现在总兵哪个来杠？姓佐名叫天雄。佐天雄本事来西夏国比一般格人本事稍微要好嘎点，

他和狄青来交战，不是狄青对手人。

把狄青一刀，骷髅头对下一抛，有啰兵败将晓得不对，赶紧就去逃命。七星关夺下来格，到了乌鸦关，乌鸦关哪个来杠？乌鸦关不是旁人，乌鸦关总兵叫毕成虎，格天子晓得不好，赶紧开关投降，迎接元帅狄青及中原众位官兵。格第三道关口是白鹤关，白鹤关总兵不是旁人，名叫黑吞。黑吞赶紧写起书信来，打发官兵送到狄青身边：“我赶紧写起告急文书送到和平城，请狼主千岁定夺，你狄元帅要大行方便，千万不能攻打我白鹤关，如果你攻

打我白鹤关，我们难有残生性命。如果千岁献旗，再好没得，如果说不献旗要打，我们是没办法。你蹲乌鸦关等，等两个月之后，再作定夺。”格狄青有慈悲之念，等他拿书信上和平城狼主千岁身边去了格。狼主千岁一想：罢也罢也，我西夏国死拉几十万个人了，没办法了格，又没得能人去打仗，只好拿旗献出去，但不过拿这旗献出去，先王陛下就来地府也不瞑目嘎。就来银銮殿上转了几个弯，横也难来竖也难，想到最后没办法，准备拿珍珠烈火旗就献出来喽，就来这个辰光，银銮殿格西南上“呼”，一阵狂风，吹了文武百官以及狼主千岁眼睛一蒙，“嚯落”一声响亮，一个人就对银銮殿上一站，口中叫喊：“千岁，献珍珠烈火旗且慢。”“啊呀，你这个人究竟走哪里来格？”“吾乃非别，吾乃花山老祖是也，我在花山居住，我要来为我的徒儿报仇。”“老祖，你家徒儿哪个啊？”“新罗国的牙里波，就是我的得意门徒，他摆格迷魂阵被狄青所破，他已经化骨扬灰。

我拿狄青狗贼来捉住，剥他皮来抽他筋。”

“你有底高能耐呀，老祖啊？”“啊呀，要说本事啊，我拿点本事把你看一看，我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移山倒海，喝水断流，这也不算，我坐骑现在总没得，我马上就有坐骑。”银銮殿门口一块条石嘎，就是文武百官天天上朝哇走高头走格，就是步檐石格，他跑到前间，步罡踏斗，画符纳诀，曾歇多少辰光，腾腾空青皮石头条石就变，变成一个青毛狮子兽模样，眨眼铜铃。“啊呀，这东西倒来事哩。”“我告诉你千岁啊，我这个叫青毛狮子兽，因为青皮石头变格，我也是说摆架子，说大话啊，

随他中原五虎多厉害，我只要一到就太平。”

“老祖啊，你去帮捉中原狄青五虎要带多少人啊，要多少官兵啊？”“我不要带多少格，只要带一个人就好喽。多一个我总不要，我只需要一个人，但不过这个人要胆大要心细，到文武群臣肚里竟拣不到一个。”狼主千岁说：“有咧，有白鹤关总兵黑吞，这个人胆大心细，身材魁梧，由他陪你去捉拿中原五虎。”肇刷了圣旨，就把了花山老祖。

花山老祖一阵风，随手到半天空。

腾云驾雾就动身，白鹤关到面前呈。

风一散，就对关内一站，“黑总兵，黑总兵，堂有王命圣旨在此啊，赶紧来恭迎千岁圣旨。”

黑吞拿圣旨听完，心中思量二三分。

“就我一个人啊，老祖，你叫我一个人帮你怎么打仗咧？”“黑总兵啊，只要你拿中原五虎骗出来，由我来收拾他们，其余总不要你问账可好？”黑吞说：“格倒也是好办法。”格天子拿白鹤关关门大开，来到乌鸦关外间讨战。探信官一报，狄青知道。狄青就说呱：“刘贤弟，西夏国肯定有能人来了格，不肯献珍珠烈火旗了呱，主动来外间讨战咧，你有席云帕，你速度又哨，你出去试试看，究竟西夏国有底高能人，有多大的能耐，打不过你有席云帕好溜格。”刘庆随手带了席云帕和开山大斧，来到战场和黑吞只打了两个回合，四个照面，花山老祖来了格，“黑总兵，你不要担心害怕，老祖来了。”格么花山老祖他不交刘庆打哇，手脚又哨，拿乾坤砚对外间一撂。乾坤砚底高腔调？这个砚台么我们大家总看见过格，有方格有圆格，他这个乾坤砚是方格，这个东西对外间一撂，刘庆晓得不妙，头顶上间“呼啦哈啦”，打了他格哪里，正打了后间颈项里，顿时疼痛难忍，立时伏鞍而逃。

急急忙忙就动身，逃到一条命残生。

来到关内，是哼声不绝格，拿他衣裳剥下来，到他后颈项里一望啊，狄青吓得浑身总冒大汗，啊呀，望望有碗口干大，漆紫烂拱。这个乾坤砚打了有多厉害？如果没得药医，来七天之内要化脓血而亡。狄青一想再怎得了咧，刘贤弟到如此地步——

假使有个长和短，少拉一个知心豁意人。

狄青就来杠哀声叹气。萧天凤就说格：“来呀元帅，现在刘哥哥到这个腔调，我去打败格个番贼，问他要到解药，好帮刘哥哥拿这个伤治好了。”萧天凤主动来到前间交黑吞交战，只有三个回合，六个照面，哪晓得花山老祖又用乾坤砚，手脚又哨，对上间一撂，萧天凤晓得不妙，已经躲闪不及，“哈啦”，打了他左手高头，也是疼痛难忍，是伏鞍而逃哇，

好了自己手脚哨，逃到一条命残生。

两个人肇总挨打伤了格，狄青一想：这两位弟弟总哼声不绝格，肇怎弄咧？拿石玉叫到身边：“贤弟啊，我们总是王禅老祖格门徒，总是师弟兄道理，现在两位弟弟到这个腔调，我不能坐视不理啊，现在我要亲临战场，拿这番贼打败了，拿解药要出来，好帮二位贤弟治伤。”“元帅哥哥，还是等我去么。”“贤弟，还是我亲临战场，等我自己去。”

狄青格天子来到战场，互相通过名姓，黑吞不是他对手。花山老祖手脚又哨，又拿乾坤砚钩起对外间一撂，狄青虽然头上有血结鸳鸯大帽能够避邪，但是挡不住这个乾坤砚台，正好打在他的右臂手膀子上间啊，顿时疼痛难忍，也是伏鞍而逃溜家去格，三个人都哼声不绝格，来杠叫：“人总痛杀得格。”格狄青不能取胜，没得哪肯再去交花山老祖打了格。石玉就说：“要我家师父来堂倒好格，现在我家师兄这个腔调，晓得可有命了，他是三军之首，是元帅啊，

如果等他丧残生，等于国家少拉擎天柱一根。”

焦定贵说：“我有办法格，拿你家师父请得来。”“怎请得来咧，要刘庆不曾受伤么他倒有席云帕，他倒哨咧？”焦定贵说：“我有办法格，既然他神机妙算，乃是修道多年格老祖，应该说料事如神，我们来烧香磕头拜，人只要有诚心，总归这个王禅老祖就晓得格。”肇吃得夜饭，就开始烧香磕头拜，说好话：“王禅老祖啊，你家徒弟他们三个人，来堂眼睛一闭，等等险就要断气，你显显神通，赶紧来帮他们三位拿伤治好了，好取珍珠烈火旗打转。”就磕一夜格头，烧一夜格香，到大天八亮，香棒恨不得弄箩对外换，来杠烧烧香磕磕头，恨不得头总要磕坏了格。焦定贵说：“不烧了，王禅老祖不晓死哪里去了格，徒弟要死他总不晓得格。狄大哥哥啊，你命该如此哇。”石玉也唉声叹气：“师兄，我们同师习武啊，不晓你到如此地步，

如果等你丧残生，怎取到珍珠烈火旗转皇城。”

石玉唉声叹气不非轻，王禅老祖早知闻。

王禅老祖来云梦仙山水帘洞，端坐蒲团，正来杠静心修养，一阵清风从洞前擦过，抽签一看，命总吓断：啊呀，我家徒弟狄青前往西夏国二取珍珠烈火旗，有花山老祖现在用乾坤砚伤了他们三位英雄。花山老祖是底高人，他是一条蟒蛇，修道修了九百四十八年，如果到一千年，就可列入仙班，好成仙要上天，这个蟒蛇精作怪，现在要帮他家徒弟牙里波报仇，“蟒蛇蟒蛇，你打伤了我家徒弟，我哪肯容情于你。”

急急忙忙就动身，搭救英雄三个人。

仙风一散，王禅老祖就对乌鸦关上空一站，按落云头，来到关内，石玉带众官兵迎接。王禅老祖随手拿出灵丹妙药，帮三位英雄解毒，格药真是好了，揭到哪里就好到哪里，好了又快，结疤顿时就蜕盖。

狄青赶紧把眼睛睁，师父连连叫几声。

狄青喊声：“师父啊，

如果不是你来搭救我，徒儿难有命残生。”

“徒儿啊，你怎么能够打得过他哩？他是花山上一条蟒蛇，修道修了九百四十八年哇，还有五十二年就成仙喽，他可以上天。”“师父啊，格怎弄了？”“怎弄啊，师父来就是帮你打仗格，你胆放宽心，你肇伤也好了格，等我师傅去帮你打仗。”格天子王禅老祖来到战场，花山

蟒蛇一看，“是王禅啊。”“我不晓当哪个了？孽畜，还不现出原身，你等待何时啊？”花山老祖不但不听良言相劝，相反也交王禅老祖交战。王禅老祖就说格：“你干咱回头，回转花山仍然修炼，千年道功一满，列为仙班，

如果今朝等我来动手，不肯饶恕你半毫分。

拿你孽畜丧残生，掼拉功劳海能深。”

趁王禅老祖说话格辰光，花山蟒蛇也坏了，手脚又哨，拿乾坤砚钩起对上间一撂，王禅老祖不慌不忙，拿出冲天弹来对上间一弹，“碰”，就拿这乾坤砚打了粉粉碎，落入了地埃尘。花山老祖晓得不好，乾坤砚挨破啦得格，又把遮天日月帕拿出来，是一块手帕。这个手帕对上间一撂，来下旋溜溜转，如果把它转到颈项，格头要转抛啦得格。王禅老祖不慌不忙，就拿八卦筒拿出来摇，哪晓得这个遮天日月帕不得近他格身，伤不到王禅老祖。两个人宝对宝斗，人与人斗，翻腔，斗上一天，不分胜败，双方鸣金收兵不打喽，明朝用过战饭仍然打仗。

我们不提王禅老祖，单讲花山蟒蛇，回转到白鹤关内，就交黑吞讲：“黑英雄，王禅老祖格八卦筒厉害无比，我上盘罗山望我家道友，我去问他借乾坤袋，可以收王禅老祖格八卦筒。”格天子花山蟒蛇不肯耽搁，

腾云驾雾就动身，哪肯耽搁往前行。

上哪去？上盘罗山问道友借乾坤袋。

我们再讲王禅老祖，格天王禅老祖就对狄青说呱：“徒弟啊，今朝翻腔，打了一天，不分胜败，看来师父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师父啊，格这怎弄了？”“怎弄啊，我看要收这个蟒蛇哇，不是干格容易就收得到他呱。”“师父啊，格你可能够收这个蟒蛇精？”“不说坍台格话，徒弟啊，我没得这个能耐啊。”“格总不见得就拉倒呢，格我哪取到珍珠烈火旗咯？”“我没有这个能耐，自然有人有这个能耐。”“哪个有这个能耐？”“骊山老母她有八卦筒加这个镇妖球连用格，如果取不到镇妖球，是捉不住这个蟒蛇精格。”“格上仙山上去，干远我怎得去哟？”“徒儿，你胆放宽心，你不能去，师父帮你走一趟。”

仙风阵阵就动身，仙山到了面前呈。

仙风一散，王禅老祖对山上一站，“圣母。”“老祖你怎干稀客嘎？”“啊呀，圣母啊，我家徒弟狄青征剿西夏取珍珠烈火旗格，花山上蟒蛇修道修了九百四十八年，现在变格人，来下和我家徒弟嘎些交战，要捉这个孽畜，我确实没有宝贝，只有你格镇妖球连八卦筒可以捉得住孽畜，你不如拿镇妖球借把我用嘎一趟。”“老祖啊，不是我不肯借把你啊，这个东西不来我身边了格。”“上哪去格？”“我家徒弟八宝公主，下山格辰光我送她八样宝贝，其中有这桩镇妖球宝贝在内。换句话说，要拿捉这个孽畜，要上单郸国找我格徒弟八宝公主了。”“啊呀，格我交她去讲，晓她可肯借了？”“不要紧啊，老祖啊，你不能借到，我师父开口，她不会得不把我哇，这个事情就交把我。”

骊山老母仙风阵阵就动身，单郸国到面前呈。

一到了单郸国，找到八宝公主说：“徒儿啊，你赶紧要帮你家郡马老爷去捉妖，他现在在西夏国嘎，要二取珍珠烈火旗，有花山蟒蛇变格人，现在来杠为非作歹，拿你家郡马老爷及两位英雄打伤，好了王禅老祖搭救，才有残生性命。王禅老祖要问我借镇妖球，镇妖球我已送把你了格，我师父就不去喽，你带镇妖球不能耽搁，前往西夏国去，帮拿这个孽畜蟒蛇捉住得，你不要伤它性命。”“师父啊，格一镇就捉得住它啊？”“不错，我堂块有一根带子能长能短，短起来抓了手里看不见，长起来随你多长，可以说弄尺量不尽，可以捆住这一条蛇。捆好之后，你叫它变变小，不变小就说要把苦你吃格。变小之后，我堂有个混元瓶，你拿它灌了这个混元瓶瓶子里间，然后带到我仙山去。”八宝公主听了师父之言，不肯耽搁，带

了镇妖球和五条龙带子，还有混元瓶一个。

腾云驾雾就动身，哪肯耽搁赶路程。

不提八宝公主动身，我们再讲到乌鸦关上。刘庆格天子一想：我把格个花山狗贼，弄乾坤碗拿颈项里打了格，推板滴点化脓血而亡，今朝我不把旁人晓得，我一个人去偷营劫寨，上他关上去，拿这狗贼杀啦得拉倒。到夜里，元帅也不晓得，他带了开山大斧，倒出来了格。摸到白鹤关内，巧了，干干这个蟒蛇不来家，上盘罗山去借乾坤袋格，黑吞交旁的几位官兵坐了来杠对饮，正吃得开心，不曾有防备，身边也没得兵器。刘庆跑到杠不问细啊大，一开山大斧砍一个，又不曾寻到花山老祖啊，实际上他不来家，气塌塌，背个开山大斧就对外跑，要想回转营盘。

我们单讲八宝公主，她可是上乌鸦关来格咯，来帮狄青捉蟒蛇精嘎？

仙风阵阵对前奔，前间遇到一个人。

遇到哪个？蟒蛇精花山老祖。它上盘罗山借乾坤袋格，两个倒碰了面喽，双方总不认得对方。蟒蛇精花山就说：“前间女菩萨，你赶紧让一条路，我要到盘罗山去借乾坤袋，好到白鹤关帮西夏国打仗，我去好破王禅老祖格八卦筒，好等西夏国取胜，不要献珍珠烈火旗。”八宝公主一听问：“格你就是……？”“我就是花山老祖呢。”八宝公主一想：这个就是蟒蛇精啊，“孽畜孽畜，你还不现出原身，你等待何时啊？”“你这个女菩萨，你不要出言伤人啊，我不是底高孽畜啊？”“你不是孽畜？你是修道修了九百四十八年格蟒蛇，你当我不晓得，还不现出原身，你等待何时啊？”花山老祖见到八宝公主晓他格底细了格，他肇垂死挣扎啊，

就交八宝公主来动手，生死搏斗比输赢。

大概战了十五回合，三十照面。格八宝公主哪弄得过他呀？公主娘娘不肯耽搁，随手拿出镇妖球来，口中默读真言，举到头顶向上，只听“哈啦”一声响。奇怪，花山这条蟒蛇，就现了原身，来地落拼命打滚。打打滚打打滚一望，变做底高东西？老体头干粗，二条折子干长，一条大蟒蛇。公主不肯耽搁，把五条龙带子拿出来，赶紧拿它捆起来，“孽畜，我奉师父之命拿捉住你，不拿你置于死地，你变变小，我堂有混元瓶子，你钻我瓶子里来。”啊呀，格蛇竟听话哩，腾腾空打打滚打打滚，变做多大，蚯蚓干大，就对格瓶子里自动自觉倒钻下去了格。公主拿瓶子一盖，随手动身，来到乌鸦关，干干遇到刘庆，“刘贤弟啊，你来哪里格？”“啊呀，嫂嫂，我去偷营劫寨格。”“你去偷营劫寨做底高咯？”“花山狗贼拿我们总打伤了嘎，我去报仇，杀他骷髅头格，又不曾杀到他，不晓死哪去格？”“来我堂罐子里哩。”“啊，不嘎你一个人怎样把他灌了你罐子里嘎？”弄罐子摇摇，鬼鬼大格蛇来下一颤一颤，“他是花山上一条蟒蛇变格人，我弄镇妖球拿它镇住得格。”

刘庆闻听这一声，心中欢乐八九分。

“你替我赶紧报，报于元帅知道，就说我八宝公主已到。”随手一报，狄青知道，亲自迎接，拿她接到关内。公主告诉他现在蟒蛇精挨促住得格，你们可以赶紧乘胜前进，去取得珍珠烈火旗，好班师回朝。“夫人，格你么？”“我哇，我还回转单郸国，前次我母后死啦得，我要蹲家守孝，不能上中原，这一次等你班师回朝家去，我可以奉皇旨意，前往中原，可以全家团圆了。”

狄青闻听这一声，心中欢乐八九分。

肇八宝公主拿混元瓶带走了格，带到昆仑仙山玉虚宫，交把骊山老母。骊山老母就拿它压在山脚底落：“孽畜，你从头开始，继续修道，修到千年，才能列入仙班。”格蛇像照懂人格话格，头来杠直凿直凿。骊山老母随手就用了仙法，拿它对山底落一压，这个蛇肇就来杠从头修起，仍然修道。

此处丢开慢谈论，再提狄青一个人。

狄青有慈悲之心，一想到交西夏国打了干多仗，西夏国死拉干多格人心中就难过。肇写起书信来，打发官兵亲自送上和平城去。肇狼主千岁和度罗空宰相说：“没得办法得格，现在花山也已经现出原身，挨捉走了格，只好拿珍珠烈火旗献出来。”度罗空宰相带领官兵来到狄青营盘，赔出四车金子，四车银子，宝贝珍珠烈火旗也献出来了。狄青就想：师父说呱，旗有假格呱，这下子不要再弄个假格家去，不如试一试。取点墨汁来，拿它对墨汁肚里一漱，漱多少时拿上来，高头是白璧无瑕，仍然是干干净净，一点黑墨总不钉，移墨珠准确格。放到大风身边，风平浪静，定风珠也有来上。放到火烧格堂子去，对杠一放，随便火多烧，头毛总不焦，随便火烧了多旺，撑了格火肚里头毛梢子总不曾烘得黄，避火珠也来上。放了水肚里，随你浸多少时拿上来，高头一滴水总不沾，因为这东西摆了水肚里，四转三尺总离水格，所以这东西不得湿格。放了暗堂子，霞光万道，夺目难睁，夜明珠也有来上。度罗空一望，心想：这下子他试旗呱，他已经识得这个真旗假旗了呱。

肇狄青得到了珍珠烈火旗了，西夏国二次写了降书顺表，承认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拿官兵统统集中起来，班师回朝。将要动身，来他们官兵旁半间，只听见有人来杠高喊：“冤枉冤枉了，

我现在有了冤枉事，要望你元帅把冤伸。”

众位，哪个来杠喊冤啊？刷圈格老朋友，长胜将军秃狼牙，他肇跑到元帅身边，说：“我是西夏国底高底高人，我受了庞洪格瞒骗，说你死啦得格，我才家来格，本来要挨杀头，大家保本，我一条性命才得稳，弄我刷圈刷到今朝，我恨不得人总火杀得格。”“秃狼牙，既然如此，你可肯跟我上中原去面圣，做一个硬证啊？”“格我有底高不肯啊，我拼一条性命也跟你上中原去啊。”肇就拿他带到了大帮中原。

兵马队队就动身，三关到了面前呈。

肇通过三关，孙秀兵部尚书亲自迎接，然后开关，等他们来到京都皇城，兵马到演武厅歇宿。第二天来到金殿，交过旨意。圣天子是龙颜大悦，

该应我孤家江山稳，出到你擎天柱一根。

“万岁啊，微臣这下子打仗家来，珍珠烈火旗取家来格，请你万岁龙目观看。”万岁随手拿珍珠烈火旗接到手里，横看竖看，横看竖看。“万岁你不要望，这次肯定是最真格，可以来金殿之上试试这个旗。”肇拿起来一试，五粒宝珠确实是真格，望见这针脚眼也锈格，万岁也相信这个是真格。狄青就说呱：“万岁啊，我走西夏国还带到一个人家来了格。”“不嘎，你又拿外国人带家来嘎，前一趟飞龙公主女扮男装，混进了你格队伍，你有失察检点之罪格，你又拿外国人带家来做底高？”“万岁，这一次不比前一次了格，这个人是长胜将军，名叫秃狼牙。前一次他受了狼主千岁指使，上我中原来送宝贝四桩把老太师庞洪。庞洪私通外国，要拿我狄青置于死地，你只要拿秃狼牙召到金殿一问便知。”

万岁闻听这一声，掇开龙心火一盆。

肇拿秃狼牙召到金殿，秃狼牙拿子午卯酉从前到后一说，有哪四桩宝贝送把庞洪格也说出来。庞洪人总赖杀得格：“万岁啊，舌头根子压杀人啊，我确实不曾受到这个宝贝，我家女婿就死了狄青手里么，是金殿比武他误伤格，关我做岳父格底高事啊？”“宠爱卿，格等你说起来，你不曾受到秃狼牙宝贝啊？”“啊咿嘎，我真格不曾受到他格宝贝。”狄青就说格：“万岁啊，弄四桩宝贝送把庞洪格，说珍珠烈火旗是假格，也是他说格。我来游龙驿里，庞洪写十三封书信把王正，要王正药杀我。不是王正忠心耿耿保住我性命，我老早就被砒霜毒药药杀得格。”旁人不说底高，包大人就说格：“万岁啊，庞洪干格赖法子，他又不承认有书信写了去，又不承认有宝贝得到了，不如赶紧打发殿官到他家去抄，到他家去寻，可曾有宝贝上他家去，可有书信来他家里？”

万岁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哪晓西宫娘娘庞赛花，晓得不好了格，赶紧打发小太监王忠，去传书送信，叫她家母亲赶紧拿宝贝圆啦得。哪晓这小太监王忠跑了只嫌慢了点，倒交殿官碰做堆了格。格殿官上庞洪家去果是单抄书信交四样宝贝啊？不是的。望望可还有旁的外国东西把他谋占来杠？光是殿官去，恐怕殿官不敢得罪这个老贼，包大人亲自带领殿官同去，所以小太监王忠也不敢犟了格，问他上哪去，他肇如实招出：“千岁娘娘庞赛花叫我去知会她家母亲，拿宝贝四桩和书信毁啦得格。”“小太监小太监，你得了哇？你晓得查不出书信，查不出宝贝，狄青就属于诬告，你果晓得嘎？”

小太监闻听这一声，魂灵总冒到九霄云。

“大人啊，你高抬贵手——

饶赦我一条命残生，我黄土盖面不忘恩。”

“好哇，就饶你性命，跟我们上庞洪家去啊。”肇到庞洪家去，因为他家里没得哪个晓得殿官要来抄家，肇拿书信也抄出来，宝贝四桩也抄出来，拿到金殿上间，庞洪是无话可说得格。圣天子龙颜大怒：“庞洪庞洪，你身为当朝一品，西宫国丈，坑害国家忠良，你该当何罪？包爱卿，这桩案子不如就把你去审理罢了。”“万岁，微臣不能审理这桩案子。”“为底高？”“因为牵涉到很多格人，我得罪不起。”“爱卿，你胆放宽心，你审理庞洪这件案子，如果要调到我万岁，我万岁照去，你不问要哪一个，哪一个都要去，任何人不得不去。”包公一想：格么也差不多，“万岁，本来这些东西总抄不到哇，庞赛花千岁娘娘，打发小太监王忠传书送信，叫拿宝贝圆啦得，现在王忠把我捉住得格。”肇拿王忠带到金殿把万岁一望，万岁也晓得，原来包爱卿说这话，是牵涉到庞赛花在内。

格天子包公审理这个案子，说底高？你庞洪私通外国，坑害忠良，要判你凌迟碎剐之罪；孙秀身为兵部尚书三关总兵，私放秃狼牙进关，送宝贝把庞洪，翁婿串成一气，坑害国家忠良狄王千岁，判你腰分两段；王正保住了国家忠良，自己愿意挂冠逃走，这个人乃是忠心耿耿之人，应该拿他格官连升三级；秃狼牙主动来到大帮中原为国家铲除奸党，说出庞洪如何私通西夏，现在要送他路费，等他家去；庞赛花交父亲串成一气，坑害国家忠良，要想传书送信圆拉宝贝，保住她家父亲奸党性命，判她犯绞刑之罪，绞死宫中。包公审理这个案子，他就能呢判相格。格天子早起早朝喽，来到金殿上，万岁拿这判格东西走头上看到尾上，桩样总同意格，庞洪零迟碎剐也同意格，孙秀杀头也同意格，王正官连升三级也同意格，秃狼牙送他路费等他家去也同意格，就是拿庞赛花要绞死宫中他不同意，“爱卿啊，不嘎，我家美人交我干知己，日里同桌，夜里同宿，你说怎舍得拿她绞杀得嘎，看我孤家面子，旁人总杀啦得，庞洪零迟碎剐家里满门抄斩杀啦得，枝须毛毛没得总可以格，就是要留住庞赛花。”“万岁，你是要江山，还是要美人？如果你要美人格，我们大家辞官不做，情愿家去守田园，走喽。”嘴说这话，拿乌纱帽也探下来格。万岁没得办法格：“众位爱卿，你们都不要辞官不做哇，等到明朝早朝，孤家再作定夺，散朝。”他就不曾同意杀庞赛花啊。来到午朝门外间，文武百官就说呱：“包大人啊，要为国家铲除奸党，如果斩草不除根，回头要逢春格，留住庞赛花最后是个祸患啊。”“格说怎弄哩，各位年兄大家帮出出主意啊。”说只有一个办法，只有拿南清宫狄太后娘娘搬出来，万岁看见她酥格，因为吃她格奶水长大了格，他最怕格就是狄太后娘娘，不是真正打不过她哇，是因为她是母后娘娘，没得办法要看她面子啊。肇包公亲自来到南清宫，就拿这判格东西从前到后说把狄太后娘娘一听，也告诉狄太后娘娘，如果不拿庞赛花绞死宫中，留住这个妖妃，将来万里江山不得太平啊。

狄太后娘娘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第二天早起，五鼓三点，仁宗皇帝又来坐殿，文武百官也都来朝驾。南清宫狄太后娘

娘，格天子身坐凤辇，来到午朝门外，宫娥彩女拿她扶到殿上，圣天子步下龙廷，亲自御手相搀，赐她锦凳宽坐，龙凤香茶解渴。心上有数格，母后来不怀好意啊，“母后啊，你不来南清宫纳福，到金殿走走，有何贵干？”“皇儿啊，可是我家内侄取了珍珠烈火旗家来嘎？”“是的。”“这下子真呱假呱？”“真格真格。”庞赛花也赶紧来到金殿上，她来做底高？帮她家老子嘎些求情格。不晓得巧咧，太后娘娘来堂块啊，“参见太后娘娘。”狄太后可认得她哇？实际上认得格，假装不认得她哇：“啊呀，你是……。”“臣妾叫庞赛花。”“可就是你家老子坑害忠臣，要想害我家内侄狄青啊？”“我家爹爹不是大奸臣，不是坏人。”“万岁啊，可是说庞洪要坑害国家忠良啊，翁婿郎丈父女通成一气啊，正把包卿来下审理此案咧，审理此案究竟果曾有个说法？”“有了格。”“怎呢说相嘎？”“拿庞洪要凌迟碎剐。“格可好动手啦？”“好动手喽。”“你可答应啊？”“答应格。”“还有呢？”“孙秀腰分两段，送秃狼牙路费等他家去，王正官连升三级。”“可还有咧？”“还有。”“还有，还有底高？”“拿庞赛花绞死宫中，判她绞刑之罪。”“格可好动手咯？”

万岁闻听这一声，默默无语不做声。

太后娘娘不肯耽搁，吩咐宫娥彩女，随手取来钟弦三箍，就胡琴高头格弦啊，做老棉絮格弦啊，三箍头绞格绳拿得来。太后娘娘吩咐，宫娥彩女不敢不动手，手脚又哨，就当万岁格面，拿钟弦三箍做格相思扣牛结箍活络结，对庞赛花颈项里一套，

收三收来放三放，妖妃宫中丧残生。

肇庞洪凌迟碎剐也杀啦得格，家里满门抄斩啦得格。肇孙秀腰分两段杀啦得格，家里满门抄斩也没得格。秃狼牙弄到路费也家去格，王正么官连升三级格。格万岁就说格：“狄爱卿，你本身是平西王千岁之职，已经官高极顶，不能再封，我孤家已经打发朝中大臣，去拿你家夫人儿子总接得来，再接来之后，封她为平西王家正夫人。”狄龙、狄虎世袭王位，就是说子子孙孙再都是平西王之职。再也没有刘庆、张忠、李义、笑面虎石玉这些人，刘庆封为镇国公、张忠定国公、李义保国公、石玉安国公，还有焦定贵、孟定国都封做大将军之职。萧天凤去做了总兵，苗显做了副总兵，大家都有了好处。

格天子五虎大将讲讲说说：“现在我们班师回朝家来，都玉带横腰，我们要请示万岁，吩咐风流才子、自在臣相，写忠孝宝卷就叫《五虎平西》，好蹲东土劝善。”所以今朝讲格，这部忠孝宝卷题目，也就叫《狄青征西》，又叫做《五虎平西》。讲到现在也算是有头有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了。

经到头来卷到梢，拜送落难星宿上九霄。

宝卷讲完成，对不起你们。

刘正坤 讲录
姚富培 整理

